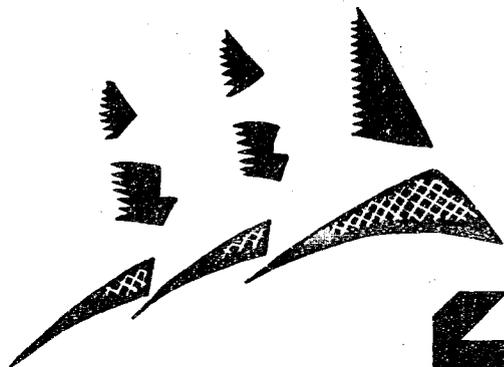


清代三傑

國朝五子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清代
三傑
曾左彭
第三集回次

- 第三十四回 蠢婦人多言開殺戒……………好兄弟遠路示軍謀
- 第三十五回 胡林翼修書悲將佐……………曾國藩洗脚戲門人
- 第三十六回 論人材詳述文王卦……………練偵探私抄敵國書
- 第三十七回 林威王稱兵進練……………易太守舉室全忠
- 第三十八回 錢軍師遺書歸隱……………曾大帥奏報丁艱
- 第三十九回 劉麗川興兵上海城……………曾國華死節三河鎮
- 第四十回 不忍欺邪人欺正士……………無可責老父責嬌兒
- 第四十一回 惟我稱尊墮入僧王計……………予人以善低哦勝保詩
- 第四十二回 公事畫圓圈飽超求救……………敵軍行詭計曾氏喪師
- 第四十三回 老人家捨身救主……………章文案謫說成真
- 第四十四回 銅官感舊文學士題詩……………錫堡抽煙彭京卿斬子
- 第四十五回 左中丞奏陳援浙策……………會廉訪咨報克皖文

第四十六回

洪宣嬌靚顏求媚藥

溫樹德獻計聽空罈

第四十七回

蹇敵營將門有子

得怪夢溫氏成神

第四十八回

提督翔丹枕小民感戴

翰林崇老例後輩含糊

第四十九回

發熱發狂斷送要隘

忽和忽戰貽笑隣邦

第五十回

西太后用計斬權臣

彭玉麟誠心辭皖撫

第三十四回 蠢婦人多言開殺戒 好兄弟遠路示軍謀

曾國藩剛將國荃留下，忽然同時接到皖撫李續賓、鄂藩李續宜、兄弟三人之信，展開一看，都說賊方既有內亂，正是我們報國之時，不過賊据沿江一帶，非借水師之力不爲功，務乞尅日出發水師，以便水陸夾攻，定能得手。

羅澤南師也兩李生也單以或

字定字而論兩李尙有少年盛氣

曾國藩看完了信，忙將彭玉麟、羅澤南、楊載福、塔齊布、張玉良、曾大

成、曾國荃、曾貞幹，以及一切的文官武將，統統傳至大營，開上一個軍事會議。當下楊載福先開口道：「洪軍之中，只有僞軍師錢江、僞忠王李秀成、僞翼王石達開三個，確是有些才具。餘如韋昌輝、林鳳翔、黃文金、羅大綱、陳開、李世賢、賴漢英、洪宣嬌，以及那個四眼狗陳玉成等人，也有一點武藝。現在既有內亂，我們這邊應該分路殺出，不可同在一起，分而效大，合而效小，不知大帥以爲怎樣？」曾國藩單把頭點了幾點，又聽得張玉良已在接着說道：「厚菴載福之諱既在稱贊賊中的錢、李、石三個，標下願領本部人馬，獨自去取九江。曾國藩聽說，也把

頭連點幾下，彭玉麟也岔口道：「我們的船舶，從前郭意誠曾經說過，應該分開大小數十隊，不可合而爲一，若是合而爲一，一旦有警，便至不可收拾，方才厚菴之言，可見英雄所見相同，門生願統本部水師去守湖口門戶，曾國藩點頭，雪琴能夠去守湖口，自然放心，前幾天蘿山已在愁得人材不敷分配，雪琴和厚菴都是主張分路殺出，這又怎麼辦呢？曾國荃接口道：「一軍人衆，只在將帥得人，我們此地，至多也不過分出幾路，兄弟之見，我們人數足敷分配，況且外邊各軍的將士，大都願意來歸大哥節制，大哥揀中那個，即可咨調那個，爲軍之道，本來變化無窮，似乎不可拘執一端，曾九漸露頭角矣曾國荃剛剛說至此地，忽見國華專人送信到來，曾國藩拆開一看，只見長篇大頁的寫上二三十張信紙，便命國荃去看，國荃接到手中，只見寫着是：

大哥大人手足，弟到廬州，聞皖撫行轅已進駐桐城，追踪趕至，李中丞極爲優待，次日卽下札子，委弟統領五營，作爲游擊隊伍，弟雖不才，旣出報國，性

命已置度外。

此言足爲三河之議

嘗觀軍興以來，各路軍隊，不能卽制賊人死命者，皆由

將帥不肯以死報國耳。近聞胡潤芝中丞，以籐牌兵編入撫標。

前清綠營分督標撫標提標三處候補武

官謂之

重其月餉，倡勵敢死。於是凡統將營官，莫不求敢死者，以作親兵。現在

此種籐牌兵，已遍全鄂矣。出戰之時，確有效力。大哥似宜仿照辦理。弟之所部後營營官龐得魁，方自南京偵探歸來，所言僞東王爲僞北王戕斃之事甚詳，特錄以奉告。先是僞東王楊秀清，自鄂敗歸，卽假彼中僞教，以天父臨身一事，挾制僞天皇。既裸笞僞皇后徐氏，徐氏畏其兇獸，竟至與之通奸。楊氏復乘機納僞天皇西妃陳小鵑之姊陳素娟爲妃，復令男科狀元朱維新爲其秘書，女科狀元傅善祥爲其書記。有女皆奸，無男不犯，淫亂之聲，通國皆知。甚至僞天皇之寡妹洪宣嬌，亦被奸佔。又自稱九千歲，幾欲逐驅僞天皇，自登大位之勢。僞北王韋昌輝，本爲接近天皇，派人物見楊氏跋扈，每向僞天皇獻策，欲將楊氏誘而殺之。僞天皇不敢卽允。僞北王遂與徐后洪宣

嬌等人計議徐洪二人雖非貞婦然爲楊氏所污心有不甘卽令僞北王瞞過僞天皇速行其事僞北王布置未妥之際適接僞東王之公文下蓋九千歲之印章而不書名僞北王詢其左右左右答以此卽東王之官銜也僞北王聞言大怒撕毀公文曰東王者天皇所封也此九千歲之名誰賜之耶此賊雖有王莽篡漢之志奈有我北王在必有以懲之事爲僞北王王妃吉寶兒所聞寶兒之姊妹兒卽僞天皇之東妃吉妃旣有所聞乃托故歸甯其母伍氏爲僞比王兼第四十七天將伍文貴之姑尙識大體是日覲女歸卽設盛筵爲之接風時吉妃之兄吉文元方爲僞東王遣出犯我席間僅有其嫂吉夫人陪座吉妃猝然問其母曰父母與丈夫孰親伍氏答以未嫁親父母已嫁親丈夫吉妃聞言默然無語席散吉夫人約吉妃偕至其私室意欲探其底蘊吉妃復猝然問曰兄妹與夫妻孰親吉夫人卽答以兄妹同姓夫妻不同姓當然兄妹較親也吉妃又問曰吾兄非靠東王爲活者乎吉夫人曰

然吉妃又曰：如是吾兄危矣。吉夫人大驚，方欲再詢，吉妃已辭出。吉夫人甚疑懼，以夫外出無可告者。次日適僞東王王妃蕭氏過彼，吉夫人卽以吉妃之語告諸蕭氏。蕭氏曰：北王欲殺吾東王久矣，東王雖有可殺之道，然殺之者爲北王，非正理也。吉夫人駭然曰：如是，惟有請東王善爲防範。蕭氏曰：請夫人早晚爲我再探吉妃，我自計防之。惟囑吉妃緝密行事，否則彼亦危殆。吉夫人允諾。次日卽赴僞北王府訪其姑，告知僞東王王妃蕭氏所囑之語。吉妃感蕭氏之德，遂將僞北王欲謀僞東王之事，全行告之。吉夫人語尙未完，適僞北王經過窗外，略聞其語，不覺駭然曰：吾之事機不密，險爲此二婦人所敗。惟有速行，遲則吾必先受禍矣。是夕僞北王歸寢室，有意謂吉妃曰：東王將殺我，爲之奈何？吉妃不知是計，大驚曰：此事妾實未聞。東王妃爲妾言及，妾當於明日往東王府，託名問候東王妃，偵探其情，回報王爺。何如？僞北王冷笑曰：天下僅有你這痴婦，不識輕重。人家婦人，孰不愛其丈夫，豈

肯將其丈夫之秘密告爾耶。吉妃大笑曰：王爺真痴耶，誰敢將王爺之秘密前去洩諸外人。王爺休冤妾也。僞北王大怒曰：韋某惟知有國，不知有家，殺一婆娘，只當兒戲事，爾豈不知桂平之事耶。吉妃戰慄答曰：妾實未洩王爺之事，王爺可以調查。僞北王又問曰：連日汝回家，汝嫂復來探汝，汝二人鬼祟崇，究幹何事。吉妃曰：吾母有疾，歸家探候耳。僞北王曰：待我明日親去看來，汝母究有病否。吉妃戰抖，哀求其夫恕彼。僞北王不答。次日，僞北王先將吉妃鎖於寢室，并令其弟韋昌祚把守室門，無論何人，不准入見吉妃。及謁伍氏，見伍氏無甚病容，稍坐即出。歸語吉妃曰：本藩已見令堂，果已病篤。吉妃明知反話，懼至面無人色。僞北王亦無他語，即伏刀斧手於兩廊下，始至僞朝堂，俟僞東王退出，上前握手相見。僞東王笑問僞北王曰：吾弟何來。僞北王曰：頃聞威王林鳳翔兵敗淮安，已潰退徐州府矣。僞東王失驚曰：吾弟此信何處得來，恐非事實。僞北王曰：現有威王手下之部將杜某，尙在敵

府、僞東王曰、吾甚願一見此人、吾弟回府、可令此人速赴吾邸、候吾問話、僞北王答曰、此人現懼仇家、不敢出大門一步、王兄如願問彼言語、不妨屈駕隨小弟至敝府、與之一見可也、僞東王不防僞北王有詐、復因威王果退徐州、金陵卽危、急欲探信、卽與僞北王偕至北王府邸、及入大堂、僞東王復問曰、此人何在、僞北王曰、猶在內室、遂同僞東王入內、路經廊下、僞北王突然喝令僞東王站住曰、你這老賊、欲登大寶、想作操莽事耶、僞東王大驚曰、吾無是心、賢弟勿聽他人挑撥之言、僞北王又喝問曰、然則九千歲之稱、是誰封爾者、况大局未定、遽懷異心、多結黨羽、擅發號令、奸污嫂妹、淫亂男女、狀元、阻天皇北征、梗軍師調度、其罪大矣、我與你雖爲弟兄、然不肯以私廢公、僞東王急問曰、汝忽言此、意欲何爲、豈汝已奉天皇之命、欲殺本藩耶、僞北王大聲應之曰、吾非奉天皇之命、乃奉全國人民之命、僞北王言已、將手一揮、預伏之刀、斧、手全出、僞東王至此、始知生命難保、立卽跪地向天大呼曰、

天父速臨吾身、遲則吾將爲小人害也、僞東王未言畢、其時已亂刀齊下、僞東王一身被砍數十刀、結果僞東王之性命者、爲僞北王之死士、廣東人拳師溫大賀也、當僞東王爲衆刀斧手尙未砍斃時、大聲求救、彼之衛士、屢欲衝入、悉爲僞北王之衛士殺斃、竟無一生還者、僞北王既見僞東王已死、卽恩恩入僞朝堂、時僞天皇方與僞軍師商議軍事、見僞北王至、卽問曰、賢弟恩恩來此、有何大事語朕、僞北王曰、特來請罪、僞天皇又問曰、賢弟何事有罪、卽使有罪、朕當念手足之情赦爾也、僞北王曰、東王自稱九千歲、非欲造反而何、臣弟不能再忍、已爲天皇誅之矣、僞天皇一聞已誅僞東王、不禁大變其色曰、賢弟未免太鹵莽矣、東王所行所爲、誠不可赦、惟現今大局未定、遽興內亂、豈非自授外人以柄、况東王之羽黨、如李秀成、林鳳翔、李開芳、楊輔清輩、各擁重兵、一旦有變、豈不危殆、僞天皇言已、目視僞軍師錢江、錢江故作不見、顧視他處、僞北王乃厲聲謂僞天皇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古有明

訓臣弟之殺東王非私也、實爲公也、然擅殺大臣、自知不合、故特來自首、請天皇治我之罪、以明國法可也、僞天皇曰、朕非無情之人、况賢弟此爲、也是爲公、朕此時所懼者、東王手下羽黨太多、若有變事、不能制之耳、僞天皇言罷、復目視僞軍師錢江、似在望其爲僞北王解圍、然僞軍師錢江至此、始答僞天皇曰、東王有應殺之罪、北王無擅殺之權、兩言盡之矣、至於陛下所慮、東王之黨羽作亂、尙無足懼、蓋李秀成爲沈機廣識之英雄、非黨於東王者、卽林鳳翔、李開芳、亦老成持重、明於大體、毋須顧慮、餘只吉文元、楊輔清、數人而已、今吉文元統兵在外、可速選一心腹將士、統兵前往、明日助戰、實則監視、以防其變、僞天皇聽畢、卽召入羅大綱、告知此事、命其率兵五萬、立刻起程、羅大綱領命、方欲退出、僞軍師錢江又叮囑道、吉氏如有變意、汝卽自由處治可也、羅大綱去後、錢江復問僞天皇曰、倘有近畿東王手下之將士、來逼陛下處治北王、以償東王之命、陛下何以答之、僞天皇悽然曰、朕決不

爲同室操戈之事能以善言勸散衆人則已否則惟有偕北王披髮入山以讓賢路僞軍師錢江太息曰此婦人之仁也臣實不敢贊同爲北王計不如暫避數日且俟東王黨羽鎮定之後再行入朝未晚僞北王奮然曰韋某殺東王之時已存抵償之心方才軍師說得極是東王有應殺之道韋某無擅殺之權韋某知所處矣僞北王言至此方欲退出忽見僞翼王石達開已汗流滿頰飛奔而至喘息問僞天皇曰殺東王之命可是陛下降者若然當速錄東王之罪狀布告天下無令民心疑懼也僞天皇未及置答僞北王挺身而出曰殺東王者乃韋某之意不敢推於天皇身上僞翼王卽怒責僞北王曰東王卽使有罪其家人何罪乃一併戮之耶僞北王急答曰焉有此事韋某一殺東王之後卽入朝豈有分身之術耶翼王必悞聽謠言矣僞翼王又言曰城中已傳遍矣此等大事那得悞聽僞天皇曰二位賢弟毋庸爭論赶快命人一探自然明白僞天皇言已卽派人探聽不半刻卽據回報曰北

王入朝後，北王之弟韋昌祚將軍，恐防東王家人謀報復，私矯北王之命，親率衛士數百人，奔入東王府中，即將東王全家老小八十餘口，一併殺戮，除女狀元傅善祥，跪地哀求，保全一命外，卽蕭王妃、陳素鵠，均已遇難。現在城中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東王黨羽，卽將生變。僞天皇不待聽畢，早已雙淚交流，噎至不能言語。僞翼王復質問僞北王曰：「此非石某說慌，北王肇此大禍，害了自己，其事猶小，倘悞國家，如何是好？」僞北王聞言，大叫一聲，暈倒地上。衆人將其救醒，彼尙昏昏沉沉。僞天皇命人送回，生死未知。此卽僞東王被殺之詳細情形也。弟因此事，關乎我方之進攻戰略不少，務乞大哥速與雪琴，以及諸將一商，迅速出兵，不可失此機會。餘俟後述，敬請時安。

國荃細細的一直看完，始將信中大略撮要說與曾國藩聽了。曾國藩聽畢，立卽發令：一是命彭玉麟統率船舶二千艘，出守江西湖口；二是命張玉良率兵五千，去攻九江；三是命羅澤南率兵五千，助守湖北；四是命曾國荃率兵五千，

助攻安慶、五是命楊載福統帶船舶一千艘、助攻安慶、六是命塔齊布率兵五千、策應湘鄂皖贛四省官兵、七是命曾貞幹調查各地義倉、每百抽五、以充軍糧、八是命曾大成率兵一千、押運各路湘軍的軍糧、九是命四川試用知府大營文案委員馮卓懷擬出釐金制度的詳細章程、以便奏請權時設立、以裕軍餉、曾氏之設釐金既有權時字樣爲軍餉計不得不爾、十是命大營文案委員程學啓擬出各營冠以本軍統帶的名字、作爲營名、以便認識、大衆奉命去訖、曾國藩即在大營坐候捷報、又因國華能於軍務倥傯之際、寫來如此詳細之信、狠覺高興、但防國華少讀兵書、軍謀不夠、急寫回信、示以軍謀道、

來信俱悉、李中丞一見、即待之甚優、委以統領、此非爲弟之才具、實爲弟之家世也、弟既受此知遇、第一須不負此知遇、方對得起李中丞、亦對得起吾家之家世也、統領五營、已是古時之旅將、五營兵士之性命、名譽、道德、風紀、全在吾弟一身之處置、來書謂既出報國、性命置諸度外、義固如斯、事宜斟

酌此卽古人所謂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者也。應死而死、死得有名、不應

死而死、死得無謂、爲將之道、亦非隨便一死、卽盡責任也。

知弟莫若兄、曾國藩故諱諱與國華論一死字、其意似懼國華

不應死而死也兄將軍謀之大略、撮要告之、凡用兵、主客要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

能知之也。守城者爲主、攻者爲客、守營壘者爲主、攻者爲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爲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槍者爲客、後吶喊放槍者爲主、兩人持矛相格鬥、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爲客、後動手卽格開而卽戳者爲主、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屯宿重兵、堅札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吾弟

須注意之、又將平日記於筆記中者、擇其切要者、摘錄數條、一、約期打仗、最易悞事、然期不可約、信則不可不通也、二、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爲要、三、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凡攻壘一撲再撲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四、守城煞非易事、銀米子藥油鹽、有一不備、不可言守備矣、又須得一謀勇兼優者爲一城之主、五、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若有把握、方能作將、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六、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爲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七、近年從事戎行、每駐扎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嘆之貧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十之二三、

此乃曾氏只知彼之好兵不知其他之壞兵故也

以上數條、尤

其不可忽略、恩、恩手復、俟復再述、

如此野兒諱轉相後曾國華樓賊死亦瞑目矣

曾國藩發出此信之後、僅過月餘、忽接探子來報、說是漢陽武昌復又失守、曾國藩不待聽畢、頓時吐出一口鮮血、暈了過去、正是、

運籌帷幄書纔去、

失守城池報又來、

不知曾國華性命如何、且闕下文、

評曰、東王楊秀清之死、實爲太平天國之一大關鍵、而作者叙於曾國華之家書中、洵屬別開生面、且亦縮短字數之布局、曾國華日後戰死三河、此時其機已動、故曾國藩既誠之在先、復助之於後、固防患未然之法、雖於事實莫補、然亦可爲手足間起恰恰之感也、

著亞枕徐

亞

枕

墨

浪

初集
續集
三集
四集

(折六) 元一洋大價定集每

本書為徐亞枕先生心血之結晶。內容豐富。有小說詩歌筆記。諧作等等。共計不下百萬餘言。可稱徐君個人之小雜誌。其中哀感頑豔。嬉笑怒罵。莊諧齊備。百體雜陳。一卷在手。百讀不厭。徐君不事著述者。約已十年。此為僅存之碩果。尤屬可貴。愛讀徐君之作者。不可忽略。

行發局書衆大海上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三十五回 胡林翼修書悲將佐 曾國藩洗脚戲門人

曾國藩的愛國心思，本比別人濃厚，一聞湖北復又失守之信，羅澤南又在那邊一急之下，頓時熱血攻心，口吐鮮紅，暈倒地上，左右慌忙將他救醒，他始長嘆了一聲道：「唉，天心猶未厭亂，吾民無噍類矣。」口口聲聲不讓百姓便是好官左右因見曾國藩的面色慘白，又在唉聲嘆氣，恐出甚麼亂子，正待去請程學啟師爺進來勸慰，程學啟業已得信趕入，曾國藩便一面請程學啟坐下，處處不一面說道：「湖北忽又失守，不知蘿山可有甚麼危險？」程學啟忙接口道：「蘿山異常勇敢，大帥何必惦記。」曾國藩連連皺着眉頭道：「我正爲他勇敢，在此担心。」程學啟道：「現在路途梗塞，寄信爲難，就是本軍的探報，也沒從前詳細，最好派個人前去一趟。」曾國藩點頭道：「我所以舍弟國華，上次報告僞東王楊秀清被殺的內容，我覺很是詳細，業已去信贊他。」曾國藩剛剛說到此地，又見一個戈什哈恩恩的呈上一封急信，接到手中心一看，見是胡林翼寫給他的，赶忙一面拆信，一面用他嘴唇

指指信道、潤芝都有信來、蘿山怎麼沒有信給我、這更奇了、程學啓道、或者因爲軍務倥傯、沒有工夫、也未可知、程學啓說着、卽與曾國藩一同看信、只見上面寫着是、

滌帥勛鑒、此次粵賊復陷武漢、人心大震、因武漢地居天下之中心、扼長江之衝要、賊得之、足以上竄豫直、搖動畿輔、下屏蘇省、負固金陵、決難聽其淪落、乃率衆仍與死戰、惟是賊衆臨滿兩舉、其勢甚張、弟以孤軍支撐其間、人數旣遠、非敵比、餉糈又籌措艱難、官帥自與弟通好以後、鄂省軍事、全交弟一人主持、前者愁其掣肘、無權不能辦事、今則又愁責任太重矣、雖在勉強、與賊對抗、已覺煞費經營、上月大盡日之戰、若非蘿山與尊派水師拼力相援、不堪問矣、惟李迪菴中丞素嫻韜略、復勇於進攻、亦爲近今良好之將材、壇角一役、殊足以寒賊人之胆、蓋該處屋宇鱗次、牆垣至爲堅固、自廣粵洲至於城下十里、舊爲市廛、最易藏堅、迪菴中丞察度地形、料賊衆必有埋伏、

預先戒飭軍士嚴陣徐行，賊衆果以數千人伏於草埠隄上民房，暗施槍炮以擊我軍。迪菴中丞當卽令趙克彰、劉騰鴻二參戎分路攻入，火器初舉，先將茅屋焚燒數處，漸漸逼近，煙燄瀰漫，賊衆見火光大起，所燒之屋係堆積糧物之所，伏賊旣不能久匿而不起，而城中之賊復出七八千人，冒煙衝突，我兵用槍炮輪流攻擊，繼之以刀矛，縱橫出入，伏賊因火烈而自亂，城中援賊氣爲之奪，我兵因而乘之，賊大敗，經此大創，堅閉不復敢出，其後蘿山營於洪山以防賓湯山之賊，雙方鏖戰，而我軍殊效命衝鋒數次，賊衆頭目之喪元者，幾有二百餘人之多，屍橫遍地，見之心酸，忽賓湯山之賊約二萬人左右出而接應，并欲直撲我軍洪山大營，以圖一逞，蘿山當自洪山馳下時，弟猶阻之云：賊衆我寡，君毋撓其鋒銳，蘿山似有怪弟藐視意，置不答，卽奮勇上前，兜頭迎剿，賊又大潰，蘿山乘勝窮追，賊已大半退入城中，蘿山緊追不捨，若欲尾之而入，賊衆惶急之餘，陡然放下閘板，以致閉於城外之賊衆。

盡爲我軍隊伍所殲，約計不下千餘人數，而城上槍炮密如雨點，蘿山立馬城外，左額突中槍子，血流被面，衣帶盡赤，然猶駐馬一時許，強立不移，賊亦不敢再出，蘿山雖蕩城受傷，然退駐營中，照常視事，弟親往視其傷，傷深二寸餘，子彈入腦不出，急延醫爲之診治，而卒不救，傷哉！弟知蘿山以諸生隨兄辦理團練，忠義至性，感動鄉里，嗣則率其親隣，轉輾湖南、江西、湖北，大小三百餘戰，所至之處，賊衆驟聞風而潰，克大城四十餘處，確稱神勇，非特爲兄所恃爲心腹者，卽弟亦欽佩至五體投地也。當蘿山馳馬下洪山時，弟之阻彼者，非謂彼無勇殺賊也，實重其才，遂不覺愛之深言之切耳。今竟受傷而歿，弟爲痛哭之慟者，再易簣之時，堅握弟手，猶謂危急時，站得定，不畏死，才算有用之學，又叮囑寄語我兄，非將大敵殺盡，彼不瞑目，又謂奈何武漢未克，江西復危，力薄兵單，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等語，特此詳報，經過，希卽會同將其殉難情形，奏請優恤，路途梗塞，此函到達之日，務望賜復。

爲念

弟胡林翼頓首 六年四月初二日

曾國藩一直看完，方將那信放在櫟上，拭淚的對着程學啓道：果然不出我料，現在趕快回信潤芝，須將蘿山棺木先爲保護，今奏請恤的奏稿，稍遲不妨，程學啓不解道：大帥對於蘿山，明雖上司下屬，實則仍是故舊看待，未得他的噩耗之先，大帥本在十分惦記，此刻既然知道他已爲國捐軀，爲何不把他奏請恤典的公事先辦，以慰死者的英靈呢？問得曾國藩見問，忽朝程學啓望了一眼道：怎麼，你在當的文案差使，連這個過節兒還不懂麼？蘿山現在雖然殉難，可是他的底官不大，所得恤典，那能優厚，況且皇上正在因爲湖北復又失守，心裏大不高興的當口，如何還有這種心思來顧此等小事？我的意思，無非且俟湖北克復之後，將來再奏上去，自然好得多了，不是如此辦法，我怎麼對得起我們這位殉難的故人呢？原來如此厚意可感程學啓聽畢，便微笑了一笑道：這個過節，晚生未習大清會典，確實不懂，曾國藩竟被程學啓說得笑了起來道：你真不

脫書生本色，這是揣摩風氣的陋習，大清會典之上，何常載有此條，但是我爲故人計，不得不學點世故，從前胡潤芝也因官制軍把持湖北政事，害得他一件事也辦不動，若不是用了那個侍生帖子，去拜那位闕姨太太的生日，官制軍賣了交情，恐怕早就幹不下去了呢。程學啓聽到此地，忽也望上曾國藩一眼，似乎有句說話想說，又像一時說不出口的樣子。曾國藩已知其意，便問他道：「有何說話，儘說不妨。」程學啓方始說道：「晚生因見現在帶糧子的，並非全是武官，晚生不才，也想求大帥賞個糧子帶帶，晚生總覺得馬上殺賊，反比這個捧筆桿兒的差使，來得爽快一些。」曾國藩聽說，不知怎樣一來，竟會去和程學啓說着玩話起來道：「你要帶糧子，難道還不怕做蘿山的第二麼？」程學啓正色的答道：「馬革裹屍，本是英雄事業，疆場授首，原爲豪傑生涯，照大帥所說，莫非反怪蘿山死得不是了麼？」曾國藩知道自己失言，不該說這玩話，不禁紅了臉的，慌忙向着程學啓拱拱手道：「老兄駁得極是，兄弟向無戲言，况且蘿山爲

國盡忠，是椿萬人敬仰的事情，兄弟怎麼竟以遊戲出之。程學啓此時也覺他的說話說得太過，又見曾國藩紅着一張老臉，只在認錯不休，急去攔了曾國藩的話頭道：「晚生何敢扳駁大帥，只因一時想着蘿山爲人可敬，方才的話，不覺脫口而出。曾國藩聽說，始把他的愧色退去道：「這末請你快去寫潤芝的回信，至於老兄要帶糧子，那還不容易麼？」程學啓一見如了他的志願，立即欣然而去。程學啓本爲皖之名士，嗣以戰功，位至監司，故作者頗注意其人。又過幾天，曾國藩先後接到彭玉麟、楊載福、塔齊布、張玉良、曾大成，以及他那國華、國荃、貞幹三個兄弟，各人上的公事，也有打勝仗的，也有打敗仗的，也有辦事順手的，也有辦事不甚順手的。個個據實而言，沒有一句誑話。彼時正逢亂世，俗尚虛偽，曾氏部下故有君子之稱。曾國藩分別批筭去後，又見統領韓字營參將韓進春奉委招募新勇，另立營寨，回來銷差之稟，卽批其上道：

新募之勇，全在立營時認真訓練，訓有二：訓作人之道，訓打仗之法。訓打仗，則專尙嚴明，須令臨陣之際，兵勇畏主將之法令，甚於畏賊之炮子。訓作人，

則全要肫誠，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於感動，練有二、練隊伍，練技藝，練技藝，則欲一人足禦數百人，練隊伍，則欲數百人如一人，該將自立之道，勤字嚴字爲本，庶幾磨鍊勤忍，漸成名，勉之，此批。

曾國藩批了此稟，又接到江西撫台的移文，說是賊圍南昌甚急，請派援兵，遲則不保等語，曾國藩閱畢，不禁一呆，便暗自思忖道：我所練的湘軍，人數本來不多，只因統兵將官，還算得人，湘軍之名，已爲各省督撫爭相歡迎，賊人方面，倒也有些懼憚，此時王撫台又來請發援兵，教我派誰去呢？曾國藩想到此地，忽然被他想到一人，便命文案委員，札飭駐紮萬安縣的那個禮前營營官，候選同知王鑫，速率本營去到南昌，聽候王撫台調遣，札子去了未久，就接王鑫的稟復，說是賊營駐紮萬安，先後五閱月來，賊兵不敢相犯，以致地方安謐，商賈不絕於途，釐金稅收有着，此時曾氏主張之釐金局所業已奏請設立，惟限於軍事百分每省，不過五六個局而已，所有釐金局之委員皆歸軍事長官委任。且萬安地處重要，不可一日無兵，可否免調到省，仍留原防，以免敵人竄入等語，末後又

聲明的是，久履行間，不得靜養，并請於軍務稍閒之際，准予長假云云。曾國藩閱畢，一面另調禮後營營官梅德福往助南昌，一面即批王鑫的稟上道。

據稟已悉，札調之後，旋有札止之，想日內早經奉到，該縣不可一日無兵，自屬實在情形。現在既不調防，仍駐原地，無事之際，仍應認真操練，并須講求分合之法，千變萬化，行伍不亂，乃可以少勝多，以靜制動。該丞紀律素明，頗近程不識之刁斗，而士卒樂爲盡力，亦有古人遺意，惟以久履行間，不得靜養爲慮，則尙有所未達，須知千軍萬馬，金鼓喧聒之中，未始非寧靜致遠，精思神通之地。昔諸葛武侯暨王文成之氣象，至今宛然在人心內，彼輩何嘗以勞乏自汨其神哉！此間往援南昌之湘勇，全紮永利門外，因便附及此批，曾國藩連日在他大營，親自批笥各處公文，頗形忙碌，兼之滿身癬疥，忽又大發。曾氏祖父母均疑曾爲癩疥後生，曾則不肯自承，仍以癬疥令人診治而無效驗。有一天的下午，稍覺公事消閒一點，正在簽押房內洗脚的當口，忽見一個戈什哈入報，說是李鴻章李大人稟見曾國藩聽了

一喜道，他來了麼？說着，卽吩咐戈什哈道，請在花廳相見。戈什哈正待回出，曾國藩忽又想着，一件事情，忙止住戈什哈道，你就把李大人請來此地吧。戈什哈聽說，臉上似乎一呆，心裏躊躇道，我們大帥在此洗腳，怎麼好將外客請到這裏？曾國藩已知戈什哈之意，便笑着對他說道，李大人是我門生，師生之間，還有甚麼避諱？你只去把李大人請來便了。戈什哈只好去請。原來這位李鴻章，號叫少荃，合肥人氏，原籍江西湖口，其父文安公，官刑部郎中，本由許姓歸宗，娶李姓女爲室，俗傳後來李鴻章大拜時，清慈禧太后，因見李鴻章之太夫人爲李李氏，卽提御筆將那第二個李字，添上一筆，成爲季氏，此說毫不可靠。因爲文安公未曾歸宗時候，本是姓許，以許娶李，原無問題。旣歸宗後，雖沒更改之法，但是慈禧太后，何致管及此事？後來李鴻章之姪李經邁，刻了一塊私章，叫作叔重後人，可以證明是由許姓歸宗的。文安公生四子，李鴻章行二，號叫少荃，長兄翰章，號叫小荃，三弟鶴章，號叫幼荃，四弟煥章，號叫季荃，都有才

幹尤以李鴻章爲出類拔萃的人物，進學時候的名字，叫做章銅，及赴鄉試，因見名字不甚雅馴，方改今名。嗣於道光二十七年成進士，入詞林，寄居賢良寺。那時曾國藩方任禮部侍郎，正在講那理學，京師人士不分滿漢，咸重其人。李鴻章卽以師事之。曾國藩每對人說，此人將來必是相輔之器。後來李鴻章外放福建延郡道台，還只三十多歲，丁艱回籍，卽與同鄉劉銘傳、程學啓二人爲密友。嘗戲謂二人道：君等出任，可至督撫提鎮，二人還問：微笑不答。因他已經自居外交人材了，沒有幾時，程學啓出外遊學，因充曾國藩的文案委員，李鴻章却不知道，他也曾經一度皖撫呂賢基的幕府，因爲每上條陳，不爲所用，只得悵悵而歸。其詳及聞曾國藩導湘團出境，先駐瑞州，繼移祁門，便暗自打算道：現在軍興之際，只有軍營之中，陞遷較快，他是我的老師，而且上自朝廷，下至督撫，誰不尊他，是位理學儒宗，我何不就往投軍，難道他好推却我？這門生不成，李鴻章想到此，立卽束裝去，到都門大營，謁見他的老師，名帖遞入，瞧見

一個戈什哈進去了，好久好久，方來將他引導進去。他便一面跟着在走，一面暗在轉念道：「我們這位老師，未免太搭架子，怎麼不在花廳請見，居然將我引入便室？」那知他的轉念未完，已見那個戈什哈忽在一間書房門口立定下來，手上攀起門簾，口上就在向裏面高報道：「李大人到。」同時又聽見他那老師的口音，在房裏答話道：「叫他進來。」又見那個戈什哈即將他引入書房。他一跨進門檻，瞧見他的老師尚在洗腳，見他進去，並不以禮相迎，只是向他淡淡的，一點首，便將嘴向旁邊一張椅上一歪道：「少荃且坐。」說完這句，仍去俯首洗腳，不休。那一種輕慢人的樣兒，真要使人氣死。李鴻章至此，萬難再忍，頓時火高千丈，也不去坐，單向他的老師厲聲的說道：「門生遠道而至，方才在那間房，已經候了好久好久，怎麼老師還在洗腳，誰知曾國藩雖見李鴻章已在發火，仍舊淡淡的說道：『少荃在京和我相處，不算不久，難道還不知我的脾氣麼？我於平時，每函鄉中諸弟子，都教他們勤於洗腳，因為洗腳這樁事情，非徒可以却病。」

而且還可以延壽的呢。李鴻章聽得如此在說，已在氣忿不過，又見門外的一班戈什哈、差官們都在互作目語，大有輕薄之態。描寫入神更加面紅耳赤起來，當下也不再言，單是自己冷笑了一聲，拂袖逕出，等得走出門外，猶聞曾國藩的笑聲、笑聲之中，還夾着一句如此少年盛氣，怎好出來做事。李鴻章既聽見這句說話，又想着剛才曾國藩對待他的神氣，真如萬箭攢心一般，一時把那酸甜苦辣麻的五味，一同堆上心來，只好趕緊走出那座大營，跳上牲口，抓轡在手就走。偶爾回頭看看營門口的那些將弁，各人仍在指着他不知說些甚麼，已遠也聽不見也李鴻章不願再看，策馬向前走去，走了一會，忽又轉念道：我在京中時候，他也相待不薄，今天何故如此？難道一個人一經得志，便要改樣子的不成？李鴻章想到此地，陡又一呆道：難道我有甚麼劣跡被他知道，所以如此相待的麼？但是我姓李的，雖是不才，平生並沒甚麼不好的聲名，李鴻章一個人在那馬上，自問自答，且行且憤，看看天已傍晚，肚裏已在打起饑荒來了，赶忙抬

頭一望、只見遠遠裏有一個農夫站在那兒、他就加上一鞭、奔到農夫面前道、請問一聲、此地可有投宿之處、沒有、那個農夫答道、曾帥有令在先、無論那家、不准留宿生人、因爲防着賊人的奸細、李鴻章聽到這句、不禁暗暗抖起苦來、正在進退維谷之際、陡聞後面來了一陣快馬的鈴聲、回頭一看、不禁大喜、你道爲何、原來後面來的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李鴻章的密友、那位程學啓便是、李鴻章一見是他故人、正待問程學啓、可是也來投効這個勢利小人的當口、已見程學啓一馬奔近他的身邊、雙手拉着馬繮、向他連連的笑着拱手道、少荃、真被滌帥猜中、李鴻章一聽話中有話、忙問程學啓道、此話怎講、程學啓便同李鴻章下馬、站在地上、先將他離開家鄉、出門遊學、後被滌帥聘入幕府之事、簡單的告知、李鴻章聽了之後、方又笑着道、方才滌帥一等你走、他就親自出去找我、說你才大如海、可惜稍有少年盛氣、若將這點除去、便是一位全材、故以驕傲之態戲你、程學啓說到這句、又指指李鴻章大笑起來道、少荃、竟會

墮他術中，也是奇事，正是

棋高一著，誠難敵。才大千般也易欺。

不知李鴻章聽了此話，又是怎樣，且閱下文。

評曰：曾國藩本爲才大如海之人，又稱李鴻章才大如海，故有如此妙事發。生評者亦謂作者亦才大如海，否則如何有此妙文耶，哈哈。

小學初級用

黎錦
暉編

大眾音樂課本

（折七）分七價定册每 册四

本書完全遵照教育部頒佈之課程標準編制。所取材料。由淺入深。極便教學。歌詞與各科聯絡。且注重兒童文學。曲譜又極合於民族性。且以快活雄壯為主。加以歌詞與曲之配合。力求精當。歌詞字句既保留合於國音之聲調。曲譜之結構又完全保留自然及優美。尤為本書之特色。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三十六回 論人材詳述文王卦 練偵探私抄敵國書

李鴻章聽到程學啓說他墮入曾國藩的術中，尙張目說道：我說老師對於門人，只管大大方方的教誨，就是何必故作如此的態度，相戲後輩呢？程學啓又笑說道：凡是天下盛氣之人，誰也可以相戲，至於你們老師的戲你，更是對症下藥。程學啓說到這裏，又正色的問李鴻章道：少荃兄，你自己平心論論，你的目中還有人麼？我在家鄉的時候，就想勸你過的，因知我們幾個頑皮慣了，與其讓你忠言逆耳，不如不說，保全平日的交情爲妙。李鴻章聽說，方始有些懊悔起來，低頭無語。程學啓此時料定李鴻章已經心服，便又將手向着李鴻章一攏道：快請上馬，同我回去見你老師去。我本是奉着他老人家命令，追了上來，請你這位會耍脾氣的大爺的。程學啓與李鴻章爲總角交，頑皮慣的，所以隨便可談說話。李鴻章至此，竟被程學啓正喻夾寫，莊諧並出的鬧了一陣，只得尷尬其面的強顏一笑，始同程學啓兩個各自跳上馬去，仍向原路回轉，及至復又走過那個農夫之前，只見那個農

夫似乎因他忽和大營裡的師爺同在一起，臉上現出驚慌樣子，急急忙忙的避了開去。

文字細膩，竟如少婦描花，毫不草率，一筆帶過，開文。

李鴻章此刻那有工夫再管這等事情，單同程學啓

一直來到大營，尙未進門，已見他的那位老師，衣冠楚楚，笑容可掬的，站在甬道之上候他。李鴻章一見他的老師，如此盛禮相待，更加相信程學啓的說話非假，慌忙跳下馬來，奔至曾國藩的面前行禮下去。曾國藩一面連呵腰還禮，一面又含笑的扶起他道：少荃得毋謂我是個前倨後恭者乎？

仍以一句戲語收場，也顯作者描摩。

曾國藩說了這句，又朝程學啓一笑道：請你仍去辦公，我們師生兩個，不去破費你的光陰了。李鴻章已接口道：我們停刻再行細談，說着，即隨曾國藩入內。

生師

之間本不亞於父子兄弟，此時曾李之親熱，使人眼紅。

曾國藩便同李鴻章去到花廳之中，一樣請他升坑，一樣向

他送茶。李鴻章到了此刻，也會心平氣和的，對着曾國藩謝過道：門生年輕，沒多閱歷，剛才盛氣冒犯了老師，還求老師勿怪。

曾氏循循善誘如此，良師怎麼不令人敬服。

曾國藩笑着道：

我方待才而用，豈有才如賢契之人，反加白眼不成？只是大丈夫須要能屈能

伸器量尤比才幹爲重，有才幹者，有時還不免爲人所用，有器量者，方能用人呢。李鴻章微紅其臉的答道：愧此是老師好意，門生已經全知，以後仍望耳提面命，也不枉門生前來投効一場。曾國藩點點頭，方說別話道：從前我聞賢契在那呂賢基中丞的幕中，本想前去函約，嗣因那裏軍務緊急，不敢奪人所好，不料轉眼之間，又一年多了，賢契此來，可曾知道那邊的軍務？李鴻章道：門生前年果一度入呂中丞的幕府，只因屢次獻策，未曾一用，既不見信，門生只好潔身以退，回到家鄉，一混就是年餘，聽說現在換了李迪帥之後，仍是那個四眼狗陳玉成守住安慶，上次李迪帥因見湖北復又失守，曾經親率精兵，去到湖北，那個壇角一戰，雖然足寒賊人一時之胆，可是也傷了一員姓羅的大將，曾國藩一聽到李鴻章提到他的死友，不禁把他眼圈一紅的急問道：賢契也知道我那蘿山亡友，是位大將麼？李鴻章接口道：現在的人材，本是寥若辰星，無論那省，只要稍有一點名望的將官，誰不知道，況且這位羅公，更是屢克名城。

每戰必勝的呢、曾國藩道、這末賢契的心目中、可知道還有像我們蘿山一般的人物沒有、

曾國藩求才若渴所以當時的中興名將盡屬他的幕下

李鴻章答道、以門生所知、武的只有那個綽

號劉六麻子的、敵友劉銘傳、文的只有劉秉璋、編修的那個得意門人徐春榮、似乎都能及他、曾國藩聽、說側了頭的想上一想、道、這位徐公的大號、可是叫做杏林二字、

徐公春榮即本書作者之先德、詞以戰功保至布政銜、四川特用道、光緒十七年代理四川提督

李鴻章忙問道、老師何以知道、曾國

藩道、我曾聽見那位蕭泗孚總戎、說他善卜文王卦的、不知此話確否、李鴻章便鄭重其事的答道、怎麼不確、讓門生細細的告訴老師、這位徐公、原籍浙江、嵊縣、奉事祖母甚孝、平時因見他的母親童氏、對於她的婆婆、稍覺厭惡、他的祖母、既是一位瞽目、家况又不豐裕、老年人的一切飲食起居、只好由徐公親去侍奉、還得瞞着他的母親童氏、有一次、他的母親、忽見這位徐公、從她的婆婆房裏出來、一手縮在長衫裏面、走路之時、不免有些蹣跚、便去揭起一看、忽見這位徐公手上提了一把便壺、曾國藩聽了這句、頓時大笑起來的問道、莫

非曠縣的鄉風，連婦女們也用便壺不成，這倒有點奇怪。李鴻章也笑答道：「聽說那裏的婦女，確是都用便壺的。」徐公當時因爲要替祖母代倒便壺，只好縮了走路。曾國藩道：「這樣說來，這位徐公那時處於他們婆媳兩人之間，不是狼爲難的麼？」李鴻章點點頭道：「所以一鄉之中，人人都稱他做孝子。」曾國藩又問道：「後來又怎麼樣認識劉仲良的呢？」仲良爲劉乘璋之字李鴻章道：「那時常熟的孫祝堂觀察正在白峯嶺地方帶兵，因聞這位徐公是個孝子，就聘他爲營中的文案。豈知這位徐公，非特是個孝子，而且狠有運籌帷幄之才，並能卜文王卦的。」曾國藩連連點着頭的說道：「古來孝子，本是有才學的爲多。」李鴻章又接說道：「後來孫觀察丁艱回去，可巧正遇劉秉璋，被那江督何平帥硬要委他統領江蘇的江防全軍。」李鴻章說到此地，便笑問曾國藩道：「這位劉秉璋編修，他是一個忠厚有餘，才幹不足的人，老師總該知道。」曾國藩點頭答應，不去岔嘴。李鴻章又接續說道：「劉秉璋一得委札之後，自知沒甚才幹，赶忙四處的搜羅人才起來。」

孫觀察得了這個消息，便將這位徐公荐給了他，也是他的運氣，這位徐公見他待人誠懇，沒有官場惡習，不久即拜在他的門下。去年的冬天，那個僞比王伍文貴攻打六合縣城甚急，何平帥又與向欽差不甚投機，便命劉秉璋率領所部去救六合，有一天的半夜，僞比王伍文貴那邊又添上一枝生力軍來，要想就在那天晚上攻破縣城，六合縣知縣溫令紹原恐怕孤城難守，漏夜命他親信人員偷出縣城去請劉秉璋，裏外夾攻，劉秉璋當然答應，正待親自出戰的時候，這位徐公急阻止他道：「今夜萬萬不可出戰，出則必敗。」當時劉秉璋就問他道：「我們坐視不援，倘有失守城池之事，其咎誰歸？」徐公答稱：「今夜月犯太歲，只主傷人，不主失地。」劉秉璋平時對於徐公，雖是言聽計從，那天晚上見事太急，只好請他那位幫統王蠻子引兵出擊，那知那座六合縣城雖然保住，那位王蠻子可已當場陣亡，劉秉璋一得那個消息，竟會嚇得滿頭大汗，神色大變的，前去執着這位徐公的手道：「真好險呀，方才不是賢契見阻，我還有命不

成徐公又獻計道、明天七時至十時、必有大雪、又是太陰下行之時、老師可於這三點鐘內、親出擊敵、非特能夠大獲全勝、而且還可得着利器不少、劉秉璋聽了自然大喜、便去調度人馬、准備屆時殺出、及到六點五十分的時候、天上並沒一點雪意、便問徐公道、此刻還是天氣清朗、我防十分鐘裏頭、未必有雪、倘不下雪、我們可要出戰呢、徐公笑而不答、沒有多久、劉秉璋忽聽鐘上剛打七下、天上果就飛下雪來、那時劉秉璋又驚又喜、立即率領隊伍、殺進敵營、賊軍方面、因爲頭一天晚上、殺死一員清將、打了一個大勝仗、回營之後、正在大吃大嚼、未曾防備、忽見官兵殺到、果然潰敗、劉秉璋便得了無數的槍炮子彈、曾國藩一直聽到此處、始問李鴻章道、難道這位徐公、也和李金鳳小姐一樣、懂得一些法術的麼、李鴻章忙答道、老師所說的、這位李金鳳小姐、可是李孟羣中丞的令妹、小名叫做五姐的麼、曾國藩點首道、正是此人、李鴻章聽了搖頭道、李五姐的法術、乃是旁門左道、這位徐公的學術、乃是全憑文王卦中的

爻辭一正一邪不能同日而語的、曾國藩又失驚的問道、這樣說來、這位徐公、簡直參透易理、明白天地陰陽之學的了、李鴻章又說道、那個文王卦上的爻辭、真有奇突的事情、聽說有一次、徐公的一位糧台同事、他的府上、就在丹陽、因爲母親在家害病、本人又在軍務緊急之際、不能請假回家、便去拜懇徐公、替他卜上一卦、以問病狀、兇吉、那知當時卜出來的爻辭是、

春無人日星無生、 萊衣顏色變成白、

李鴻章說到此地、又將那個爻辭、解釋曾國藩去聽道、春字沒有人日二字、不是一個三字、星字沒有生字、不是一個日字、萊衣變白、自然是說那回事、三日之中、要穿孝了、那個爻辭、連兒子替父母問病、都能預知、豈不十分奇突、歸宿上文 奇突一句曾國藩聽說、不答此話、單在連連的自語道、快叫文案上去辦咨調的公事、李鴻章笑着阻止道、老師殊可不必、劉秉璋本是一位書生本色、無甚他長、每次對人老實說着、他的帶兵打仗、全虧這位徐公相助、老師果真去把這

位徐公調來，豈不使他爲難，況且現在大敵當前，辦理軍務的人材，宜分不宜合的，曾國藩聽到這句，方始領首說道：賢契之言是也，不才做書做到此地，却有一件事情，急於警告讀者諸君：先嚴杏林公的戰功，清史平逆卷中，已有紀載，只有文王卦一事，清史上面，僅有布政使銜徐某某，善卜文王卦，恆有奇驗的數語，餘未詳載。先嚴杏林公，於遜清光緒十九年九月初一日，病歿原籍，那時不才年僅十齡，童子無知，除了只知悲從中來之外，沒有去問先嚴文王卦之事，先嚴易簣之際，却執着不才之手，歛歔的說着遺囑道：吾年五十有九，病歿家中，亦無遺憾，惜汝年幼，不能繼述吾之卦學耳，因爲先嚴於光緒十七年，在那四川提督任上，忽患重疾，急卜一卦，爻辭上有生於秦而死於楚的一句，當時先嚴一見爻辭，知道不祥，以有老母少妻幼子等人在籍，不願死於異地，一俟病體小愈，卽請不才的劉仲良太夫子，代爲奏請歸省，當時不才的太夫子，忽聽見先嚴要走，不禁極懊喪的，執了先嚴的手說道：某人，你真忍心捨我

而去、回鄉歸隱麼、先嚴聽得如此說法、只好老實說出交辭、不才的太夫子、方始應允代奏、先嚴是光緒十八年三月、由四川省起程的、直至當年六月、才抵家鄉、次年正月、舊恙復發、至九月初一、卽棄不才而逝、轉瞬四十年來、回憶此事、猶在眼前、而不才既不能傳下先人之學術、復又不能光宗耀祖、只落得編撰小說爲活、已是愧對亡親的了、倘若讀者諸君、再認不才述及先人之事、有所標榜、豈不更使不才無處訴苦了麼、作者撰及先人之事、而能如此向讀者諸君鄭重聲明、已見孝思不匱、而作者文名滿中外、似也不辱沒門楣了。話旣聲明、卽接正傳、當時曾國藩又對李鴻章說道、現在人材、半爲洪氏、如何是好、李鴻章聽了搖首的答道、洪氏那邊、也不過僅有僞軍師錢江、僞忠王李秀成、僞翼王石達開三個、李氏也知洪氏手下之三雄。曾國藩道、賢契怎麼這般說法、難道有了這三個勁敵、還不夠麼、李鴻章道、照門生說來、我們這邊、有老師和彭雪琴、左季高三位、不見得還懼他們、李氏也推崇曾彭左三個首領、當時故有三傑之譽。曾國藩連連自謙道、老朽何足掛齒、倒是雪琴、季高兩位、將來或能成名、賢契旣已來此、你倒說說看、現在若要消滅

洪氏究取何計爲先，李鴻章道：向榮馭下太寬，勝保、琦善、僧格林沁的三個旗人馭下太嚴，所以各擁重兵，不能克敵。若說知人善任，總攬全局，要讓老師調度水師，公正廉明，要讓雪琴料敵而進，決斷不疑，要讓季高，他如胡潤芝、李迪菴、駱秉章等輩，只能坐一省，奉令照行，似乎猶未能稱做全材也。現在通盤的大計，不如以重兵圍困金陵，使其不能施發號令，然後再在各省次第的削其翼羽，至多三年，不怕那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了。曾國藩聽說道：賢契此論頗與亡友蘿山、舍弟國荃二人的意見相同。這末就請賢契姑在此地參預戎機，一有機會，我當保你獨當一面。就是李鴻章稱謝而出，即去與程學啓二人叙舊去了。歸借上文再與細談一句過了月餘，曾國藩因見李鴻章的才氣磅礴，不再讓他充作幕僚，即下一道公事，命他帶同程學啓、劉銘傳二人去練淮軍。練成之日，由他統領，程劉二人分統，自成一軍，前去獨當一面。淮軍名義，即自此始。湘淮兩軍之出處，殺得真正詳盡當時曾國藩仍舊自統湘軍，又有李鴻章的淮軍相助，軍隊愈多，聲名愈大，各

省督撫凡遇軍情大事，都去與他商酌，他便隱作盟主起來。有一天，曾國荃忽由防地來到大營，曾國藩問過那邊軍事，又問他道：「僞東王楊氏，既被僞北王所殺，難道他手下的部隊，沒有變亂不成？」曾國荃見問，赶忙答他老兄道：「兄弟正爲此事，來和大哥商議。兄弟因見現在各處的探子，沒有一個可靠，特地出了重餉，專練了一隊偵探，方才能得敵方的真情。日前據報，說是僞天皇自見僞北王殺了僞東王之後，僞東王的部下無不蠢蠢欲動，全城人心惶惶，謠言大盛，只好再與僞軍師錢江商議，要他設法平靖內亂。當時錢江即答他道：『爲今之計，只有一面速下上諭，宣布東王之罪，使他部下無所藉口，此乃釜底抽薪之策。』一面再奪北王官爵，再將北王之弟章昌祚問斬，以平衆怒。能將北王一同問罪，更易消滅此事。那知僞天皇優柔寡斷，既不肯宣布僞東王楊氏之罪，又不肯將那章昌祚問斬，一日到晚，不是口中喃喃自語，求着甚麼天父顯靈，欲以教旨勸化僞東王部下作亂之心，就是取那醇酒婦人之法，去與僞徐

后東西二妃以及衆妃，一同裸逐僞宮，希冀早死，不防僞北王因見僞天皇沒有辦法，他又遷怒僞翼王石氏起來，先將他那吉妃亂刀砍爲肉醬，並把他的岳母伍氏、舅嫂吉氏統統殺害，又命其弟章昌祚率領王府衛士去殺石氏全家，石氏恩讎之間，不及調兵自衛，只好單身逃出後門，離開金陵，卽行召集所部，一直殺往四川去了，當時章昌祚搜獲不着石氏，就將石氏一個七十餘歲的老母，連同妻子兒女統統殺死，章昌祚返報僞北王，說是雖將石氏全家八十八口斬殺無遺，可惜走了石氏，僞北王忙又入朝，硬說石氏要替東王報仇，日內就要造反，殺入皇宮，他爲平亂計，已將石氏全家老小除去，還要逼着僞天皇下令通緝石氏，僞天皇一得此信，只是急得雙腳亂迸，仍沒甚麼辦法，僞北王也就回他府去，僞軍師錢江聞得僞北王又將僞翼王的全家殺害，僞翼王單身走出，重行召集所部，殺往四川去了，他就寫信一封，命人追上送與僞翼王去，曾國荃一直說到這裏，就在身上摸出一張稿子，一面遞給曾國藩去。

看一面又說道、兄弟那邊有個探子、混入僞翼王石氏的行營、居然被他抄得此信、曾國藩不及答話、先去看那稿子、只見寫的是、

弟錢江敬候翼王將軍麾下、弟聞足下大舉入川、欲圖不事之業、雄才偉志、欽佩何如、然當武昌既定、弟曾屢以入川之舉爲不可者、誠以天下大勢、削其肢爪、不如死其腹心也、川省道途遼遠、萬里行軍、糧秣轉運、匪易、軍中以糧爲主、豈其攫諸民間乎、且定一川省、滿人不過成爲少去一手或一足之人耳、於其生命、仍無妨礙、而我國內、徒分兵力、豈非大害、足下遽以一時之憤、罔顧國家大計、誠爲足下不取也、憶自金陵定鼎後、東王歸綰兵符、弟與足下寥落南京、已不能若曩時之得行其志、然鬱鬱甯居此處者、無非皆爲大局着想、留而有待者也、今東王已爲北韋殺害、彼之所部、雖在聲勢洶湧、並不難於立時撫定、北韋之殺東王、猶可謂之公也、今無端殺害足下全家、罪則不可逭矣、弟因天皇、邇來頗存患得患失之心、以致優柔寡斷、每爲婦

人之仁所悞，弟曾苦諫，其奈不聽，何然非有意不衛足下，造成此齟齬劇耳。爲今之計，惟望足下以天下爲重，私人爲輕，迅速返旆，以助京國，是爲上策。否則亦宜繞道武漢，進取汴梁，方爲國家之福，方寸已亂，言未盡意，足下之才勝弟十倍，當能善善惡惡，有以自處耳。

曾國藩一看完了信，連連說了兩句，大事不妙，大事不妙，正是

江山破碎通身病，兄弟商量畢世才。

不知曾國藩連說兩句不妙，究是何指，且閱下文。

評曰：作者撰其先德之事，猶恐讀者謂其標榜，所以再三鄭重聲明，據此而論，足見本書之事實，固爲千真萬確，一字無虛者也。惟因作者之筆墨，寫得生龍活虎，令人愛極生疑，亦如太美之珠玉，反以爲贗鼎之意耳。

鍾吉
字著
女學生外傳

一名「戀史」

近一代
唯情一
名言著
全國
青年
同聲
讚美

四出版書 已銷十萬冊

在皇后與校花的勃興時代。本書是個最忠實的消息記載員。本書著者鍾吉字君（現在世界晨報主筆）的足跡。北至燕趙。南至兩粵。中至兩江。各埠著名的女學校。他沒有不執過教鞭。村的俏的俊的俊的女學生。見過多多少少。關於學生們的樂事韻聞。也聽見過多多少少。這部書就是「多多少少」裏的一部份。事蹟是異樣的事蹟。筆調是異樣的筆調。歡喜異樣的人。來看這部異樣的書。有詩為證：

情願不赴情人約
來讀這部纏綿書
書中多少哀艷事
任爾鐵石亦覺癡

欲知東宮西宮的宮主們消息如何。且聽本書分解。

全書四厚冊二十萬言定價三元（六折）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三十七回 林威王稱兵進諫 易太守舉室全忠

曾國荃忽見他的老兄，連說兩句不妙，倒也吃了一驚起來，忙問道：「大哥何事驚慌？」曾國藩道：「石達開乃是一員虎將，他若殺到河南，那位琦欽差不是他的對手。僧王和勝保兩個，又在注重擒匪，教我怎麼不急？」曾國荃道：「大哥不必着急，且聽兄弟說完再講。」曾國藩連連的揮手道：「這末快說快說。」曾國荃又說道：「據說那個僞軍師錢江，當時送出信後，便去質問僞天皇帝，翼王何罪？」石達開曾因翼王全家何罪一句致令章昌輝遷怒於彼因有滅門之禍錢江難說此話却不礙事北王又將他的全家殺害，僞天皇帝答他道：「朕據劉狀元奏稱，說是翼王果有謀反之事，北王似乎辦得不錯。」僞軍師錢江即對僞天皇帝息道：「陛下如此以耳爲目，亡無日矣。」僞天皇帝正待答辯，忽見羅大綱持了那個吉文元的首級，已去向他報功道：「臣弟奉旨前往，此賊正擬回兵殺進京來，勸之不聽，只好將他辦了，他的隊伍也已收編，特來繳旨。」僞天王一見羅大綱人既忠心，兵力又強，似乎已有所恃，便去對那僞軍師說道：「朕有羅將軍保

駕現在不怕誰了。昏憤糊塗 難管皇位 僞軍師錢江不好再講甚麼，只好悵悵然的回去，豈知剛才到家，就接僞威王林鳳翔的書信，說是三小時之內，不見北韋的首級，懸諸城門，就要立即攻入天京，不能怪他無禮，僞軍師錢江只好又將僞威王之信，送給僞天皇去看，那時僞天皇也已得着信息，正在急得要死的當口，忽見錢江走到，忙不迭的口稱軍師救朕，錢江一面給他看信，一面冷冷地說道：「陛下何不遣羅大綱前去征討威王呢？」語也尖刻 氣憤之極 僞天皇蹙了他的雙眉，答他軍師道：「朕已早經下過上諭，無奈他說不是威王對手，不敢奉此旨意，當時僞天皇的說話，尙未說完，就聽得城外砲火連天，喊聲大震，僞宮中的房門窗戶，都全震動起來，嚇得沒有法子，只好慌慌張張下了一道僞諭，賜那僞北王韋昌輝自盡，北韋到了那時，也就大哭一場，自刎畢命，林鳳翔還不甘休，定要再殺韋昌祚的全家，僞天皇又只得照辦，林鳳翔瞧見韋氏兄弟已死，始把他們二人的首級，拏去祭過僞東王之後，才去向僞天皇謝罪道：「臣的威逼天皇，罪

在不赦，不過要替東王伸冤，也沒法子的事情。現在臣弟已將揚州的九郡統
統克復，此次班師爲朝，一則來替舊主東王伸冤，二則擬就大都督之職，殺往
北方，倘能如願，那時來請天皇北上，倘不如願，臣弟也決不生回天京的了。
彩口
好不僞軍師錢江忙去阻止僞威王道，孤軍深入，恐難如意，不如另作別圖，公私
有益，那時僞天皇對着林鳳翔這人，彷彿老鼠見着貓的一般，況且北犯之令，
本是他自己下的，當下不納僞軍師之諫，卽命林鳳翔尅日進兵，曾國藩一直
聽到此地，復又一驚道：如此講來，畿輔豈不震動，我們帶兵大員，究竟所司何
事，曾國荃接口道：大哥如此說法，未免太把林逆看重了，他們僞軍師的說話，
倒是不錯，林逆北上，真正叫作孤軍深入，這件事情，我們且不管他，兄弟又料
定石逆既恨他們的天皇，未必肯向汴梁進兵，兄弟此次來見大哥，打算就趁
洪逆有了內亂之際，率領重兵，前去圍困南京，限我三年，若是不能攻破，我當
提頭來見大哥，曾國藩見他這位兄弟，說話甚壯，不禁暗喜的答着道：你的此

計也和少荃主張相同，既是須帶重兵，非得請旨不可。現在你可去到湖北，會同潤帥，先將那裏克復，再說曾國荃聽說，也知這個計劃確非奏明不可。當下即遵他那老兄的囑咐，徑向湖北去了。國荃此時漸露頭角曾國藩一俟國荃走後，正想將那圍困南京之策，分函去向彭玉麟、左宗棠、胡林翼、何桂清、向榮、張國樑、李續賓、李鴻章、劉秉璋、僧王、琦善、勝保等人，大家商量之後，再行入奏的當口，忽然奉到一件六百里加緊的廷案，趕忙拆開一看，只見寫着是：

據湖北巡撫胡林翼奏稱，鄂省失守已久，未能迅速克復，應請交部嚴加議處，並稱歷年寄身疆場，心力不免交瘁，伏乞恩賜開缺，俾得回籍養病。一俟痊可，仍當出爲國家効力等語。查洪逆起事以來，對於湖北地方，非常注重，該撫未能即日克復，尙非其他貽誤軍情者可比。交部議處一節，着毋庸議。惟其瀝陳下情，歷年寄身疆場，心力交瘁，亦屬實情。湖北巡撫胡林翼着賞假六月，准其回籍調養，病體稍痊，迅速回任。所遺湖北巡撫一缺，着在籍侍

耶曾國藩署理，該撫既膺疆寄，所部水師，交兵部郎中彭玉麟辦理。至所有之湘兵，係屬該撫一手訓練，似未便交與他人督辦，應仍由該撫照舊辦理。朝廷屢次加恩該撫，該撫亦應有以仰答朝廷之處也。現在軍務緊急，毋庸來京陛見，迅即馳赴新任可也。欽此。

曾國藩看完這道廷寄，不禁大爲躊躇起來。一個人想上一陣，方去自己擬上一個奏覆稿子，大意是說胡林翼久任鄂撫，未便遽易生手，有病一節，軍中亦可靜養，應請收回成命，毋庸開去該撫之缺。又說自己屢受殊恩，感激無俟，仍擬督帶湘軍，尅日出兵，力圖報稱。至水師一部，兵部郎中彭玉麟足能獨當一面，自應遵旨移交云云。曾國藩奏出之後，即將水師移交彭玉麟辦理。那時彭玉麟正守江西湖口一帶，前去攻打南昌的敵軍，都被水師擊退。連那忠王李秀成也沒辦法。彭玉麟既接到曾國藩的移交公事，因爲不知內容，赶忙親自去到祁門，曾國藩一面迎入，一面朝他道喜道，賢契的才幹，已經簡在帝心了。

彭玉麟道：門生不才，總是老師的栽培，曾國藩笑着答道：非也，此是皇上的聖明，我不敢向你居功的，說着，便將那道廷寄，拏給彭玉麟去看，彭玉麟看畢道：這件事情，雖屬聖恩高厚，到底總是老師的提携，曾國藩聽說謙上幾句，然後方把他們師生二人別後之事，詳詳細細的告知彭玉麟聽了，彭玉麟聽到別的事情，倒還罷了，及聽見羅澤南死得如此悲慘，不禁傷感起來，曾國藩也歛歛的道：蘿山請卹之事，至今猶未辦理呢，彭玉麟接口道：遲早一點，倒還不得，總得克復武昌，卹典方能優厚，曾國藩連點首的答道：對囉，對囉，我的意思，也是這樣，彭玉麟道：今年春上，門生在那樟樹鎮地方，大破賊船之時，險和蘿山一樣，第二次奪那臨安的賊壘，也極危險，第三次率領林恩源等人，去攻九江，僞忠王李秀成率着三萬悍賊，五千艘船舶，親自和門生打上七天七夜，當時雖被門生將他殺退，不防安吉又陷賊手，周玉衡廉訪，死得還比蘿山慘，酷，彭玉麟說到此地，曾國藩忽岔嘴問道：今年三月裏，你扼紮吳城鎮的時候，

賊攻撫州，你不是同着林恩源、鄧輔綸、畢金科、周鳳山等人一起進剿去的麼？彭玉麟答道：是的，曾國藩又說道：那場戰事，聽說你曾經受着一些微傷，可有此事？彭玉麟聽到這句，不覺恨恨地的答道：門生豈止受傷而已，若不虧楊厚菴率了他的水師，由鄂東下，拼命的前去相助，門生和林鄧畢幾個，險被周鳳山所悞，都和周廉訪一樣戰死的了。曾國藩側着頭的思想，道：周鳳山的軍隊，不是在那樟樹鎮上，被李世賢、吳彩新等人的賊船擊潰的麼？彭玉麟點頭道：誰說不是呢？門生和林鄧畢幾個，正在前方進剿撫州，倒說周鳳山的後隊，竟在後方潰得一塌糊塗。曾國藩道：照軍法而論，周鳳山這人，早該問斬。大概贛撫因正在用人之際，所以沒有辦他。彭玉麟又說道：這是六月間賊將袁圓攻陷饒州府的時候，此處全用補筆追述彭玉麟之戰爭又是一樣筆墨也是周鳳山行軍遲悞之故。彭玉麟說着，忽又盛贊曾國華的本領道：溫甫，國華之字真是一位名將，那時他的手下，僅不過五六千人馬，他從安徽殺到湖北，一連克復咸甯、蒲圻、崇陽、通城四縣，復

又從湖北轉戰而東，連克新昌、上高各城，直抵瑞州。他若遲到一天，瑞州一定難保。兼叙國華殺敵之勇，隨筆帶出。曾國藩點點頭道：「總算還有一點勇氣，就是我那沉甫舍弟。」

沉甫為國藩之號。他只帶了自己所練的吉字一軍，到處擊賊，打敗仗的時候，倒少安慶的

那個四眼狗，他的強悍，凡他所到之處，甚至小兒不敢夜啼，獨有見着沉甫舍弟的那桿吉字旗號，他就罵着奔逃，說是老子要把這個腦袋留着吃，喝，不和你這個曾家小子鬧着玩兒。彭玉麟笑着接口道：「說起九世叔來，外面輿論極好，門生正要稟知老師。曾國藩道：「輿論講些甚麼？彭玉麟道：「那時九世叔還在安徽地方殺賊，輿論是江忠源手下的鮑超，向榮手下的張國梁，老師手下的羅蘿山，李鴻章手下的劉銘傳，劉秉璋手下的徐春榮，胡林翼手下的易容之，以及李續賓手下的九世叔，門生手下的楊厚菴，都是現在的趙子龍。曾國藩也笑着說道：「其餘的幾個，我都知道，確還不錯，只有潤芝手下的那個易容之，我怎麼不知道呢？」彭玉麟失驚道：「易容之就是此次湖北失守時候，自率妻子

兒女一百多人，與賊廝殺，殉難在德安府任的那位易太尊呀，曾國藩聽說，方才微微地點首道：「哦，就是他麼？」我雖聽人說過此事，但是不甚詳細。彭玉麟道：「他的令坦，就是劉馨石觀察之子，劉小馨太守，現充門生的幕府，他的歷史，很有趣味，他的殉難，很是可慘。」曾國藩道：「這末，你就講給我聽聽看。」彭玉麟道：「這位易容之太尊，原籍廣東，家裏狼窮，父母早故，他在十一歲的那一年上，就在廣東駐防漢軍，劉馨石家裏看馬，年紀雖小，生性廉介，除了應得的傭工錢，三五千文之外，真可稱得起一文不取的了。劉觀察見他很有品行，本來存心想把劉夫人一個陪房丫頭，給他爲妻，誰知他到了二十歲以外，有一天忽然的不辭而別。劉觀察派人四出尋覓，渺不可得。又過年餘，劉僕某忽見他在南城下，擺着舊貨攤子，並沒甚麼交易，劉僕仍舊叫着他的名，笑問他道：「小容，你在此地幹甚麼？主人待你不薄，爲何不辭而去？他却笑而不答。劉僕又說道：「自你走後，主人就命我們大家四處的找你，後因見找不着，主人狠是惦記你。」

的、我此刻看看你這舊貨攤子、也沒什麼生意、還是同我回去吧、他聽說方才搖頭答道、我的志向、不是常人可測、劉僕又問他是甚麼志向、他又答道、我在主人家裏、雖是衣食溫飽、但覺人生在世、最好是能夠顯親揚名、次之也該自立門戶、寄人籬下、終究可恥、所以我決計拏了我所積的工資四十餘千、來此擺這攤子、我的不辭而別、也非不情、實因主人待我太好、我若說明、恐怕不肯放我、請你回去、替我謝謝主人、將來我若得意、一定前來相報、倘若終此而已、那就不必說了、劉僕聽說、見他志向堅決、不便相強、只好回報主人、主人一聽他有着落、第二天再命僕人前去喚他、等得僕人再去、已經不知去向、僕人回報主人、主人也沒法子、他自遇見那個僕人之後、恐怕再去囉哩、他又搬了一個更加冷僻的地方、仍去擺他舊貨攤子、有一年、忽有一個外國人、去到他的攤上買東西、一面在買東西、一面又在看他相貌、及至買畢東西、便問他的姓氏籍貫、他怪那個外國人有些唐突、隨便敷衍幾句、那個外國人仍舊狠誠懇

的對他說道、我來貴國多年、曾讀你們的麻衣相書、頗得一點真訣、我見你的相貌、天庭飽滿、地角方圓、確是一位大富大貴之相、還有一股忠勇之氣、直透泥丸、

註者素不信相易容之說、時爲一小販後來殉難之事、竟會被外人看出、殊不可解

何必在此做這生涯、他當時聽了那個外國人

之言、益覺語無論次、不覺冷笑的答道、我所有的資本、只能作此生涯、這就是俗語說的量布爲衣、量米爲炊是也、我們風馬牛不相干的、何勞見笑、那個外國人又說道、我非笑你、我因你的相貌實在奇突、千萬人中、恐難找出一個、我在大街開了一月洋行、你如瞧得起我、可到我的行中、去拏貨色、一轉移間、豈非勝此千百倍麼、他又說道、承你善意、自然可感、但我拏了你的貨色、倘賣不去、反而多得累墜、與其將來兩不討好、還是過我這個清苦生涯爲妙、外國人聽他之言、大贊他道、你真正是位誠實君子了、我能料定你數年之內、必定大富、將來還要大貴、好自爲之、外國人說完那話、方才叮嚀而別、又過幾月、那個外國人又去買他東西、他却厭惡那個外國人、言語絮聒、不甚爲禮、那個外國

人仍又殷殷勤勤的握着他的手說道、你還記得我的說話麼、他仍恨恨的說道、君究爲何、我沒如此福命、請勿再言、那個外國人却笑着說道、我在此地已經二三十年、我見此地可以立時致富的人、只有你一個、我也與你有緣、我那天回去之後、竟至一日不能忘你、所以又來與你相商、你肯聽我的說話麼、他答道、君且說說看、外國人道、我那行門之前、很多空地、你可去到那裏擺攤、我把我的貨色、發給你去轉售、所有餘利、全行歸你、我僅收回其本就是、他聽了此話、方才相信那個外國人是真心的、稍稍謙虛一會、也就答應、那個外國人一見他已答應、很覺高興、原來廣東地方、一共只有十三家洋行、那個外國人的洋行、要算居首、及他擺攤洋行門口、生涯居然極盛、每月結賬、並未短欠分文、那個外國人更加相信、甚至一切珍寶、也交他賣、一混五六年、竟多了二三十萬銀子、他因沒有妻小、便把銀子存於洋行、忽有一天、那個外國人辦上一桌酒席、請他坐了首位、對他說道、我因你十分至誠、敢將心腹相告、我族丁

單自高曾而下、僅得四人、只我有二子、其餘三人爲我叔伯行、年紀都大、各擁巨資、不可計算、現在要我回去、以便承繼、我因到此三十年來、所獲利息、不下二千多萬、要想回國、行中之事、沒人可托、如今得着你這個誠實可靠的人了、我想托你照管、他聽了此話、因見那個外國人如此信他、倒也不好推托、只得答應下來、外國人卽把所有的賬簿鑰匙、統統交給他、又去吩咐行員道、這位易先生、就是我的代理人、我走之後、你們見他、就算見我、如有不聽調度、他就有權歇去、你們生意、大衆聽了自然唯唯稱是、外國人臨走之際、又對他說、三年之內、我若再來、那就不說、我若不來、所有一切財產、歸你所有便了、他初不肯、及至外國人再三叮囑、方才應允、三年之後、又接外國人的來信、說是他已擁有數萬萬的財產、不能再到貴國、行中財產、准定歸君承襲、就是他既得了二千多萬的巨資、所有行員、都去替他做媒、他就定出一個條件、一要年已及笄的處女、二要聰明識字、三要不准撻酸吃醋、任他多娶人數、四不要分嫡

庶都是姊妹相稱，他的行員當然照辦，不到一年，他竟娶了四十個識字的女子，每夜當夕，必先令她們教他識字若干，以及律例數條，那些女郎，倒也柔順承意，十年之中，共舉男子八十餘人，女子五十餘人，那年正值四十大慶，他將所有的行員統統召至，每人分給一萬，令大家自己去營生，又將家財分給妻子兒女，各人五萬，各立門戶，所餘之數，悉作善舉，并將長女許與劉馨石之子爲妻，以報舊主之恩，自己僅提十萬，赴京納粟郡守，後來銓得我們湖南的常海府知府，在任愛民如子，極有政聲，潤芝中丞知他賢德，便將他奏調湖北，補了海安府知府，此次賊攻湖北省城，又分兵去擾德安，那時他的妻子兒女統統來到任所，適值城破，他還帶着兵丁，與賊廝殺，及見兵丁潰散，他又率領妻子兒女一百多人，再去與賊巷戰，因而滿門殉難，他雖死了一百多口親丁，可是賊人方面，却死了三千多人，當時那個外國人說他一股忠勇之氣，透出泥丸，難道那個外國人真的得了麻衣相書的真訣不成麼，彭玉麟一口氣在講的

時候、曾國藩却在閉目而聽、及至聽完、方始睜眼的說道、此事真正有些奇突、這位易太守、一發財就發了二千多萬、一生子就生了一百多個、還能如此英勇、舉室盡忠、真是可以入那無雙譜了、彭玉麟正待答話、忽聽一個探子報了幾句說話、他們師生兩個、頓時相視而笑起來、正是、

無才不用推元老、有餉堪籌笑此公、

不知彭玉麟和曾國藩兩個、所笑爲何、且閱下文、

評曰、曾國藩駐紮祁門先後十年、其間雖亦親臨前敵、然以祁門爲彼之大本營、此卽所謂運籌帷幄之間、決勝於千里外者、及出祁門、大局卽定、

徐枕
亞著

清宮濺血記

一册定價
大洋五角
(六折)

本書所記。為清宮一種祕史。有美人。有俠客。情節熱鬧異常。以枕亞先生生花之筆描摹之。無不栩栩如生。且所記。均為事實。尤與憑虛構造者不同。茲將回目列下。備閱者瀏覽焉。

- | | | |
|-----|----------|----------|
| 第一回 | 北京城名士坎珂 | 如來廟美人臨俠 |
| 第二回 | 皇太子有意探花 | 白小姐無心惹敵 |
| 第三回 | 皇宮內君臣定計 | 中堂府母女枕簾 |
| 第四回 | 胡言妄說太子調情 | 嚼舌舐身貞女殉節 |
| 第五回 | 救難婦阿兄行俠 | 探消息劍客進宮 |
| 第六回 | 劫內監打聽冤情 | 黑尚書提出訴訟 |
| 第七回 | 林翠人以身許知己 | 陳尚書為國誘東宮 |
| 第八回 | 賢尚書設計破冤案 | 聖天子守法殺親子 |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三十八回 錢軍師遺書歸隱 曾大帥奏報丁艱

彭玉麟正和他的老師談那易容之的故事，談得剛在起勁的時候，忽見一個探子報了幾句說話，不禁將他們師生二人喜得相視而笑起來，你道爲何，原來探子所報的說話，乃是太平天國之中的軍師錢江，因見天皇洪秀全自從定鼎之後，所行所爲，竟與金田起義之際，先後判若兩人，非但把他所獻之策，因循不用，而且只知顛倒朝綱，污亂宮闈，倘若再像這般樣的鬧着下去，連他恐要不保，於是打定一個主意，此句注意即去奏知天皇，說是國家不幸，死亡頻仍，第一批死了東王楊秀清、蕭三娘、陳素鵠，以及全家等等，第二批死了吉文元、吉夫人伍氏，以及全家等等，第三批死了北王韋昌輝、韋昌祚、吉妃，以及全家等等，第四批除了翼王石達開本人，全家都死，天朝至此，東南西北四王都已逝世，他的目中，現在所有的全材，只有忠王李秀成、翼王石達開兩個的了，翼王雖是殺入四川，倒底有無把握，尙未可知，如此說來，只剩忠王一個，還可靠。

他保定江山、從速下旨、去把忠王調回京來云云、天皇聽了、自然照辦、等得李秀成一到、先去拜謁錢江、錢江便將朝中之事、一情一節的、統統講給李秀成聽了、李秀成不待聽畢、已在唉聲嘆氣、及至聽畢、便怪錢江道、我在江西這幾年、那一天不望軍師調我回京、就好騰出軍師這個人來統率大兵、前去北伐、誰知軍師、竟命林威王獨當如此重大之任、軍師難道還不知道他是一個將材、不是一個帥材不成、錢江聽說、先嘆上一口大氣道、你所說的說話、就是我向天皇說過的說話、無奈我已講得舌敝唇焦、天皇一句不聽、我又把他怎樣呢、李秀成一驚道、如此說來、恐怕我國的國運、是不長久了、現在姑且讓我進宮、再去苦諫一番、若能被我諫醒、乃是天下人民之福、否則我和軍師二人一同歸隱、要保首領才好、那知不然、筆師有偏忠王了錢江聽說、暗中已定主意、嘴上連連稱是那知李秀成去見天皇的時候、天皇正同徐后以及東西二妃、在那御花園中大打蹶躩、一見李秀成前去陛見、花園陛見、句中有刺慌忙停下蹶躩、就命李秀成連同后妃

等人一起坐下道：忠王賢弟，你在外邊多年，可知朝中之事，簡直鬧得不成模樣了麼？李秀成點着頭道：臣弟畧有所聞，因此臣弟初回京來，就來進諫。陛下倘能事事依照軍師施政，臣弟敢保不致多出亂子。天皇忙不迭的搖手道：不對不對。軍師在朕起義之時，確有一點機謀，現在怕是江郎才盡了吧。朕只要單提一件事情，你就知道他的計劃，與朕相左。李秀成忙問那件事情。天皇道：第一次，我們得了湖北的時候，後來官兵打得厲害，軍師就主張放棄湖北。李秀成一見天皇不以錢江爲然，不待天皇說完，忙順其意的答道：此事自然是軍師稍有失算之處，好在現在湖北又歸我們手中，已過之事，不必再談。天皇聽說連連的獎諭李秀成道：忠王賢弟，你的才幹，朕早已說過，勝於軍師十倍。你既回京，朕無憂矣。此時的李秀成，還想憑他的忠心，憑他的力量，要把天國弄好，因此不肯拂逆天皇之意。一見天皇當面誇他，只好答道：臣弟怎及軍師，不過以後每事奏明天王，大家商酌而行，或者不致悞事。徐后大喜的接

口道：忠王叔叔能夠每事來和我們萬歲商酌而行，我說不怕那班滿賊不走。徐后說至此處，忽又冒冒失失的問着李秀成道：忠王叔叔，你可知道東王一死，我們天父現在又臨我們萬歲的身上了麼？徐后自破東王謀晉之後第一件大事，時時刻刻只望秀全收回這個權柄。李秀成雖然知道天父臨身之事是假，但亦順口道：我們天皇本是天子，天父應該只臨他一個人身上的。天皇岔口道：現在天父已經對朕說過，滿清皇室不久即滅，洪氏一定可以一統天下，李秀成便向天皇賀喜道：但願如此，臣弟死也甘心。天皇點點頭，死也甘心一句之下又緊接點點頭三字，令人失笑。道：朕能一統天下，賢弟就是開國元勳，李秀成謝恩道：臣弟之意，要請陛下迅速調回數人，天皇急問調回何人，李秀成道：洪太主守在鎮江已久，不妨將她調回，天皇連說應該應該，李秀成又說道：英王陳玉成守皖已久，也得將他調回，天皇便問何人可以前去接替，李秀成道：曾天養、馮兆炳、黃文金、羅大綱，四人之中請擇一個就是，天皇道：曾天養太會殺人，名譽不好，馮兆炳年紀太輕，沒有閱歷，羅大綱是朕的保駕先鋒，不能離開。

天京、要末還是叫黃文金去吧、李秀成因見天皇對於他的說話、尙能採納、忽又奏上一本道、臣弟聽說東王對於男科狀元朱維新、女科狀元傅善祥二人、都有不甚名譽之事、就是現設的幾處女館、各位王爺、也在常常的進去遊玩、

女傳之設原取男女平權之意、今見李秀成之奏、女館類于妓館矣。

臣弟之意、擬請陛下遣散女館、徐后和東妃吉珠兒、西妃

陳小鷗、三個人一齊接口道、忠王叔叔之言甚是、我們本在奏阻萬歲、不可以

萬乘之尊、長到女館問事、無奈萬歲不肯准奏、

此語似有酸味。

天皇也忙接口道、此等小

事、容後再商、忠王賢弟沿途辛苦、朕當給假三天、可去休養、一俟假滿、再行入朝辦事、李秀成聽說、只好辭別天皇、以及后妃等人、退出園去、尙未走遠、忽聽得徐后的笑聲、似在半空之中、送下、正在不解、可是兜頭碰見劉狀元走來、李秀成忙與寒暄幾句之後、就笑着問道、我聽徐后笑聲、忽由半空而下、却是何故、劉狀元見問、先將左右一望、見沒閒人、方敢低聲答道、天皇的春秋雖富、尙有少年之心、這種笑聲、大概又在打那蹶躓了、李秀成聽說、不禁緊皺雙眉的

說道、服制已經不合情理、怎麼還好去打蹶躃的呢、劉狀元不答這話、單是說道、忠王既然回京、我們辦事的人、就有頭緒可尋了、忠王如沒甚麼公事、我們一同去找軍師去、李秀成點頭道、我正要去找他、我們准定一同前去便了、說着、卽同劉狀元兩個、直向軍師府第而來、及到門口、忽有一個老軍見他去到、一邊向他請上一安、一邊卽在懷內取出一信、呈給他道、軍師剛將此信付與小人、命小人送與忠王的、李秀成接信到手、不及拆看、先問道、你們軍師呢、老軍道、軍師交信之後、已將府中歷年所積的俸銀、統統分給小人等等、他老人家却一個人走出後門去了、李秀成聽說、方才大吃一驚的問那老軍道、你待怎講、老軍又將起先說話重了一遍、李秀成聽完、急叫一聲不好、忙把手上之信、拆開一看、只見信上並無別話、單寫着是、

北伐之軍、雖勝亦敗、金陵之業、雖安亦危、

黃河水決木鷄啼、鼠竄山林各東西、孤兒寡婦各提携、十二英雄撒手歸、

李秀成一面在看，一面已經淚如雨下，及至看畢，更加大哭起來。劉狀元此時已將李秀成手中的信詞看畢，心裏料定錢江已走，忙勸李秀成道：「軍師既走，此事關乎天國命運，王爺現在已非哭的時候，快快回轉宮去，奏明天皇，倒是要緊。」李秀成聽說，方才拭着淚道：「軍師乃是天人，他既脫身以去，大局一定不妙。」劉狀元道：「軍師詞上所說的十二英雄，一句倒與前兩年的童謠相合，莫非應在正副十二丞相身上，也未可知。」李秀成亂搖其頭道：「未必未必，此言當應天皇身上。」劉狀元道：「句上明說十二英雄，又與天皇何干？我却不解。」李秀成沉吟了一會道：李秀成本差錢江一着或在年份上言之，也未可定。李秀成說到此地，忽又把他頭上的那塊黃巾一掀道：「世界茫茫，不可預知，我姓李的，只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兩句，倘若人不去謀，天也難成。軍師既去，國家之事，只有我與總監二人任之的了。」劉狀元聽了，爲之歛歔不已。李秀成急同劉狀元二人，同見天皇。那時天皇不知又爲何事，正在朝堂，要殺一員文官。一見李秀成和劉狀元兩個

恩恩走去，面色慌張，忙問二人外邊出了何事。李秀成便將錢江歸隱之事奏知天皇，劉狀元又將信上句子一起奏知天皇。天皇至此，也曾懊悔起來，頓時淚流滿面的說道：「軍師從前確立大功，現在意見稍稍和朕相左，但也沒甚大害，怎麼忽然走了呢？」天皇尙未說完，看看滿朝文武都在各自流淚。錢江感人深矣忙去吩咐大眾道：「快快分頭去追，那個追到軍師，賞錢二十萬串。」李秀成急搖手阻止大家道：「不必不必，軍師何人，怎會被諸位追着？」李秀成說了這句，又朝天皇說道：「臣弟此時方寸已亂，暫且出朝，倘若想到應辦之事，再來奏知便了。」天皇聽說，只好命劉狀元護送忠王出朝。天皇一等李劉二人走後，急於要將錢江私走之事回宮告知后妃，所以那員文官居然保下性命，總算是錢江的一走，便宜他的。以上所叙，就是那個探子報告曾國藩的說話。曾國藩和彭玉麟二人喜得相視而笑，因為洪氏方面既是走了一位頂天立地的人材，以後行軍無非省力一點之意。當下曾國藩即命彭玉麟，次日盪返防地。彭玉麟走後沒

有幾天，便接到曾國荃由湖北發來的捷報，說是他已幫同胡林翼等人，連克武昌、黃州、興國、大冶、蘄州、廣濟、黃梅各城，擢兵九江。那時正是咸豐六年十二月下旬，曾國藩一見此報，自然大喜，即刻親到九江勞師。曾國荃見他老兄去到，又將一切戰情告知一番，並留曾國藩在營過年。曾國藩不允道：「我還得趁這年底，去到南昌、瑞州等處巡視一次，不能在此耽擱。」曾國荃不便強留，單是叮囑了幾句。賊方的偽軍師錢江已經遁走，湖北又被我方克復。安慶的悍賊四眼狗又被偽天皇調回，換上一個不中用的黃文金前去把守。這些事情，都是我們朝廷之福，能夠再將圍困金陵之策奏准下來，平定大亂之功，恐怕不難奏了的。說話，曾國藩滿口答應，就離九江，先到南昌巡視。次到瑞州巡視，正待回轉祁門的當口，忽見總兵劉騰鴻同着曾大成兩個，進帳阻止道：「連日河水結凍，舟行不便，標下兩個之意，擬請帥座暫駐節此地。」曾國藩聽說，也就領首允諾。劉曾二人退下，曾國藩正在批笥各處的公文，忽見一個戈什哈報入，

說是張天師親由龍虎山來此，有事要見大帥，曾國藩便問道：「他有何事，要來見我？」那個戈什哈又答道：「沐恩見他，似有緊要事情，要來告訴大帥的樣子。」曾國藩聽見戈什哈如此答他，方命請見。相見之下，照例是升坑送茶，始叙寒暄。那知張天師一得坐下，就問曾國藩道：「大帥近來可得府報，沒有曾國藩一愕道：久未得到家信，天師問此，莫非知道舍下出了甚麼事情不成？」張天師見問，不答這話，先請曾國藩除去大帽，要看他的氣色。曾國藩忙將大帽除去，張天師站起身子，走近曾國藩面前，細細的看了一看，又去掐指一算之後，方才坐下道：「還不要緊，今天乃是正月十七，大帥還能趕回府上。」不知疑神疑鬼，鬧些甚麼東西。曾國藩忙接口問道：「可是舍下有了病人，到底是誰？」孝心可見。張天師點頭道：「晚生連日夜觀天象，將星發生黑暈，大概尊大人竹亭封翁必有貴恙。曾國藩本是一個孝子，一聽此話，只嚇得抖擻擻的說道：「現在四處河凍，不能行船，旱路又有賊阻，萬難越過，怎麼是好？」張天師立即答道：「晚生早知此事，所以特地趕來。」曾國藩道：

天師既能預知一切，又是法術無邊，務請替我想一法子，兄弟此時方寸已亂，要末只好單身偷過賊營，奔回家去。張天師搖手道：「不可，不可，大帥的一舉一動，賊方在在留意，萬萬不能越過賊營。若是廝殺，也非旦夕之功。只有晚生且逆天行事一次，用法術，可將尊大人的壽命延留三月便了。」張天師說着，先在他的口中念念有詞，又將那茶碗取到手中，忽向空中拋去，說也奇怪，那隻茶碗，非但被他拋得不知去向，而且竟沒一點水點飛下。曾國藩慌忙站起，奔出庭外去看，並沒甚麼形跡，急又回進，正擬去問張天師的說話，已見張天師又把他的那杯白水杯子，急急取到手中，仍向空中拋去，跟着奔出庭心，朝天一望，似現一驚之色。此處注意忙又鎮定下來，對着曾國藩說道：「晚生已將兩杯茶汁拋至府上空，潑散陰氣，大概可以保得尊大人的三月壽命。」大師一遇凍銷，速速趕回便了。曾國藩聽說，稍覺心上一安，當下謝過了張天師，正待設筵款待，張天師已向曾國藩告辭道：「晚生尚須他處捉妖，不能久留。」曾國藩親自

送出，又命曾大成護送一程，回進裏面，趕忙分函通知國華國荃二人去訖，正在寫着家信，把那張天師用法留命之事，告知竹亭封翁的當口，忽見那曾大成單獨走入，垂手侍立一旁，曾國藩便問他道：「送至何地，你才回來的？」曾大成答道：「送至板橋寺外，標下還待再送，張天師再三不肯，標下只好回轉。」曾國藩微微點頭的問道：「天師可曾和你講甚說話？」曾大成道：「沒甚說話。」曾國藩因爲急於要寫家信，便將手一颺道：「你且退去，小心稽查全營。」曾大成答應了幾個，是方才退了出去。原來他和張天師兩個走在路上，大談一陣，他因希望張天師的法術靈驗，便去問張天師道：「天師既有如此法術，何不將我們敝上的老大人多留幾個月的壽命呢？」張天師搖着頭的答他道：「三個月已是逆天行事，怎麼可以再事多留？」曾大成聽說又問道：「這末三個月總靠得住的了？」張天師又搖搖頭道：「我的說話，你回去不可稟知你們大帥，害他多得着急，我此刻就老實的告訴你吧，我此次專誠來此，原因你們的大帥，能夠對於國家，盡他的

忠心對於家庭，盡他的孝道，所以情願逆天行事，一次保留他那封翁三月壽命，誰知一個人的壽命已盡，任你有何法術之人，也難與天宣戰，照我的法術，只要同時用茶兩杯，便可擊散他們病人房外的陰氣，豈知真有湊巧不巧的事情，你們大帥的那一杯却是開水，水的效力不能抵茶，結過上文曾氏喝此一舉因此不能將那陰氣擊散，歸根說來，就是上天不准我用法術留他壽命，我料半月之外，恐有凶信到來，我當時不敢和你們大帥說明，恐怕急壞他的身子，你此刻既是這般問我，可見你對你們大帥也有忠心，所以告訴你聽，當時曾大成聽見張天師說得如此神奇，又想到曾國藩的不喜喝茶，無非衛生起見，不防竟在此時造成此種現象，方才明白，人生在世，一飲一啄，都有前定，自然還是依照張天師的叮囑，不漏風聲爲妙，曾大成既是打定這個主意，所以回到營中，並未去說與曾國藩聽，曾國藩還當真已保留三月，只望河水迅速開凍，便好回家，當時發出家信之後，沒有多天，忽接他那叔父來信，連忙拆開一看，只見信上

起先說他父親病死之事，後來說到正月十七那天，病人已在牀上不知人事，陡見半空之中，落下多少黑水，說牠下雨，不像下雨，說牠是水，內中又有不少的茶葉，外邊正在鬧那雨水之事，裏邊病人居然好起一半，現在大概無碍等語，曾國藩知道張天師果有法術，心裏自然十分感激，那知直到二月十一那天，河中猶未解凍，曾國藩雖在着急，但聽張天師曾經說過可留三月，那時還沒半月，稍稍好過一點，正在吩咐左右備馬，要想出城巡視，忽見那個曾大成親自急急忙忙的送入一件東西，忙去接到手中一看，乃竹亭封翁的訃文，疾忙抖凜凜的形容拆開一看，方知他的老父已於二月初四逝世，不待看完，早已掩面大號起來，左右人等知道他們大帥丁了外艱，一兵上前勸着節哀辦事，可巧曾國華已從安徽趕至，他們兄弟二人就從瑞州奔喪，所喜阻路的那些賊營，適值奉命去攻南昌，沿途並無阻碍，及至他們二人到家，曾國荃也由吉安繞道奔喪回來，反比他們早到半天，於是一面成服，一面奏報丁艱，不久

奉到上諭，給假三月，所遺職務，着令楊載福就近代理。那時楊載福，因有戰功，朝廷迭加陞擢，已經以提督銜署理湖北鄖陽鎮總兵多時了。當年四月，曾國藩因見假期將滿，復又奏請在籍終制，正是：

閻王教你三更死，
定不留人到五更。

不知朝廷能否允許在籍終制，且閱下文。

評曰：張天師一節，看去跡近神怪，其實仍在理中。此乃作者不敢遺漏一事，亦爲取材之鑒別力也。

俞天
憤著

中國偵探談

（折六） 角七洋大價定 册一

坊間流行之偵探案類。皆出自逖譯東西集。從未有以中國案。作中國偵探小說者。自愈天憤先生。以躬自實體之情事。著成中國偵探案。發行以來。社會莫不人手一篇。歎為小說界別開生面。現本書局又一再商。請俞君。乞將其最近所著。名中國偵探談一篇行世。以饜觀者。全書共七萬言。鈎玄索隱。愈出愈奇。較之前所著之一篇。名中國偵探案者。尤為其詭。作小說觀可。偵探之軌範亦可。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三十九回 劉麗川興兵上海城 曾國華死節三河鎮

曾國藩奏出在籍終制之摺，正在料理竹亭封翁的葬事，一天奉到批摺，不允所請，並且催促假滿回營視事。曾國藩那裏就肯遵旨辦理，五月裏葬過竹亭封翁，六月又上一摺，仍舊懇請終制，批回之摺，仍不允請，且有移孝作忠之語。曾國藩到了九月，因見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復又委委曲曲的奏上一本，說他父亡至今，方寸猶亂，就是勉強遵旨回營，對軍務也難盡心調度，與其遺悞於後，不如聲明在前。朝廷見他說得十分懇切，方才允准，并命將曾國荃的吉字一軍，交與旗人文翼和陳湜二人分統。曾國華的統領職務，交與王鑫代統。王鑫本爲曾國藩一手提拔之人，對於作戰計劃，頗有一點特別長處。廣昌一役，倒也大打幾次勝仗，不防駐紮樂安的敵軍，率了大隊，回竄吉安，官兵寡不敵衆，周鳳山的一軍，首先潰敗，於是王鑫、劉騰鴻的兩軍，不能立足，一同陣亡。那時江西巡撫，又擢旗人耆齡署理，耆撫台因見連喪湘軍幾員健將，派人面請

曾國藩以國事爲重，請他命他兄弟曾國荃擔任總統一職，以救江西生靈。曾國藩也念國事方艱，便命曾國荃速行就任。曾國荃方始進駐吉安，仍以他那吉字一軍做他坐營，沒有多久，忠王李秀成已命賴漢英、洪宣嬌、陳玉成、馮兆炳四個各率精兵一二十萬，合計五六十萬之衆，從那饒州、撫州兩路直趨吉安。此處詳敘江西之戰曾國荃親打頭陣，卽於咸豐七年十二月中旬首先克復臨江府城。同時楊載福、張運蘭、王開化、趙文羣等人先後殺退賴漢英、洪宣嬌、陳玉成、馮兆炳等等的四路人馬，賴洪、陳馮四人因見江西不能立足，卽向浙江竄去。此時左宗棠因丁內艱已回原籍守制，咸豐皇帝只得親自書寫一道廷寄，飛遞曾國藩那裏，命他馳驛浙江督辦軍務。曾國藩到此只好墨經從戎，卽日治裝先到長沙，奏報起程日期，又由武昌經過九江直達南昌，救援浙江的一切軍隊都集河口鎮上。彭玉麟聽得曾國藩到了南昌，親從湖口前去迎接。曾國藩僅在湖口小住幾天，八月下旬卽到河口大營，又因駐守福建的敵軍陳開、李

世賢、陳國瑞、苗沛霖、李昭壽各帶重兵，進陷廣豐、玉山兩縣，江西又極緊張，曾國藩指揮各路人馬，與敵作戰，未能馳往浙江，後接安徽巡撫李續賓的公文，也要曾國藩前去相助，曾國藩只得命國華兼程前往，曾國華去了未久，又接李鴻章、劉秉璋二人的公文，都說情願各率大隊淮軍，去克江蘇，曾國藩知道李鴻章手下有那劉銘傳、程學啟，劉秉璋手下有那徐春榮、同弟徐春臺，都很可靠，當即回文允諾，那時各處的統兵大員，不下二三十路，同時並舉的很多，不才只有一枝禿筆，一時忙不過來，只好先從緊要的一路叙起，現在先講李鴻章、劉秉璋兩個淮軍首領，當時各接曾國藩的回文之後，先行會合一起，再向上海方面進發，原來上海地方，乃是中西人們薈萃之處，商賈雲集，財源富厚，天皇見了早已眼紅，從前錢江未走的時候，常常地逼着錢江派人去取上海，錢江生怕惹起外人交涉，反爲清廷藉口，所以一直並未派兵，及至錢江走後，忠王李秀成接掌兵權，天皇又命李秀成派人進取上海，李秀成要順天皇

之意，只好遵旨辦理，但是他也知道錢江的意思，所以只主計取，不主力敵，當下即令他的心腹，粵人劉麗川，潛往上海，運動華商舉事，成則自然有益，敗則無關他們。此計甚毒劉麗川到了上海，又約一個福建朋友，名叫陳連的和他共事。陳連在申已久，即將滿清政府如何如何不好，天國政府如何如何好法，暗中講給人聽，沒有幾時，上海地方的人士，無不知道此事，誰知舉義的主體人物，尙未得着一個，反被上海道台吳建章知道其事，馬上奔到江督何桂清那裏，獻功。那時何桂清尙駐常州，雖然只與幕僚等人飲酒賦詩，作他的名士生涯，到底上海是他屬境，聽到這個消息，如何不嚇，於是一面出上一張極嚴厲的告示，一面移知向榮，要他派兵去到上海捕捉劉麗川。陳連二人向榮接到公文，也知上海不是作戰之地，不肯發兵，何桂清大怒之下，暗暗奏上一本，擬請朝旨斥退向榮，幸虧朝廷知道向榮爲人老謀深算，不是輕舉妄動之輩，只將原摺發給向榮去看，命他加意防範而已，向榮接到此旨，倒還不甚怎樣，却把

那位副欽差張國樑，氣得三屍暴躁，七孔生烟起來，立即奔到向榮那兒，對着向榮厲聲說道：「姓何的身居兩江總督，問他自從到任以來，究竟作過那件事，我同老帥兩個，雖然沒有即破南京，這兩年來，大小也打上一二百戰的了，不是我和老帥把守這個丹陽，恐怕姓何的，早已不能駐紮江蘇之地了呢。」原來那時江蘇省垣，已爲天國所得，守將汪大成，日日夜夜的，只想衝擊向氏大營，就好和南京地方連成一片，只因向榮既能調度軍機，張國樑復能衝鋒陷陣，所以一座大營，竟把蘇州南京兩處隔斷，平心而論，向張二人之功，似也不可埋沒。張國樑的在向榮面前大發脾氣，也是應該。當時向榮雖也怪着何桂清不是督撫之材，既爲朝廷放來，不好把他怎樣，心裏却已打定主意，預備上海失守，好教何桂清爲難爲難，便和張國樑悄悄的耳語一會，張國樑方才含怒而去。向榮這邊，既然不肯派兵，汪大成那邊，居然派了一枝隊伍，幫助劉麗川行事。劉麗川本在深恨上海道吳建章是個漢奸，一見汪大成派了隊伍給

他，他就打聽得八月二十七的那天，上海城內凡是清官，都要前往孔聖廟中上祭，卽命所有隊伍，統統扮做平民，各携軍械，暗伏聖廟兩邊，以便那天戕官起事。及到那天，江督何桂清，可巧有事來到上海，既到上海，不能不去主祭。劉麗川、陳連二人，一聽此信，自然更加歡喜。一等江督何桂清，上海道吳建章、上海縣袁梓材等等，正在衣冠楚楚，一同上祭的時候，馬上一聲發喊，殺了進去。當下附和的民衆，也是不少，只把那位何桂清，第一個嚇得屁滾尿流。上海道吳建章、上海縣袁梓材兩個，胆子較大，還在口裏打着官腔，大喊拏人。後來瞧見他們手下的差役，反而前去幫助劉麗川那邊居多，方知大事不妙，不是官威可以嚇得退的，只好保護着兩江總督。此地不書名字而書官銜作者之刻筆也妙妙先行逃走。劉陳二人，如何肯放他們幾個，當下又是大吼一聲，一齊追了上去。何桂清因爲老天派他後來要受清廷正法之罪，此時只好讓他當場逃脫，倘若竟被劉麗川等人拏住，將他殺害，豈非反而成全他得殉着國的好名聲了麼。作者何恨何桂清如是之深耶此種語語並出的挖苦之詞使

之哭笑不得惟當時何固
爲貽誤百姓之一人

於是何桂清逃回常州，袁梓材逃回上海縣衙，吳建章、吳觀察最爲劉麗川、陳連二人所恨，當場竟被二人捉下，照劉麗川之意，當時就要結果吳建章的性命，後來還是汪大成派去的一位隊長，主張將他留下性命，以便去易清國城池，劉麗川聽說也以為然，始把吳建章看守起來，那些上海的民衆都說劉麗川、陳連二人能爲祖國復仇，使人可敬，大家都去勸他，一不做二不休，只有先據城池，以作立足之點，不然若被何桂清那邊的大軍一到，二位就難倖免了呢。劉陳二人自然贊成此議，忙又率領隊伍，以及幾千民衆，立刻殺到上海縣衙，逼着袁梓材獻出印信，准他投順天國，那知那個袁梓材却是一位書生，不知甚麼利害，到了此時，還在口中大罵道：本縣世受國恩，曾中兩榜進士，十年寒窗，方才博得這個上海縣官，如何肯投你們這班無父無君的叛逆？劉陳二人當場眼睜睜的被罵，怎能忍受，立刻把手向那隊伍一揮道：快快殺了這個漢賊，好辦別事。大衆聽說，一齊動手，早把這一位清朝的兩榜

進士上海縣官袁梓材袁大令其人頃刻之間割成一個肉餅劉麗川陳連二人既據縣衙急又分出隊伍去守四城尙未布置妥當駐滬的美國領事馬遐氏忽去向劉麗川要求保釋吳建章又說吳建章雖然反抗天國却是政治犯外人應該保護的劉麗川聽說甚爲不悅當場就駁馬遐氏道此人乃是我們敵人軍中俘虜只有軍法從事況且貴大總統自從和我們天國通商以來彼此已有交誼怎麼貴領事竟向我們保釋俘虜起來馬遐氏聽說無言可辯只好退去不過又去暗中設法買通看守吳建章之人吳建章竟得逃入馬遐氏的領事館中不久又逃到常州何桂清恐怕清廷見責只得撥給吳建章一千兵士命他規復上海吳建章雖然領兵如何敢去攻打上海只好駐紮儀徵算在相持罷了相持二字上面加一算在令人捧腹劉麗川也知吳建章無力去攻上海便將經過事實稟知李秀成那裏李秀成忽見上海竟爲天國所有不禁大喜一面重賞劉麗川陳連二人並令小心把守城池一面派兵收復江蘇各處小縣劉麗川奉命之

下、認爲清國官場、都是和吳建章袁梓材一般人物、未免有些驕氣、以致沒有幾時、復被李鴻章劉秉璋兩路人馬、奪了過去、因爲李鴻章這人、平時歡喜看西洋的歷史書籍、知道他們的炮火厲害、便想一到上海、先練外國人統帶的洋槍隊、以制敵人、便在路上、卽將此意、去和劉秉璋商酌、劉秉璋忙笑答道、兄弟每事不肯自己作主、非得問過我這門人徐某、李鴻章聽了大笑起來道、仲良、你未免太覺忠厚老實了、李鴻章說着不與劉秉璋再說、便自己作主、吩咐劉秉璋的左右道、這末快將徐參贊請來、左右奉命去後、好久、劉秉璋尙在自語道、這樣最好、就讓他來替我作主、李鴻章笑上一笑道、如此說來、你若沒有這位貴高足、你又怎樣、劉秉璋也大笑道、不過仍去做我翰林、或竟回家去吃老米飯去、劉秉璋說話未完、卽指着外邊道、你來你來、快快替我出個主意、李鴻章站起往外一看、只見徐公已經飄然而入、筆致有仙李鴻章忙請徐公坐下、卽將他想去到上海、先練外國人統帶洋槍隊的意思、說給徐公聽了、徐公想

上一想道、照晚生之意、殊可不必、因爲太平天國方面、雖在和清朝爭奪天下、他的宗旨、確極正大、誰也不能說他不是、不過手下的那班悍將、狼兵、一破城池、就是奸焚殺掠、這便是大大的不是、分得清楚話雖如此、我們國內的戰事、只好視作一家人的兄弟爭吵、似乎不必請教外人、徐公說到這裏、更加將他的聲音放重了一些、接續說道、從前吳三桂的前車可鑒呢、李鴻章聽說、忙又辯說道、洋人文明、頗講公理、何致步那吳三桂的後塵、徐公又說道、就算不步吳三桂的後塵、這些洋槍大炮、未免多傷生命、公豈不知這班兵士、每月僅吃幾兩銀子的餉銀、戰勝的犒賞、每人也不過派到幾兩銀子、一經戰敗、屍骨卽填溝壑、古人所說那句、仁不掌兵、義不掌財的說話、只可說在三代以前、不可說在三代以後、況且同時還有那句、殺一不仁而得天下、吾不爲也之語、晚生總以炮火太覺殘忍、李鴻章聽到此地、知道徐公乃是劉秉璋的靈魂、一見靈魂不甚贊成此舉、那個軀壳當然也不贊同的了、當下暗打一個主意、卽向徐公拱

拱手道、兄弟正爲此舉、是否可行、來與你們貴師生二位商酌、此刻杏翁既不贊成此舉、我們將來再談吧、說着便即告退、劉秉璋却在一旁、不知李鴻章之意、還在叫着李鴻章的名字道、少荃、這件事情、關係匪小、我們准定從長商議吧、

徐公反對此舉一爲仁心二爲不願引入外人說有見地

徐公反對此舉一爲仁心二爲不願引入外人說有見地那知劉秉璋的說話未完、李鴻章早已走得不知去向、劉秉璋始問他的這位門人道、少荃乃是一位奇才、你怎麼反對

他的計策、徐公微笑道、門人的意見、已經表示他聽、既來商量、當然要得我們這邊同意的、門生此刻料定李公必定不肯放棄他的主張、不久就有公文前來、要和我們分道揚鑣的了、劉秉璋聽了大驚道、如此怎麼好呢、徐公道、沒有甚麼道理、就是各幹各的也好、劉秉璋忙又說道、這末你何不下卜文王卦呢、徐公笑着搖頭道、門生偶爾卜卦、無非得牠一點先機而已、那能事事卜卦、劉秉璋聽了、連連點頭稱是道、不錯不錯、殺一不仁的說話、本是武王的事情、文王本是武王之父、豈有贊成用那炮火之理乎、

迂得可笑然亦一位中與名將日後位至可贊或爲忠厚之報歟

誰知沒有

幾天，果接李鴻章的公事，說是彼此意見相左，不便合在一起行軍，敵軍自赴上海，練那洋槍隊云云。劉秉璋便問徐公怎樣辦。徐公道：覆他一道移文，准定各自進兵。劉秉璋甚以爲然。作者之筆總帶一點尖刻後來李鴻章果然走到上海，用了幾個洋人，統帶手槍隊，上海被他克復，竟得署理江蘇巡撫。當時的劉秉璋既與李鴻章分道而行，他便進兵皖境，仍由徐公調度。一連打上幾個勝仗，天國方面深怕安慶有失，急命四眼狗英王陳玉成遙領安徽，陳玉成便派他的大將顧王吳汝孝率領五萬老萬營的人馬，扼守舒城。老萬營乃是廣西起義之軍，世人稱爲老長毛的人，既饒勇精幹，見陣又多，因此老萬營的兵士，一個可以抵百，他們一到舒城，天國方面的軍威又是一振。皖撫李續賓急與部將曾國華、劉錦堂、鄒玉堂、趙國棟等人商議道：敵軍既派重兵扼守舒城，我們只好撤圍廬州，以待援兵如何？大家都說：只好如此。李續賓便下一命令，着卽緩緩退行，以養兵力。顧王吳汝孝忽見李續賓撤圍而去，不知是何計策，不敢追趕。李續

賓約行五十餘里，已抵三河鎮上，因見天色已晚，下令紮營，大家正吃晚膳之際，忽據探子報到，說是四眼狗陳玉成，忽把他的大營，移駐金牛堡地方，李續賓急把手中的飯碗一放，對着衆將道：「我們何不就在今天晚上，去劫四眼狗的大營，以作先發制人之計？」大家聽說，無不鼓掌稱善，只有曾國華一個人，仍在自顧自的吃飯，李續賓一見曾國華似有不甚贊成之意，忙問道：「溫甫當此生死關頭，怎麼這般冷冷？」曾國華見問，方始放下飯碗道：「你在問我意思麼？我也不過想留這個腦袋，再在世上吃幾年飯而已。」李續賓一驚道：「溫甫何故說此忿話？」曾國華道：「卑職曾國華起先確在生氣，所以對於上司直說我字，此時見李單獨相問，氣方稍平，故稱卑職，作者處處留心，閱者注意。自從跟隨大帥以來，那一場戰事，落在人後，既來爲國出力，戰死本是應該，不過家兄曾經誥誡過的，死有泰山鴻毛之分，前一提今夜如去劫營，彷彿以蛾撲火，萬難倖免，李續賓接口道：「這是溫甫太把這隻四眼狗看重了，我們前去劫營，頂多空走一趟，決不會吃敗仗的。」曾國華知道拗不過他這上司，只好允諾，李續賓方始大喜，忙

忙下了一令，三更造飯，五更進兵，不得有誤。違者軍法從事。一到五鼓，李續賓又命三軍人脚枚馬勒口，就此殺奔金牛堡上，去撲陳玉成的坐營。那知陳玉成本是一員戰將，這天白天，因見天有大霧，恐怕有人前去劫營，他就急下一令，趕快殺到三河鎮上，好教官兵不防，所以陳玉成竟和李續賓的軍隊，走了岔路。陳玉成對於安徽地界，又極熟悉，於是竟被他抄到李續賓的後面。那時李續賓的軍隊，還離三河未遠，一聽後面忽有喊殺之聲，始知反而中了敵人之計。慌忙下令，前隊改作後隊，後隊改作前隊，趕緊殺了回來。眾將因有大霧，人人都有難色。曾國華到了此時，陡的睜大雙眼，對着眾將發話道：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後有生。諸君若不拚力殺賊，這是難免全軍覆沒的了。眾將聽說只好只好二字已是敗象殺奔上前，走未幾步，正與陳玉成的大隊相遇。原來陳玉成的隊伍，平生未曾敗過一次，只有在那二那河地方，曾與曾國華的軍隊戰過一場。吃過一個敗仗，所以一見有了曾國華的旗號在內，要報舊仇，自然不要命的。

直撲上來，幸虧李續賓手下，除了曾國華之外，其餘也是一班戰將，雙方這場大戰，可稱空前之舉，不防李秀成又命李昭壽、苗沛霖兩路人馬，沿着白石山而進，來作陳玉成的後援，一聽前邊已有大戰，卽向官軍的後路抄去，如此一來，李續賓的軍隊，頓時圍在核心，正是

一門忠義諸人贊，蓋世英雄一命休。

不知李續賓與衆將有無性命之虞，且閱下文評曰：此回敘事，凡遇無關之戰，全用簡筆緊要之戰，全用詳筆，此乃古文中開承轉合之法，非等閒之小說也。

三國志

字大本足

書本

十二厚册裝二錦盒 原價五元 特價祇售二元

全用四號大鉛字精印。紙張為無光厚報紙。字大行疏。不傷目光。書中情節及金批毛評。一行其舊。並多加「考證」一項。按節依照正史而詳考其出處。或誤或無。一加以說明。俾讀者於讀此書之餘。能明瞭三國之真實事蹟。至印刷之鮮明。校對之準確。猶其餘事也。請讀者於購買時。注意「大眾書局印行」字樣。

三國演義。乃情文雙茂。百讀不厭之說部。可供消遣。可傳子孫。惜近日坊間所出版本。皆石印小字。且多用劣紙。因價較廉。購閱之殊。不知此等劣紙。最傷目光。一部未完。雙眼近視。不成終身無窮大害。重錢輕身。實非得計。故諸君不買則已。若買則非買本書不可。因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四十回 不忍欺邪人欺正士 無可責老父責嬌兒

曾國華一見他們自己的隊伍都被天國之兵圍在核心，急把馬繮一緊，奔至李續賓的身邊說道：「大帥不必着慌，我們此地現有十幾員戰將，還好與敵人拚死一戰，能夠殺出重圍，一天之喜，倘若不能，也有自處之法。」李續賓帶着慘音的問道：「可是大家自盡麼？」曾國華點頭道：「自盡總比被那敵人生擒好些。」語壯李續賓聽說，連連點頭答道：「自盡甚是，准定如此。」說着，急命中軍統領副將彭友勝、參將胡廷槐去敵那個四眼狗，又命鄒玉堂、劉錦堂去敵苗沛霖。李昭壽二人自己率領諸將，同着曾國華連喊帶殺，往來接應。常言道：「一人拚命，萬夫難當。」況且李續賓本是一員大將，曾國華更是年少英勇，竟把陳玉成、李昭壽、苗沛霖的幾路人馬殺得不能一時圍合攏來，只把土銃飛箭如蝗蟲般的打進，這樣的又戰了半天。李昭壽忽一個人大喊道：「我們數萬之衆，難道真的還戰不過官軍一千多人不成？」李昭壽喊了這句，即命他的小兒隊直撲曾國

華一個、原來李昭壽所用的小兒隊、盡揀十三歲以上、十七歲以下的童子、訓練成軍、上起陣來、專門滾到敵軍陣前、去砍敵將的馬足、馬足既被砍斷、任你如何饒勇的將官、也要跌到地上、一個不及、必被土銃打死、這個法子、百發百中、當時曾國華一見敵方又用此法、只好趕緊先行縱下馬來、對着那班小兒隊、大吼一聲、立即一口氣的殺死了二三十個、小兒隊頓時也起了一陣鬨聲、飛奔的退了開去、曾國華此時已經殺開一條血路、正待保着李續賓逃出重圍的當口、陡見李續賓在他馬上、忽把身子搖了兩搖、只見向後一仰、早已摔下馬去、曾國華至此、始知李續賓定是中了子彈、趕忙飛步奔到李續賓的跟前、把他一把拖起、那知李續賓可已不能站立、一連吐出幾口鮮紅、只把眼睛望了一望四處道、我們快快自盡了吧、我已不能再走、曾國華悽然的點首道、卑職就此伺候大帥走路吧、曾國華的吧字剛剛出口、順手把刀向他咽喉之上、一抹、碎的一聲、倒於地上、殉了清廷之忠的了、李續賓一見曾國華已經

自刎，他也將牙關一咬，跟着自刎。他們二人已經殉難多時，他們的那班將官還在和敵人廝殺，毫不知道，但因寡不敵衆，萬無勝理，於是也有自盡的，也有被敵人斬殺的。這場戰爭的結果，完全全軍覆沒，並未剩下一兵一卒，一人一馬。寫得有力，表得有神陳玉成、李昭壽、苗沛霖等等，雖見清軍已經全軍覆沒，忽又想到那個曾國華，曾經殺開一條血路，恐怕在逃。曾國華倘若不願李續賓這人，他於殺開血路之際，本可逃生。大家忙去把那戴有頂子的屍首，一個個的翻盪開來看過，後來看見曾國華果同李續賓兩個，自刎在一起的，始把他們二人的首級割下帶去獻功。李續賓、曾國華同着大衆將士，既已殉難，曾國藩那裏，首先得報，一聽他的兄弟陣亡，并且不能歸元，頓時大叫一聲，暈了過去。左右慌忙救醒，曾國藩又一面以手搗他胸膛，一面垂淚的點首道：「這也算是死得重於泰山的了。」又提此句，映照前文。急命文案，用了六百里加緊的牌單，飛奏朝廷。咸豐九年二月，奉到上諭是：陞用知府候選同知皖軍統領曾國華，三河殉難，可憫可嘉，着以道員從優議卹，其父曾驥雲教子有

方賞給從二品封典以示優異，同日又有一道上諭是，署安徽巡撫李續賓歷年帶兵轉戰湘鄂皖贛等省，旋署今職，雖未即日克復防地，既能爲國捐軀，忠勇殊覺可嘉，所有生前一切處分，應卽撤銷，着禮部妥擬謚法，并將一生事蹟付國史館立傳，殉難地方准立專祠，以示篤念已故勛臣之至意，所遺皖撫一缺，卽着該故撫之胞弟湖北布政使李續宜陞署，此次陣亡將士，除曾國華一人業有明諭交部辦理外，其餘統着新任巡撫迅速查明分別奏知，一體從優議卹，欽此。曾國藩自從他那國華兄弟殉難之後，對於克敵之志愈加濃厚，一天接到李鴻章已克上海之信，趕忙回書，命他迅速肅清江蘇的殘敵，再行幫同進復浙江，過了幾天，又接劉秉璋克復三河鎮之信，說是業將李續賓曾國華兩個無頭的屍體覓得，分別棺殮，殯於就近，請卽移知李故撫家屬，以及迅速派人去搬曾國華的靈柩，曾國藩回書照辦之後，又知朝廷已派旗人和春爲欽差大臣，會同向榮張國樑二人，規復南京，因思朝廷既有上諭，命和春向

榮張國樑三人規復南京，國荃所上那個圍困南京之計，暫時不便再奏。現在最要緊的事情，第一是籌軍餉，各處釐金局的委員，賢能者固屬不少，貪墨者未必無人。若要釐金辦得不致病國殃民，只有嚴行考察屬吏。原是曾國藩想至此處，立下一道手諭，說是凡有潔身自好，懷才不遇之士，准其來營投効，果有真才實學，由本大臣攷察言行相符者，得以量才錄用，以明爲國求賢之意。

曾國藩如此辦法也算審
管周詳的了，詎知不然沒有幾天，就有一個自稱嘉興秀才，名叫王若華的，來到大營，上了一個理財的條陳，曾國藩拏起一看，只見那個條陳摺上，非特寫得一筆靈飛經的字蹟美秀齊整，而且說得頭頭是道，確非人云亦云之談。曾國藩未曾看畢，先就一喜，一等看畢，趕忙吩咐傳見戈什哈，導入簽押房內。曾國藩見是一位年約三十多歲，眉清目秀的文士，便將他的手，向那個王若華一指道：「隨便請坐。」那個王若華聽了，連忙恭恭敬敬的先向曾國藩請了一個安，方才朗聲說道：「大人乃是國家柱石，位極人臣，名重遐邇，若華不過一個秀才，就當

大人是我宗師，也沒位子好坐。曾國藩聽了此話，又覺此人聲清似鳳，謙謙有禮，心中又加一個高興。馬屁無形，拍上矣。便對他微微地一笑道：「有話長談，那有不坐之

理。那個王若華只好謝了坐下。其實不過半個屁股搭在椅上罷了。形容王若華的狀態，一見便知不是

善類，但是曾國藩素以忠厚待人，從未遇過歹人。曾國藩先去和王若華照例寒暄幾句，方始提到理財之事。王

若華就口若懸河，舌粲蓮花的說了一陣。曾國藩邊聽邊在撚他鬍子，及至聽

畢，含笑的大贊道：「足下少年英俊，又是一位飽學之士，人才難得，兄弟一定借

重。打一寶，打中。王若華聽說他的臉上，並無一點喜色，反而現出栗栗危懼之容的答

道：「若華的來意，原想投効門下，以供驅策，誰知方才在那營外，瞧見此地的軍

容，此刻一進來，又見大人的談吐，早把若華的向上之心，嚇了回去。實在不是

自謙，真的有些自餒起來。曾國藩不待王若華說畢，忙接口問道：「怎麼你見我

的軍容，莫非勝於別處不成？」曾國藩說到這句，忽又呵呵的自笑起來道：「恐怕

足下有心謬贊老朽的吧？」王若華一見曾國藩這般說法，連忙將他的腰骨一

挺朗聲答道：非也。若華不敏，平時在家，除了悉心研究理財之學外，也曾翻閱幾部兵書，雖然未知其中奧妙，却也懂得一些皮毛。此次浙江失守，天國方面的隊伍，每日來來往往，路過敵縣，簡直沒有一天斷過。僞忠王李秀成的隊伍，還算天國之中的模範軍隊，固然不及此地的軍容，就是若華沿途來此，第一次瞧見李鴻章的軍隊，一式全是外國服式，外國槍砲，亮光可以迷人之目，巨聲可以破人之胆，然而都是外軍，實無足道。第二次瞧見向榮張國樑的軍隊，所有兵士，個個摩拳擦掌，雄糾糾的也可嚇人，按其實際，只可稱為野蠻軍人。第三次瞧見那個人稱鮑老虎鮑超的軍隊，晴天白日，大營之中，雜有婦女嘻笑的聲音，真正不成體統。第四次瞧見和春的旗兵，個個兵士，提着鳥籠，個個將官，吸着旱煙，只有使人發笑。直有此等現象，所以曾氏信之。說到大人的軍容，非但是嚴肅之中，含着雍穆之氣，而且所有的軍裝，雖敵而潔，所有的軍器，雖舊而利，小至一個伙仗，吐屬都極斯文，大至一位將官，對人亦極和靄，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

不克就是所有的水師船舶，別樣誇不勝誇，單看牠的船板，可以光鑿毛髮，一個勤字，已足見在上訓練有方，教導有法了。王若華一口氣，猶同黃河決了口的一般，說個不休。曾國藩却在聽一句，把頭點一下，一直聽畢，不禁撚鬚微笑道：「足下如此留心軍事，實屬可嘉。雖在謬贊，敝營兵將也還不離邊兒。」曾國藩說着，又問王若華道：「足下只見我軍外表，尙未瞧見內容，好在此刻無事，我就陪你前去仔細一看，果有應該改良之處，足下須要實說，不妨爲我指陳。此是國家的軍隊，凡爲士民的，應有供獻之責也。」王若華連忙先站了起來，道：「若華極願一瞻內幕，也好學點王者之師的法度。」曾國藩一面連說過獎過獎，一面已滿臉春風的站了起來，陪同王若華去到外面，內自軍需，外至糧軍，上自參贊，下至兵士，沒有一處不陪著王若華細細看過。王若華自然看一處，竭力贊揚一處，不過所有贊揚的說話，都是有憑有據，不是空口虛譽。卽有句把供獻之言，也是貶中帶褒，極有分寸。曾國藩這天十分高興，等得回進裏邊，有人送

進緊要公事，請他立即畫行，以便發行。他却雙手亂搖道：「有客在此，你們怎麼這般不分緩急的呢？」說着，將手一揮道：「拏去請文案上代我畫行，就是曾國藩剛剛說了這句，又忙阻止那人道：『彭大人不是來了麼？你們就去請他發了吧。』」

曾氏究竟不肯因此
換了公事使人可佩

那人可是天下聞名，水師之中的好手。彭雪琴彭大人麼？曾國藩點點頭道：「正是此人，他是兄弟的門人，足下也知道他有水師之學麼？」王若華忙答道：「怎麼不知！現在天下的人才，盡出大人門下，誰不知道？曾國藩道：「這末足下不妨隨便論論，現在一班帶兵的人材呢？」王若華即答道：「若華不敏，那敢謬發狂論，以論天下人材，不過平時所知道的幾位，姑且說給大人聽聽。」左季高左京堂才氣磅礴，勇於負責，人不敢欺。胡潤芝胡中丞，精明強幹，爲守兼優，人不能欺。彭雪琴彭京卿，時已保五品京堂廉明公正，嫉惡如仇，人不可欺。楊厚菴楊軍門，進戰有法，退守有度，人不可欺。李少荃李觀察，學貫中西，文武兼備，人不得欺。劉仲良劉編

修、忠、厚、待、人、和、平、接、物、人、不、必、欺、駱、秉、章、駱、中、丞、心、細、如、絲、才、大、如、海、人、不、容、欺、官、文、官、大、人、辦、事、顛、預、用、人、不、明、人、不、屑、欺、勝、保、勝、大、人、飛、揚、拔、扈、喜、怒、無、常、人、不、愛、欺、至、於、大、人、愛、民、如、子、愛、才、如、命、公、正、無、私、道、德、高、尚、知、國、不、知、有、家、爲、人、不、知、爲、己、人、不、忍、欺、曾、國、藩、聽、到、這、句、忽、然、大、笑、起、來、道、如、此、說、來、兄、弟、可、以、不、必、防、人、了、此句王若華應該足、下、所、論、甚、是、現、在、安、徽、太、和、鎮、的、釐、金、局、江、露出西、景、德、鎮、的、釐、金、局、一、同、需、人、前、去、接、替、不、過、太、和、鎮、的、稅、少、事、閒、景、德、鎮、的、稅、多、事、忙、足、下、初、入、仕、途、兄、弟、想、請、足、下、去、辦、較、爲、清、閒、一、點、太、和、鎮、吧、王、若、華、慌、忙、接、口、道、慌忙之色大有破綻可抓惜乎曾氏真以待人固不防其有詐也可嘆若、華、雖、然、初、入、仕、途、但、是、年、紀、尚、輕、應、該、去、做、稍、忙、一、點、的、事、情、若、要、偷、懶、何、必、出、來、做、事、如、此、存、心、真、是、狗、彘、之、不、若、矣、國、藩、那、時、何、嘗、防、到、這、位、王、若、華、茂、才、要、想、選、擇、優、差、以、達、他、的、目、的、當、下、還、在、和、他、客、氣、連、連、的、答、道、言、重、言、重、足、下、既、肯、去、吃、辛、苦、更、是、使、人、可、敬、的、了、且、請、就、在、文、案、房、裏、隨、便、耽、擱、一、宵、兄、弟、明、天、就、下、委、札、足、下、好、去、到、差、王

若華又問道，釐金局的介款，不知幾時一介。曾國藩道：照兄弟初定的章程，每月一介，誰知現在都弄得拖到兩三個月一介了。若華道：若華如去接差之後，一定有款即介，不定時期。曾國藩又答道：足下去做模範，兄弟更加佩服。王若華至此，已經如願以償，當即告退。曾國藩送出王若華之後，還在一個人背了雙手，踱着方步的自語道：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地無才，只在爲上者有以求之耳。此處不是挖苦曾氏，乃是作者描寫曾氏胸中只有善字沒有惡字之筆曾國藩一邊口上唸着，一邊脚下踱着，忽然抬頭看見一個戈什哈，站在門外，似要回話的樣子，急問何事。那個戈什哈方敢走入回話道：回老師的話，彭大人有事稟見，已在外邊候了多時了。曾國藩聽說道：快請快請，等得彭玉麟走入，曾國藩一面請他坐下，一面笑着說道：方才因會一位嘉興秀才，談久一點，賢契已將我的公事代爲看過，發出了麼？彭玉麟也笑答道：早已發出，不過現在世風不古，人心難測，老師怎麼擬委一位不相識的去掌財政起來呢？此即是彭氏剛直之處曾國藩微搖其頭道：你話雖

是不過我們身爲大臣的，只知才不才，不問識不識，而且不可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曾國藩說到這句，恐怕彭玉麟再去和他辯駁，忙接着問道：賢契此次前來見我，有何要公？彭玉麟已知其意，便也不提此事，單答着道：門人此次來見老師，倒非公事，乃是一樁私事。曾國藩聽了，很關切的問道：甚麼私事，快快說出，我好帮你斟酌。彭玉麟蹙額的說道：小犬永釗，雖承家叔替他娶婦生子，無奈久離門生，未曾受着家教。家叔呢，溺愛不明一點，也是有之。如今竟鬧得出入縣衙，包攬訟事，家鄉一帶，早弄得怨聲載道。門生屢次去信訓斥，仍是怙惡不悛。門生將他責無可責，特來請教老師。彭玉麟說到此地，忙在身邊摸出一大包家信稿子，呈給曾國藩去看。曾國藩先將上面的一張拏起一看，只見是：

榮兒入目，聞家中修葺補過齋舊屋，用錢共二十千串，不知何以浩費若斯，深爲駭嘆。余生平崇尚清廉慎勤，對於買山置屋，每大不爲然。見名公鉅宦

之初獨惜一敝袍、而常御之、渠尋見余、輒駭叱何貧窶如此、余非矯飾、特不敢於建功立業、享受大名之外、一味求田問舍、私圖家室之殷實、常思謙退、留些有餘不盡之福分、待子孫享受、莫爲我一人占盡耳、對於開支用度、亦不肯浪費多金、是以起屋買田、視作仕宦之惡習、己身誓不爲之、不料汝並未請示於我、遽興土木、既興土木之後、又不料汝奢靡若此也、外人不知、謂余反常、不能實踐、則將何顏見人、今小民居舍被焚、無足蔽風雨者、都露宿郊原、臥草薦上、官員亦多貧乏、兵丁久缺餉銀、而余居高位、食厚祿、乃猶有餘資以逞奢、是示人以盜廉儉之虛名、非所以同甘苦者矣、小子狂妄、使余愧赧、竊念汝祖母汝母在日、必不能任汝妄爲、此亦汝叔祖溺愛之故也、

父字

曾國藩一面在看、一面連連點頭、等得看完、又向中間抽出一張、拏起一看、見是彭玉麟給他叔父的信稿、上面寫着是、

叔父大人尊前，姪最恨者，倚勢以凌人，我家既幸顯達，人所共知，則當代地方上謀安甯，見窮厄，則量力以扶助，以銀錢見疾苦，則溫諭周恤，無盛顏榮兒，年日長，書不讀，乃出入衙署作何事，恐其頻數而受人之請托，以枉法，或恐官長以姪位居其上，心焉鄙之，而佯示以親善，總覺惹人背後譏評，請大人默察其爲。

曾國藩看完這張稿子，又去抽出一張，只見寫着是：榮兒入目，汝能以余切責之，緘痛自養，晦蹈危機而知懼，聞善言而刻守，自思進德修業，不長傲，不多言，則終身載福之道，而余家之幸也。歷觀名公鉅卿，或以神色凌人者，或以言語凌人者，輒遭傾覆，汝自恃英發，吐語尖刻，易爲人所畏忌，余少時頗病機械，見事之不平者，輒心有所恃，片語面折，如此未嘗不可振衰綱，伸士氣，然多因是遭尤怨，官場更險途也。余非貪仕祿而屈節自抑，所以保身也，汝宜慎之。

曾國藩又看完這封方對彭玉麟笑道、我們這位小門生、嬌養慣了、或者有之、但是父子之間、不必客氣用事、只要賢契善爲教之、必能成人的、彭玉麟聽說、却氣哄哄的答道、如此劣子、只有將他召至門生身邊、施以嚴教、曾國藩點點頭道、這個辦法最好、曾國藩剛剛說到此地、忽見探子來報、說是僞忠王李秀成、又有窺視武昌之意、業調四眼狗一軍、進攻勝保勝欽差去了、曾國藩彭玉麟二人、頓時一同大驚起來、正是、

三次家書方看畢、一場大戰又將臨、

不知他們師生聽見此信、又有何計、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描寫王若華之邪、益見曾國藩之正、下半回緊接到彭玉麟訓子之事、此書布局、非無邱壑者、

白話短篇小說

新說部叢刊

已出二冊 每冊定價四角(六折)

●第一集

▲王理堂著

- (一)一封情書
- (二)兩童子
- (三)三個女學生談話
- (四)最後一分鐘
- (五)男同學
- (六)醋意一
- (七)醋意二
- (八)新家庭
- (九)第一次接吻
- (十)黃包車
- (十一)是兵
- (十二)怨耦
- (十三)怪老人
- (十四)互助的學友

●第二集

▲黃天石著

- (一)這樣也過了一世
- (二)這是誰的罪惡?
- (三)摩託車裏的人
- (四)少爺，局長，軍犬
- (五)那一個女兒活?
- (六)我殺的是誰?
- (七)乞丐手裏的鈔票
- (八)小客棧，督軍府
- (七)沒目的底墮落
- (十)最後一面
- (十一)老爺回來了
- (十二)大雨裏
- (十三)可憐的球花
- (十四)月光底下
- (十五)一個墮落的女校長
- (十六)少奶奶的手
- (十七)大家庭底下的元旦
- (十八)秋墳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四十一回 惟我稱尊墮人僧王計 予人以善低哦勝保詩

彭玉麟一聽探子探報，急對曾國藩道：「小犬之事，不過關乎門生一家，武昌之事，真是關乎全國。」門生此刻就別老師，趕回防地，彭氏仍駐湖口調齊船舶，聽候調遣。曾國藩連連點首道：「快去快去，候我信息。」曾國藩一等彭玉麟走後，一面連辦了札子，命那王若華前去到差，速收稅款，介到大營候用。一面飛調霆字軍鮑超、淮軍第二軍劉秉璋，一同去援湖北。自己移駐撫州，辦理軍務。誰知還沒接到鮑劉兩路的回報，又接探子報到，說是武昌已經失守。代理巡撫陶恩培被那敵軍中的李昭壽砍去腦袋。總兵王國材以下二十四員將士，一同陣亡。所有武昌的潰兵，統爲李昭壽、賴文鴻、譚紹洸三枝人馬所收。官文、胡林翼都與阿多隆阿、李孟羣等人，僅以身免。退守漢陽。曾國藩一得此信，連連跌脚道：「我當天國之中的錢江遁走，石達開入川，僅剩李秀成一個，或者不致再會猖獗。豈知竟是如此厲害。」曾國藩發急一會，正待發信去調曾國荃曾貞幹的當口，忽

接會國荃的詳報，方才知道此次事變內容，原來忠王李秀成本來十分重視，北伐起初連接威王林鳳翔的捷報，不到兩月已經殺到大名府境，聽他口氣，卽日便可殺入北京，李秀成聽說雖然歡喜，但怕孤軍深入，沒有後路，援兵必致債事，乃派賴漢英洪宣嬌二人作爲北伐後援隊長，猶未起程，忽又得到林鳳翔的捷報，說是業已殺進天津府城，守天津的是袁蘆鹽運使楊霈，天津知府石贊清，天津知縣謝子澄等人，僅以身免，逃出城去，數日之內，必可殺入北京，千萬不可再派援兵，以分其功，李秀成因知大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好吩咐賴洪二人暫緩北上，於是天天盼望捷音，那知直過一月，並無捷報，李秀成至此，情知不妙，赶忙派探打聽，據報說是清國初見威王如此厲害，正擬返都的時候，忽納僧格林沁會親王的計策，卽由僧王去攻威王正面，勝保回兵去攻威王的後面，首斷糧道，次用火攻，威王竟至全軍覆沒，照清國之意，就要乘勝另以滿州的鐵騎兵，直攻南京，因聞英法兩國的洋兵，似有北進之意，方

才去防洋兵，沒有派兵南下，筆伏李秀成得此噩耗，嚇得昏厥過去，左右將他救醒，想了一想，始命李昭壽、譚紹洸、賴文鴻、馮兆炳、曾天養等人去取武昌。那時官文、胡林翼、多隆阿、都興阿、李孟羣幾個，也知英法兩國爲了廣東方面的交涉，一拖幾年，沒有解決，一同照會北主，嚴詞詰質，大有開戰之意，都在急得走頭無路的時候，官文又是宗寶，就想提兵勤王，無奈湖北方面，自顧已是不暇，怎有兵力可分？官文因此又與胡林翼爭吵一場，胡林翼氣得吐血，臥病在牀。軍事之權，暫歸官文處理，李昭壽即用一枝奇兵，誘出陶恩培，將他殺死，取了首級，賴文鴻、譚紹洸等人乘勝而進，佔了武昌。官文、胡林翼只好退守漢陽。官文至此，始知軍務事情，他幹不下，諺是該殺忙又全權托付胡林翼去辦。胡林翼因見事已到了如此地步，埋怨也是空文，只得帶了病的，再去遣兵調將，以備恢復武昌。豈知天國的兵將，守得猶同鉄桶一般，萬難攻入，只好飛向僧王那兒乞援。接到僧王回文，說是已檄勝保南下，指日可到。胡林翼等了許久，毫沒影

信、急再命人探聽勝保的行蹤，得到回報，說是勝保有恃戰勝林鳳翔之功，竟在天津一帶橫行不法，他的兵士已是奸焚殺掠，甚於敵軍，他自己的惡跡，書不勝書，單講他竟敢把一位休致在家，前任禮部尙書林和靈的兒媳朱氏，搶到營內，逼她裸體陪酒，朱氏要保性命，只得依從，勝保還要不暢所欲，凡是妓女相公所不肯爲的把戲，勝保該殺不是其有保駕早已正法都要逼着朱氏去幹，朱氏沒法，方才一頭撞死階下，勝保僅將屍身安埋了事，現在仍在演戲飲酒，沒有行期，胡林翼得到此信，再向僧王那兒催迫，僧王嚴檄勝保南下，且有若再不行，按軍法從事之語，同時勝保的胞姊文殊保，也去逼他動身，否則要去奏知皇上，因爲文殊保和咸豐皇帝的一個妃子有點瓜葛，不常進宮去的，勝保至此，方才南下，但是一到湖北邊境，仍舊按兵不進，後來總算是駐紮河南的那位琦善琦欽，差因見僧王勝保和春等人都在拚命打仗，一時鼓起興致，極了率領所部來到漢陽，到達之日，硬要官文、胡林翼開城迎接，官胡二人派上一個能言的將官，

前去對他說道、現在四面都是賊兵、日夜守城、還怕賊兵攻入、怎麼可以開城、就是都與阿多隆阿等等將官、出城有事、也由城上掛下、欽差最好駐兵城外、以作犄角之勢、或者單身進城、只能也照各將士的辦法、掛城而上、其餘別無辦法、琦善聽說、便同那個將官、親到城下一看、見是一隻大籃、若坐進去、簡直像個小兒坐了搖籃一般、不禁大怒的說道、本欽差以大學士奉旨兼作欽差大臣、若坐此籃、豈非失了體統、不行不行、行字未完、已先飛奔回營、那個將官沒有法子、只好回稟官胡二人、胡林翼即出一個主意、又命那個將官帶上一千串的錢票、後時湖北已用錢票前去孝敬琦善、琦善果然笑納、並無言語、馬上跟了那個將官、坐籃上城、後來漢陽城中、竟有一句笑話、叫做出將入相、出將者就是將官掛城而出、入相者就是琦善掛城而入、作者真有游刃有餘之筆、此故事都能一樣不漏琦善入城之後、清國方面、總算軍威稍稍一振、那知天國方面、一聞漢陽這邊、到了旗兵、恐怕武昌有失、即由忠王李秀成親自同了燕王秦日綱、率領大兵到來、胡林翼急請李

孟羣同了多隆阿、都興阿等人，各率大兵，出擊李秀成。新到之軍，雙方鏖戰了四天四夜。清國方面，李孟羣陣亡。後來賜諡忠武。天國方面，曾天養陣亡。後來追封憫王。李秀成因失一員大將，便令暫停進攻。照他之意，料知河南空虛，正想分兵進取河南。忽見天京派了林彩新親來湖北，說是清將德興阿、劉芳官、蕭泗孚、向榮、張國樑、和春，一齊圍攻京城。城內雖有洪仁發、洪仁達、洪宣嬌、羅大綱、賴漢英，各率部隊抵禦，傷兵已經不少。又加清國命李鴻章署理蘇撫，率了洋槍隊進窺蘇州，很是可危。快請忠王回兵去援天京。李秀成一嚇道：「這末駐紮淞水的輔王楊輔清，駐紮鎮江的吉志元兩軍，爲何坐視不救？」林彩新答道：「楊吉二人，都推兵單將少，不肯出兵。」李秀成聽了，嘆上一口氣道：「唉！時局如此，我一個人恐怕走遍東、南、西、北也來不及的了。」李秀成說完這話，先令林彩新返京，自己即日回兵，以援天京。以上之事，都是補叙的筆墨。曾國藩現見他的國荃兄弟報告得如此詳細，知他才情勝過國華，立即發信，命他單身來到

撫州、商量軍事、此信發後、方接鮑超、劉秉璋二人、已經到達鄂省的公事、曾國藩既知李秀成業已回援南京、琦善、鮑超、劉秉璋、都又先後到了湖北、方始稍稍放心一點、不料跟着又得一件急報、却是那個王若華其人、捲了二萬多兩的稅款、逃之夭夭、曾國藩一得此信、不禁連連的搖頭、嘴上頻頻自語道、不、不、不忍欺、左、右、請示怎樣對付、曾國藩微微抬其眼的答道、不必追究、由我認了晦氣、變產賠墊便了、左右退下、大家都在竊笑、曾國藩明明聽見、只作不知、此等地方是、便是曾氏的果決、明知道不回來、了沒有幾天、又接一道六百里加緊的上諭、慌忙拆開一看、只見寫着

英法洋兵、業佔天津、不日進攻京畿、甚爲可危、着曾國藩迅帶隊伍、限期入都、勤王、國事如此、該大臣當無所謂推測也、欽此、

曾國藩看完那道上諭、連連的叫着皇天道、天呀、天呀、教我曾某、竟怎麼辦法、與此地萬無一兵可分、各處調動、既來不及、且又不能移動、曾國藩一個

李秀成的上句相同

人發愁一會，感嘆一會，只在房內打轉，一直轉到深夜，並未想出一個兩全之計。看看東方業已發白，被他想出一個主意，急把那道上諭，撕得粉碎，放入口中，又去呷了一口開水，竟將那道上諭吞入腹內，當作半夜點心吃了。這末會國藩的吞下那道上諭，莫非急得發瘋不成，不是發瘋，因為一時委實無兵可調，若一調動，天下便歸太平天國去了。天下為天下百姓的天下，前去勤王，不過關於皇帝一人，皇帝果有不幸，還有太子接位，皇帝比較天下，自然皇帝為輕，天下為重。真虧作者表出曾氏心思，曾氏眼光本大，如此而論曾氏非不知民為邦本一語也。況且看透英法兩國進兵北京，也不過威嚇而已，決不敢瓜分中國的。但是這個道理，雖是這般，曾國藩究竟是一個大臣，斷難把這個道理，老老實實的去奏咸豐皇帝的，索性吞了上諭，作為沒有接到。將來皇帝便沒甚麼說話好說他了。這個辦法，真是曾國藩的經天緯地之才，一髮千鈞之責。此等眼光，當時只有彭玉麟、左宗棠兩個，或者能有此種見識。其餘是連合那胡林翼、李鴻章、駱秉章、劉秉璋、向榮等等，都沒如此偉大。

魄力的讀者靜心看了下去，便會知道當時曾國藩吞下那道諭之後，心裏便覺一安，稍稍打上一瞋，天已大亮，曾國藩起身下牀，用腳去套鞋子，覺得鞋底極薄，不是他平日所穿的那雙，忙將老人家曾貴喚入道：「我的鞋子，怎麼不見？」曾貴忙去一看，微笑着的說道：「大人脚上所套着的鞋子，就是昨天穿的那一雙，怎麼又說不見？」曾國藩聽說，方去拏到手上，仔細一看，不禁也就失笑起來道：「這樣說來，昨天晚上，還沒有將我急死，真算便宜。」曾貴這人，還是竹亭封翁手上用下來的，曾國藩因此另眼相看，曾貴也敢在曾國藩面前，隨便問話。當下一聽曾國藩如此說法，又笑問道：「家人往常看見大人，國事勞心，從沒昨天晚上，那麼厲害，不知甚麼大事。」此時曾國藩已把鞋子穿上，聽見曾貴如此問他，他便蹣起一隻腳來，去給曾貴去看道：「甚麼大事，我的鞋底，被我轉了一夜，竟至踏薄一層。」此事之大可知，但是不能告訴你聽，就是告訴你聽，你也沒有法子助我。」曾貴聽說，也就一笑而出，曾國藩便到簽押房裏前去批筭公事。

原來那時曾國藩的官階，雖然仍是一個禮部侍郎，湖北巡撫且未到任，無非也與琦善、勝保、和春、向榮等等幾個欽差相仿，但是各處的統兵將帥，不是他的門生，即是他的故吏，再加他的學問、品行、名望、調度，沒有一個不是心悅誠服，所以雖無總攬兵權之名，却有總攬兵權之實。此等地方不是隨便小說家可以寫得出的，註者之意必如作者的學問經驗眼光才具方能如數

家珍也每日各處的到文緊要的，平常的，至少也有一二百件，那時他的大營之

中文案師爺、摺奏師爺、硃墨筆師爺、書啓師爺、寫馬封的師爺，此項名目隨者注意下文便知也可

編成一營，曾國藩總算精神還好，對付得這些公事下來，倘若換上別個，斷難

如此井井有條的了。曾國藩一連忙了幾天，這天稍稍清閒一點，正想命人打

水洗脚，可憐曾氏忙得沒有洗脚工夫，還算應該可笑作者自己討苦癩得如此詳細費力又見戈什哈報入道，彭玉麟彭大人家裏九

大人一同到來，請在那裏相見。曾國藩一聽彭玉麟和他的國荃兄弟到了，不

禁大喜，早將洗脚之事，忘記得乾乾淨淨，忙道：「趕快請到此地相見，等得彭玉

麟、曾國荃二人一同走入，曾國藩站起相迎道：「你們二人，怎會遇在一起，彭玉

麟先答道，九世叔因事去到門生那裏，門生便同他老人家一起來的。曾國藩連說這末快快坐下，快快坐下，三人坐下之後，曾國荃忙問道：「大哥此地，可曾接到鮑春霆勝欽差兩個大敗的軍報麼？」曾國藩大吃一驚道：「沒有呀，九弟是甚麼地方得來的消息？」曾國荃道：「貞幹哥哥，自從此次由籍出來，總是沒有離開兄弟，這回去到三河鎮上，搬取溫甫哥哥靈柩，沿途聽人紛紛傳說此事，他就索性命人運回靈柩，他一個人去了漢陽一趟，因此打聽得清清楚楚的。曾國藩聽了，忙不迭的問道：「勝欽差且不說他，春霆乃是我最愛的名將，大概沒有性命之虞吧？」曾國荃又說道：「春霆這人，何至於有性命之虞？他雖打了幾個敗仗，手下死了四五百人，認爲平生大辱，其實敵軍那邊，早傷亡了四五千呢。」曾國荃剛剛說到這句，忽見戈什哈送進一大包公文進來，面上第一封公事，就是霆字軍的官印，急將話頭停下，順手拏起拆開一看，只見公事紙上並沒半個字蹟，僅有中間一個極大的鮑字，四面都是畫着圈，圈那個鮑字寫得

只好意會，不禁大笑起來，遞給曾國藩和彭玉麟二人一同去看道：「這是甚麼公事？」彭玉麟也失笑的說道：「我們知道，大概是春霆又被人圍着了，因惡文案辦事避慢，所以他就自己大筆一揮，可又不能寫字，所以弄成這種怪狀。話雖如此，這道告急公文，恐比六百里加緊的廷寄，還要着急呢。」曾國藩聽說，也是笑着點頭道：「這末且莫談天，現在快揀那一路和他最近的軍隊，撥兵救他。」曾國荃接口道：「要末只有張玉良塔齊布的兩軍，都駐武穴，讓兄弟就去拏大哥的令箭，派了飛探前去調撥。」曾國藩亂揮其手的答道：「快去快去，稍遲一點，便誤大事。」寫得如荼如火，有聲有色，恍同置身其間，不過如此。曾國荃出去之後，彭玉麟便在身上摸出一張詩稿，呈與曾國藩道：「這是勝保做的詩，被貞幹世叔抄來的，老師請看。」曾國藩接到手中一看，只見寫着是：

戰罷歸來日未遲，連營暮靄繞鞭絲，滿腔兒女蒼生意，說與如雲將士知。
妙曼年華二十時，如花如玉好丰姿，三杯飲後嬌無力，又讀楊妃出浴詩。

此二詩一詡戰功一詡
朱氏均載於勝保家譜

曾國藩看完許久，猶在口上低哦。彭玉麟料定他的這位老師，一定不知勝保蹂躪朱氏之事，便有意問道：「老師既在低聲吟哦，大概此詩還有可誦之處麼？」不知老師可曾看出是咏甚麼的。曾國藩不假思索的答道：「第一首當然是詡他戰功，第二首或是題畫。」彭玉麟聽說，連搖其手的道：「老師把第二首看錯了，曾國藩不解道：「怎麼看錯？」此詩頗覺風雅，武人而能作此，也算難得，不能因他別樣不好，連這題畫詩也說牠不好了。」彭玉麟聽至此處，始把勝保在津不法，逼迫朱氏裸體陪酒之事，大畧告知曾國藩聽了。曾國藩猶未聽畢，早用雙手將他耳朵掩住道：「天底下真有此類禽獸行爲不成？」如此說來，這位勝欽差豈非也和長毛一般了麼？」彭玉麟正待接嘴，只見曾國荃已經一路走來，一路說道：「飛探業已派出，春霖諒可保住了。」彭玉麟接口道：「世姪已將勝保的兩首詩呈給老師看了。」曾國荃微微地搖頭道：「這種狗彘不食的東西，難道還好當他？」

人類看待不成，曾國藩道：「他的行爲，照我之意，立即可以把他軍法從事，不過旗人之中，竟能做出這幾句句子，總是虧他，因爲詞藻是詞藻，品行是品行，曾國荃接口道：「這是他的胞姊文殊保文學品行，樣樣比他好得多呢。」曾國藩忽然笑了起來道：「我們此刻無端的談起詞章起來，真正所謂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了。」

虧得曾國藩如此一說，不然談詩談到何時。

曾國荃正待接口，忽見一位名叫章維

藩號叫僂人的文案師爺，急急忙忙捧着一大包的到文進來，曾國荃忙在章僂人的手上一望，只見有封公事是官文胡林翼那裏發來，請他老兄會銜出

奏的，急去拆開一看，

彭玉麟雖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不奉老師吩咐都不敢拆公事。

只見內中有幾句是據靈字軍統領

鮑超，自稱屢戰屢敗，應乞憲台奏請嚴加議處，以爲應戰無方，督兵無能者，儆等語前來，據此相應會銜請旨辨理云云。曾國荃不禁一嚇道：「這樣一奏，春霆不是完了麼？」曾國藩接去一看，也在搖頭道：「這個公事，奏得不好，春霆自清處分，乃是照例之事，但是現在大敵當前，人材難得，官胡二師，應該將他這個屢

戰屢敗四字刪去，才是彭玉麟接口道：「大概官胡二師，因爲軍務倥傯之際，一時想不到此，也未可知。」彭玉麟說了這句，忽又忙不迭的說道：「門生想出一個法子，可以相救春靈了。」曾國藩、曾國荃兩個聽說，不覺同時一喜起來，正是：

幕府人才推摺奏，

朝廷賞罰視文辭。

不知彭玉麟究是何法，且闕下文。

評曰：此回描寫戰事，有意畧而不詳，因漸趨於曾左彭三傑本人之事也。

漱六山房新著

反倭袍

長篇言情小說

翻四百年奇案 雪刃劉氏沉冤

既非投機 又非取巧 更不是瞎造

書中事蹟 有憑有據 與倭袍完全不同

樂而不淫 雅俗共賞 百讀不厭

看過倭袍者不看此書 是對不起劉氏！

未看倭袍者不看此書 是錯過了好小說！

六大厚冊 裝一錦盒 定價六元 實售六折

漱六山房張春帆先生。馳名文壇。為小說界之老前輩。前著《九尾龜》一書。家炫戶誦。極受讀者歡迎。但張君年來不向著述。報章雜誌。不見其作品者久矣。此次因聞楚友之言。悉湖廣讓陽刁劉氏之沉冤。欲著書為其昭雪。事前商於本局。本局乃派人往襄陽實地調查。除獲多數載有刁劉氏事蹟之文籍外。並攝得刁劉氏之墓及其真節牌坊照片。（現已製成印訂書內）。俱付張君。作參考。費時三年。至今始得出版。故其中所述。全為當年事蹟。亦哀亦艷。可泣可歌。讀之令人感慨不已。至於張君筆法之流連。文字之通暢。此係盡人皆知。毋用贅述。

上海 大眾 書局 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四十二回

公事畫圓圈鮑超求救

敵軍行詭計曾氏喪師

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兩個，一聽彭玉麟說出有救鮑超之法，忙問何法救之。彭玉麟道：門生的愚見，可把屢戰屢敗的戰敗兩字顛倒一下，包無處分。彭氏之學本來不錯曾國藩、曾國荃兩個，不待彭玉麟說完，早已一同鼓掌的大笑起來。又連連的贊稱彭玉麟道：這一顛倒，便成爲屢敗屢戰的句子，只覺可嘉，不覺可罪。那時章價人尙未退出，不禁也在一旁點首贊好道：彭大人的心思，真正敏捷，可惜現在督帶水師，沒有工夫來替我們老師辦理。奏摺彭玉麟略略謙虛幾句，便請章價人拏去改正。章價人退出之後，曾國藩又把所有的公事統統看畢，內中只有新任四川總督駱秉章的一件公事，頗有斟酌之處，便交彭玉麟、曾國荃二人一同看過。道：駱制軍因見偽翼王石達開入川的軍隊，已過巴東，他來和我商量，可否用撫的一法。我想自從逆軍肇事以來，此例尙未開過，莫說奏了上去，朝廷未必准許，就算准許，恐怕石氏這人也是敵軍之中的一位人材。

那肯就此投順，彭玉麟答道：「老師所說，乃是公事之話，門生所說，石氏確是一位人材，果能受着招撫，也斷天國中的一隻臂膀。曾國荃搖頭道：「我和大哥的意見相同，石氏雖然負氣入川，要他歸順我朝，似乎決難辦到，既難辦到，何必示人以弱，況且石氏入川，也與那個林鳳翔北進一般，孤軍深入，後無援兵，最犯兵家所忌，我料石氏必難得利。四川不過時間問題而已。」彭玉麟接口道：「九世叔所論極是，世姪方才的主張，本是一偏之見，不過念他也是一位人材，未免有些可惜，現爲九世叔說破，他若真肯歸順我朝，他在南京，全家被殺之際，還不早早反正了麼？既是如此，老師趕快回個公事，給那駱制軍去，讓他也好趁早布置。曾國藩聽說，即去提筆，在那公事背後，批上「主剿」二字，等得公事發出，曾國荃又問曾國藩道：「大哥，季高現在還是丁艱在籍，我們和胡中丞兩家，都是奮情起用，皇上就算忘了季高這人，難道一班王公大臣們，也會忘記不成？」彭玉麟接口道：「這個道理，我們知道一點，因爲曾胡兩家帶兵已久，火火

熱的忽然丁艱起來，皇上自然奮情任用，季高向辦幕府之事，尙未著有甚麼戰功，再加官中堂和他總有一點芥蒂，王公大臣誰不左袒官中堂呢？所以季高那裏永遠沒有外臣奏保，永遠不會起用他的。曾國藩點頭稱是道：雪琴此言狠中時弊，照此說來，只有我去保他的了。曾國荃道：這末何妨？就命文案上前去擬稿。曾國藩即將保奏左宗棠的考語親自擬好，交給曾國荃。彭玉麟二人去看，彭玉麟見是剛明耐苦，曉暢兵機八字，便對曾國藩笑着道：季高對於這八個字，只有明字不甚切貼。曾國藩聽說，點頭微笑道：雪琴可謂夫人不言，言笑上一笑道，可以改一復字。曾國藩聽說，點頭微笑道：雪琴可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矣。曾國藩說着，又問彭玉麟道：現在我方的統兵將帥，已成一盤散沙，雪琴有何妙法，將他們收拾一起？彭玉麟道：門生此來，本是來獻四路進兵之策的。第一路以胡潤帥爲主，以絕春霆、劉仲良爲賓，又以勝琦兩位欽差爲賓中之賓，合力去攻武昌。第二路以向張兩位欽差爲主，以和欽差、蕭泗孚、程文

炳爲賓，又以何江督爲賓中之賓，合力去攻金陵，第三路，以左季高爲主，以李少荃爲賓，又以馬新貽爲賓中之賓，合力去攻浙江，第四路，以李續宜中丞爲主，以貞幹世叔、江忠泗爲賓，又以塔齊布、張玉良爲賓中之賓，合力去攻安慶，老師、九世叔、門生、楊厚菴幾個，率領全部水師，由九江出長江，斷截天國方面的水師，使他們四路受敵，不能聯絡策應，但是我們四路人馬，須得一同進攻，不可你先我後，反使他們得以分兵接應，如此一辦，可使僞忠王、李秀成疲於奔命起來，縱不立即消滅天國，也得大受一番損失，不知老師和九世叔兩位，以爲此策有用否？曾國藩、曾國荃兩個連連的大贊道：「這個大計劃，虧你想得週到，准定如此辦理，快快出奏。」彭玉麟又說道：「出奏之事，也不忙在十天八天，最好是且候起用季高的上諭下了之後，人手方能齊全，曾國藩道：「這樣也好，不過我們先得知照各處才是。」曾國荃又問曾國藩道：「兄弟聽說英法兩國的洋兵，業已進窺北京，怎麼皇上倒不來調取大哥進京的呢？」彭玉麟又應聲道：

外省的軍務，重於北京百倍，就是來調，老師也得設法推托。彭氏之見與曾氏不謀而合曾國藩聽說也不相瞞，即將吞了上諭之事，告知彭玉麟、曾國荃二人聽了，曾國荃笑着道：「我道怎會不來調取我們的。」這天他們師生兄弟三個，復又互相商量了一會。第二天彭曾二人，各反防地，又過半月，曾國藩接到批摺，說是據奏悉業已命令候補四品京堂左宗棠，着卽襄辦曾國藩軍務矣。沒有幾天，復又奉到一道上諭，說是浙江遍地皆賊，民不聊生，着曾國藩迅速規復蘇常，進兵浙江。曾國藩趕忙奏復，說是左宗棠、李元度二人，尙未到營，現在皖南極爲可危，何能展蔽浙江，更何能規復蘇常？目下惟有急援寧國而已等語。奏上之後，朝廷報可。那知曾國藩的援兵，尙在中途，寧國已經失守，守將周天受陣亡。那時正是咸豐十年八月，曾國藩據報，急檄李元度馳赴寧國，接辦軍務，限期克復。又檄左宗棠迅由南昌，趕赴樂平、婺源之間，以爲寧國、安慶兩處的策應。自己移駐祁門，居中調度，軍情如此一變，非但曾國荃的那道圍困金陵之計，暫難辦

到就是彭玉麟的四路進兵之策，已爲各處牽掣，也不能行。十月下旬，李秀成又派羅大綱、洪宣嬌二人，各率老萬營的人馬五萬，以及狼兵二百餘人，

其時羅面將軍

藥已病殺狼兵又死其中

由羊棧嶺攻陷黔縣，幸虧鮑超、張運蘭的兩路人馬前去擋上一陣，否則祁門大營便覺可危了。這年年底，楊載福忽由長沙來到祁門，曾國藩趕忙請見，楊載福道：「近來賊兵四處猖獗，半得船舶炮艇之力，我們自從練了水師以來，從未大舉出戰，依着標下之意，要請大帥駐節坐船，一則可以鎮水師的軍心，二則賊軍屢次來撲祁門，軍心要顧坐營，對於出戰之時，都不旺壯。」曾國藩聽說道：「這件事情，我倒不能一時解決，非去問過雪琴不可。」楊載福道：「這末標下本爲此事而來，就在此地守候，老帥解決再說。」曾國藩連忙漏夜派人前去問明彭玉麟，及得回信，彭玉麟極端贊成楊載福之策，又說他已探得偽忠王李秀成率了羅大綱、洪宣嬌、賴文鴻、古隆賢、陳坤書，都永寬、陳贊明、黃子隆、蔡元龍、汪安鈞，以及補王莫仕葵、首王范汝曾，每人各率悍賊三四萬，直撲九

江務請迅派大隊水師去助九江，不要被敵佔了。先著等語。曾國藩便召楊載福、周天培、江忠泗、吳坤修、張運蘭、袁永福、曾大成等等商議。當下張運蘭、江忠泗二人一同獻計道：「九江城池尚在賊手，我們若派大隊船隻前去，無險可守，不如且俟李秀成的主軍渡江之時，半渡出以奇兵擊之，只要把他們的主力軍擊退，其餘自然是望風而潰的了。」楊載福駁之道：「倘若敵人分軍而渡，我們究擊那軍，恐無把握。」況且李秀成的此來志在必勝，人數十倍於我，若與交戰也難取勝。不如飛檄胡潤帥那邊，請他連派鮑超、劉秉璋兩軍，逕躡李秀成之後，若能得勝，敵軍即不敢渡江了。」曾國藩道：「你們三位的話，都有見地，但防未曾交戰之先，敵軍已經渡江，這又奈何？」曾大成答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此乃一定之理。九江附近雖無險要可守，但是李秀成的兵士遠道而來，多半疲乏，我軍再分十數路與之接戰，使之應接不暇，只要此十數路之中，勝負各半，再以大將繼進，定操勝算。」曾國藩聽說，乃將衆人之計，分別行之一面，飛檄胡林

翼那兒請他速命鮑超劉秉璋兩軍以要李秀成之後一面命楊載福統了大隊水師以阻李秀成渡江再令各將各統陸軍五千分屯九江附近以備交自己親率劉崇佑劉連捷蕭啓江普承堯等將坐了大船進駐九江附近並命現任南康府知府沈葆楨分兵出瑞昌界以作九江後援

曾國藩當時不會彭玉麟中湖口軍兵出戰者爲防萬一失利猶有退步地也

曾國藩分撥既定立即出發太平天國方面的探子得了此信來報李秀成知道李秀成據報因見曾國藩重防九江不禁大喜的對着衆將說道吾今番必得成功矣使人不解說着即授計四眼狗陳玉成命他故作南下之勢以防鮑超劉秉璋兩軍東來兼顧安慶復又再三諭知陳玉成手下的各將士說是鮑超英勇無倫爾等無論何時遇見他的隊伍只能計取不可力敵劉秉璋本人雖沒甚麼奇謀他那贛軍徐某善卜文王卦確有料敵如神之技爾等也當千萬留心凡遇陰雨之天或是深夜之際只好死守不可出戰大家奉命去後李秀成又飛檄駐紮饒州的黃文金那裏請他即派大將雷煥張祖元二人各率大兵沿

着南康而進，先握九江下游的險要，首王范汝曾急問李秀成道，忠王之計，本非直趨九江，現在何以真的令那雷煥張祖元二軍前赴九江，這是何故，李秀成見問，便與范汝曾附耳說道，正以此法，以堅曾國藩之心，當我必赴九江也，李秀成說完，又令蘇招生，陸順治兩個水軍副都督，統率船舶，去壓湖口，以阻彭玉麟的援兵，李秀成布置既定，李秀成之才，真爲天國所少，可惜乎，獨木不成林耳。出發之際，還裝做直向九江去的樣子，及走一程，方始發下一道秘密命令，傳令大軍，改向彭澤湖而進，大軍一到彭澤，早有李秀成預先所派的陳德才，張朝爵兩個將軍，預備船隻多時了，等得李秀成的大軍，統統渡過彭澤，那時彭玉麟的水軍，正被蘇招生陸順治所阻，驟然之間，不能分兵，其餘將士，都未防到此着，所以李秀成之計，竟得安然成功，曾國藩至此，始知中了敵人之計，趕忙一面分了一枝人馬，去與雷煥張祖元廝殺，一面又令彭玉麟，無論如何，須得分兵江岸，以防太平天國的水軍，然後任楊載福爲前部先鋒，張運蘭，吳坤修，江忠泗，周天培，分爲四路。

接應自己率領中軍諸將欲與李秀成打牠一場大仗、部將劉崇佑進帳道、敵軍雖屯重兵於彭澤湖、安知不再另調人馬去襲九江、曾國藩搖頭道、此着我豈不知、我料鮑劉兩軍、既見李秀成已經渡江、彼等必趨九江、文有徐春榮、武有鮑超、九江必無大碍、所要緊的、只是李秀成的主力軍也、曾氏也不覺沒於李秀成說話之間、探子飛馬報到、說是四眼狗不敢正面去擊鮑劉兩軍、現已會合素與捻匪大通聲氣的苗沛霖一軍、已向宿松奔去、鮑超一軍、追蹤而往、劉秉璋一軍、現屯九江、曾國藩聽說道、如此九江方面、兵力恐防單薄、便問部將、誰願去助九江、部將趙景賢道、某從前曾蒙李秀成不殺、放了回、得能効力麾下、但與李秀成說過、此後不與李軍交鋒以報之、某願領兵去助九江、公私兩有益處、曾國藩點首道、君子重信、我當成你志願、你就准往九江去吧、原來趙景賢的不與李秀成交鋒一語、當世無不知之、都因惡他此語、不肯用他、至今還屈爲道員、曾國藩猶能知他的本領、調到軍中、曾立戰功不少、現在既是去助九江、一因要

避李秀成之軍，二因素來佩服徐春榮這人，借以可以接近，曾國藩一等趙景賢去後，即督大隊前進，那時李秀成也知曾國藩調度，急令黃文金親率雷煥張祖元二軍去攻九江，一面又令莫仕葵、范汝曾、古隆賢、陳坤書四人去敵四路清軍，自己即率大軍去與曾國藩鏖戰，曾國藩方面一聞大軍壓來，曾氏在中軍故用一曾字不免有些憂形於色，部將劉連捷進帳請問道：我軍並不弱於敵軍，老師何故憂慮？曾國藩道：我軍雖不弱於李軍，但因未能預先識破李秀成之計，此時勉強出應敵人，軍心氣沮，欲勝難矣，但是我已於家書之中說有安危，不知生死不計二語，只有取那兵法上所說，置諸死地而後生，還望衆位將士奮力殺敵，以報國家。那知曾國藩的說話未完，忽聞前方已在大戰，一種炮火連天之聲，幾把山谷震倒，劉連捷無暇再說，立即返身出帳，統了所部，殺往前方，及到前方，已見楊載福被李秀成殺得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兵之力，正擬退敗，他就大喊一聲，奮力加入，這樣的又戰一陣，仍舊不能抵敵，楊載福乘間對劉連捷

道、此地既是不能支持、後面老師的中軍、那就可危、讓我回兵去保老師、你在此地再行支撐一時、劉連捷忙答道、楊軍門快快回兵、我在此地擋住敵軍、便了、楊載福聽說、趕忙飛馬回轉、不料等他奔到、中軍早已潰散、曾國藩這人已由劉崇佑保着、落荒去了、楊載福只好四處前去尋找、原來曾國藩當時一聞前軍不利、正待親自上前督陣、豈知說時遲那時快、早被賴文鴻一軍、從東殺至、莫仕葵一軍、從西殺至、古隆賢一軍、從南殺至、范汝曾一軍、從北殺至、曾國藩大驚失色、急命、中軍將士分路抵禦、劉崇佑已料不妙、忽來保着曾國藩先行落荒而走、曾國藩一面退走、一面還在嘆道、我少軍事之學、此時一走、大軍必潰矣、劉崇佑道、老師乃是國家柱石、非與衝鋒打仗的將士可以同日而語的、此即俗語、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那句說話了、曾國藩尚待答話、忽見那個劉連捷、滿身是血的追了上來、報知道、周天培、江忠泗一同陣亡、吳坤修、張運蘭、統統潰散、曾國藩急問道、這末楊厚菴呢、劉連捷道、楊軍門本是

單身來找老師的，怎麼此地不見劉崇佑，不待劉連捷說完，急亂揮他的手道：快走快走，追兵一到，那就遲了。劉連捷聽了，便不再說，一同保護着曾國藩向前奔去。那時曾國藩已是四五十歲的人了，平時保養精神，身體稍胖，又因雖已帶兵多時，究是一位文官，不長騎馬，所以那時騎在馬上，向前亂奔，頗覺不適。正待尋個荒僻地方暫歇一下，隨又聽得四面的喊聲漸漸地近了，攏來同時又聽得劉連捷在問劉崇佑道：你可聽見沒有？那班賊兵都在喊着捉到我們老師，賞銀十萬。曾國藩明明聽見，那有工夫再去接嘴，只是緊加幾鞭往前再奔，不知怎麼一來，那匹坐馬忽失前蹄，霍的一聲，早把曾國藩這人掀下馬來。就在此時，又見忽從斜刺裏奔出兩匹快馬，馬上二人一見曾國藩跌在地上，慌忙一同跳下，幫同扶起曾國藩來。曾國藩一看不是別人，一個正是楊載福，一個就是他九弟曾國荃，便嘆一口氣道：不圖我在此地，生見你們二人。楊載福先說道：老師請勿着急，現在九大人已率大隊到此，就算不能立即擊退敵軍，已能保着老師的安全。曾國荃也接口道：請大哥先到兄弟的隊伍裏去。

殺賊一事，再行從長計議。就是曾國藩聽說，忙又上馬。曾國荃、楊載福二人，就在前面帶路。曾國藩到了一座小山之下，抬頭一望，只見曾國荃的營、字軍隊伍，果在山上紮住。大家上山之後，尚未來得及說話，又見張運蘭也已衣冠零亂的趕了前來。曾國藩先向他問道：「只你一個麼？還有大家呢？」張運蘭却是上氣不接下氣的答道：「大家都已逃散，現在四面都有敵軍，幸虧彭大人有隊水師到了岸邊，快請老師上船再談別的。」曾國藩不答這話，且去側耳一聽，四面的喊聲更加近了。曾國荃便發急的對着曾國藩說道：「大哥不必遲疑，快請先到岸邊下船，兄弟就同諸位將軍斷後可也。」曾國藩聽說，復又長嘆一聲，只得策馬下山。甚好直望岸邊奔去。剛剛上船，李秀成的大軍已經追到。曾國荃拚力擋了一陣，李秀成料定曾國藩已有水師接應，方才退兵。正是：

老謀深算猶如此

陷陣衝鋒豈等閒

不知曾國藩上船之後，又往何地，且闕下文。

評曰：曾國藩親自督隊出戰，此次爲第一遭，而竟一敗塗地，以後若無彼之經營苦心，中興事業，於此處斷矣。

第四十三回

老人家捨身救主

章文案譎謊成真

曾國藩剛剛下船，船尙未曾離岸，李秀成的追兵已經趕到，幸虧曾國荃的隊伍還是一枝生力軍，總算擋了一陣，曾國藩方才能夠脫險，及到湖口，彭玉麟也因他去親立船頭，始將敵軍殺退，一見曾國藩狼狽而至，慌忙迎入內室，先行謝過，誤聽探報，說是李秀成直取九江，以致因而中計之罪，曾國藩連把雙手亂搖道：「雪琴何必如此抱歉，李賊此計誰也要上他當，只是這場大挫，怎麼去奏朝廷呢？」彭玉麟蹙額的答道：「勝敗雖屬兵家常事，不過我們自從練此水師以來，這場戰事要算第一遭的大事了，對於功罪二字，倒也無關輕重，不過平心而論，自己有些講不過去。」曾國藩聽說，雙手搭在腿上，低頭無語，彭玉麟恐怕急壞他的這位老師，只好想說話來相勸，又過幾天，曾國荃楊載福以及一班二等將士陸續到來，曾國藩細細一問，始知死了將士一十八員，兵士六七千人，至於潰散的人數，竟至十萬以外，曾國藩忽然垂淚說道：「我縱一死也

不能夠對我傷亡的兵將了，曾國荃楊載福一同答道：現在急也無益，只有一面再回長沙補募兵士，一面老實奏報朝廷，自請處分，餘無別策。曾國藩聽說雙眼望天，半天不響。描寫失意之狀，只在八字之中。大家正在勸着曾國藩的當口，忽見曾貞幹聞信趕至，曾國藩就去握着曾貞幹的雙手大哭道：無數冤魂，從此繞諸爲兄前後左右矣。曾貞幹朗聲說道：大哥此話未免有些婦人之仁，大丈夫能夠馬革裹屍，也是壯舉，這些死難兵將，怎好抱怨大哥一個。曾國藩聽了此話，方才放開雙手道：話雖如此，爲兄心裏總覺不安，說着，自去擬了一張奏稿，交與彭玉麟、楊載福、曾國荃、曾貞幹等人看過，大家又斟酌數字，始命繕就拜發。沒有幾天，卽得批回，說是據奏已悉，此次戰事，我軍傷亡如是之衆，朕亦不責，惟望該大臣自行從速補救，以雪前恥等語。曾國藩看畢，更是感激皇上之恩，誰知就在當天晚上，曾國藩陡患目疾起來，起初也命軍醫醫治，無奈毫無効驗，幾至失明。曾國藩深恐因此貽誤軍情，忙又奏上一本，請假回藉醫治，奉旨仍着在

軍醫治，並賞人參二斤，曾國藩沒有法子，便將水師之事，全付彭玉麟、楊載福二人負責。陸軍之事，全付曾國荃、曾貞幹二人負責。自己帶了幾員將官幾位文案，回到長沙，一邊招募兵士，一面醫治目疾，等得醫愈，已是咸豐十一年二月底邊了。一天塔齊布親自安徽來到長沙，面稟要公。曾國藩問他沿途可曾聽見賊方甚麼信息，塔齊布道：「回老帥的話，標下在安徽的當口，就聽得很盛的謠言，說是賊方知道帥座移節此地，僞忠王李秀成現在只注意老帥一個人，標下因此前來稟報。」曾氏得人以誠將士隨效死力者多走在路上，又聞羅大綱、馮兆炳、洪宣嬌、林彩新四人各率水陸悍賊來此直撲省垣，快請老帥預備一切。曾國藩聽說，急將他的坐營移駐長沙下遊四十里的那座銅官山下，又將長沙水師船舶盡移那裏，以作犄角之勢。又命塔齊布、劉連捷二人各率新募之勇五六千人，就在長沙銅官一帶遊擊。湖南巡撫那時正由藩司安壽代理，一聽賊兵要來攻城，頓時嚇得手足無措，除了把那軍事大權全托曾國藩一人外，又將甚麼城防

營、正字營、撫標提標等等，派去守城，城中百姓，因爲相信曾國藩這人，極愛人民，又有軍事學識，竟有拖兒携女，拉老扯幼的人們，去到銅官上下避難的，塔齊布恐怕阻碍他的軍事，要想下令禁止，反是曾國藩阻止道：「我們在此禦敵，原是爲的百姓，百姓既來求着保護，似乎不可拒絕。」塔齊布沒法，只好不問，沒有幾天，羅馮洪林等人，果率大隊到來，雙方廝殺了幾天，互有勝負，誰知李秀成因爲真的只是注意曾國藩一軍，便又派了蘇招生、陸順治二人，各率砲船，各帶二三千艘，直將長沙一帶，團團圍住，曾國藩因見敵軍大隊水軍又到，趕忙親自上船辦公，以便指揮水師，塔齊布此時要算先鋒，他就不顧命的廝殺，有一晚上，塔齊布一軍，對敵天國方面十二萬人，殺到天亮，塔齊布簡直成了一個血人，單是一夜工夫，換上七次戰馬，他的勇力，他的忠心，自然可想而知了。寫塔氏之勇氣，又與別人不同。這樣的一連又戰了幾天，曾國藩要復前番彭澤湖之恥，總是不分晝夜的親自督率將士廝殺，到了三月二十邊，忽然連日大雨，雙方作戰，

都覺費事，曾國藩便將劉連捷召至道，軍營之中，犯遇大霧大雨的時候，要防敵軍劫營，從前亡弟溫甫，三河失利，就是爲的大霧，現在連天大雨，我們這邊應該千萬注意，劉連捷奉令去後，急派探子去探敵方的舉動，據探回報，說是敵方的兵士，均在收拾東西，似有退去之勢，劉連捷急去稟報，曾國藩微笑道：「此乃誘敵之計也，我軍切莫上當，我已飛調吉字軍去了，且俟九舍弟的大兵到來，我們就可以用那前後夾攻之策，不難一鼓殲敵，此時切宜小心。」曾氏向以謹慎行軍劉連捷聽說，唯唯而退，數日之內，敵方果沒甚麼動靜，那個滂沱的大雨，注意仍是一停不停，河水陡漲數尺，劉連捷便來向曾國藩獻策，說是打算晚上去劫敵營，殺他一個不備，曾國藩一嚇道：「能不能，這班悍賊，豈有不備之理，依我之見，只有靜守此地，且俟援兵到來再談。」劉連捷聽說，當場只好遵令，退下之後，即與他的部將等人，私下商議道：「方才我向老帥獻計，今天晚上去劫敵營，老帥自受彭澤湖那場驚嚇，胆子越加小了，諸位若有胆子，我們今天晚上，」

准去劫營，若能打個大勝仗，大家都有面子，當下有一個名叫巫大勝的守備，接口答道：劉軍門前清總兵印有人稱爲軍門的，這個主意，標下第一個贊同，因爲標下連天四出巡視，常常瞧見那個姓洪的女賊，只是攙着一個標緻後生，同進同出，直與娼妓無異，剛才據個探子報來，說是眼見敵方買了大酒大肉進營，今天晚上，若去劫營，一定可捉醉魚，劉連捷聽說，又問其餘的將士怎樣，大家見問，不敢反對，只得答道：悉聽軍門指揮，劉連捷和巫大勝二人，一見大家並無異辭，很高興，白天不動聲響，一到二更以後，劉連捷爲首，巫大勝次之，其餘的將官又次之，各率本部人馬，冒着大雨，直向敵方的大營裏撲去，誰知未近營門，突然聽得一個信炮一響，只見敵營前後左右中的五路，頓時一齊殺出，劉巫二人一見敵方有了準備，方始懊悔自己鹵莽，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但又事已至此，不能卽退，只得拚命敵住，不料又來一個壞信，說是敵方另派奇兵殺往曾國藩的坐船去了，劉連捷一聽此信，大叫一聲道：我中敵人之計了，不聽曾氏將令應該如此劉連

捷說了這句，急想回兵去救曾國藩的當口，早被敵人將他團團圍住，無論如何不能衝出重圍。此時劉連捷又一眼看見巫大勝已被一個極美貌的女賊，手起一刀，立即斬於馬下，一嚇之下，手上的兵器跟着一鬆，也被一個敵將，兜心窩的一槍，倒身馬下，便同那個巫大勝都往陰曹地府去了。劉巫二人還是曾國藩手下的大將，既被敵兵斬殺，其餘的將士，那裏還能抵禦。不多時候，也好說得全軍覆沒。羅大綱一見他們營中的官兵，已沒問題，忙問洪宣嬌道：我們此地已經得手，不知馮兆炳將軍，那裏怎樣？洪宣嬌將她馬繮一緊道：不必多問，快快去捉曾國藩去。羅大綱連聲稱是，急同洪宣嬌兩個，直奔曾國藩的坐船而來。原來曾國藩白天禁止劉連捷前去劫營之後，還當劉連捷一定不敢違他將令的，及至晚飯吃畢，看了一會公事，那時已近三更天氣，正在寫他家書之際，陡據他的戈什哈來報，說是劉連捷巫大勝二人，擅自作主，已率所部兵士，直往賊營劫營去了。曾國藩不待那個戈什哈說完，連說好不好，一

定悞事、文案師爺章僉人可巧在旁、慌忙接口道、劉軍門巫守備怎麼這般莽撞、現在此地空虛、我們須得快調人馬來此保護、曾國藩緊皺雙眉的答道、倘若賊方知道此地空虛、他們若來劫我、那就坐以待斃的呢、豈知曾國藩的呢字、尙未離嘴、跟着一連聽得幾聲炮響、早見東西南北四方、都有賊人殺至、那個章僉人師爺、正待保護着曾國藩上岸暫避的當口、忽見那個老人家曾貴、不知何處找了一柄馬刀在手、怒髮冲冠的奔來對着曾國藩說道、大人勿嚇、家人已把這條老命不要的了、快快跟了家人上岸、避到荒僻一點的地方再講、賊人敢來、家人准教他們來一個、死一雙回去就是、章僉人聽見曾貴如此說法、也急插口道、大人真的快快上岸、曾國藩却厲聲的答道、我自辦理鄉團以來、早將性命置諸度外、今天晚上、正是我曾某殉國時也、曾貴一向伺候曾家、對於幾位主人的性情、都很清楚、此時瞧着曾國藩大有預備殉難之意、赶忙對着一班戈什哈以目示意、馬上由他先行動手、大家奔了上去、背着曾

國藩就走，章儼人以及還有一班文案，也就一擁上岸，冒雨的簇擁着曾國藩而逃。曾國藩等人走了，還不到三分鐘的時候，敵方的那個馮兆炳已經率兵趕到，上船一看，不見曾國藩的影子，氣得一把火去，將那所有的公文、案卷、統統燒個乾淨，火光融融之中，一眼瞥見曾國藩尚未寫好的家書稿子，忽又暗點其頭的說道：「曾某本人學問道德總算不錯，他倘不助清國，我就做他學生，也是心甘情願，無奈既成敵人，斷不能因他學問道德面上放他逃走的。」馮兆炳的轉念未已，那個融融火光，忽被一場大雨，濯得滅了下去。又提雨字是爲下文正待上岸追趕，只見羅大綱、洪宣嬌兩個已率大兵趕到，又見洪宣嬌先問他道：「曾賊何往？」馮兆炳道：「等我殺到這裏，早已不見，大概總離此地不遠，我們趕快分頭追趕，就是。」洪宣嬌不及答話，卽把她那手上的一柄馬刀，向着羅大綱一揮道：「快！快！快！今天晚上，還不捉着這個老賊，那就以後不必再和清國打仗了。」馮兆炳聽得洪宣嬌這般說法，似有怪他放走曾國藩之意，少年人的脾氣，最要

面子一見洪宣嬌對他冷言冷語，一時惱羞成怒，竟與洪宣嬌衝突起來。洪宣嬌如何肯讓，當下大喝一聲道：「你這黃毛小子，放走了一個大敵，還不自己認錯，老娘此刻先把你這悞國的東西收拾了，再去捉那老賊馮兆炳，恐怕吃了眼前之虧，不待洪宣嬌說完，他已縱身而進，一刀就向洪宣嬌的脛門砍去。洪宣嬌將頭一側，避過刀風，還手也是一刀，馮兆炳一面也將刀風避過，一面手出雙龍取水，絕着，要用雙指去挖洪宣嬌的眼珠。洪宣嬌也用那個葉底偷桃的絕着對付，這末那位羅大綱其人，又倒那裏去了呢？難道眼睜睜的去讓洪馮二人自相殘殺不成的麼？原來那位羅大綱，起先同了洪宣嬌二人，一上船來，不見曾氏，已在暗暗叫苦，及聽洪宣嬌在說快趕快趕那句話的當口，業已先行飛身上岸，回頭一看，不見洪馮二人跟蹤而上，恐防船中或有埋伏，只好轉身再回船上，尙未走進裏艙，就見洪馮二人不知爲了何事，各人嘴上在罵，手上在打，嚇得一邊連連高聲喊道：「二位快快停手，一邊已經飛身而入。」

尚未站定，可巧洪宣嬌正在用那葉底偷桃的絕著，用手要抓馮兆炳的下體，此等解數婦女們多半避用的洪宣嬌的面首既多，所以不分羅大綱知道此著厲害，忙又喝止道：「且慢，慢字未完，已把洪

宣嬌的雙手接住，洪宣嬌一見羅大綱忽來幫助，馮兆炳起來，嘴上氣得不能說話，跟着又是一脚，就向羅大綱的下腹踢去，羅大綱趕忙將身一側，避過了洪宣嬌的裙裏腿，方才高聲詰責道：「洪太主，你瘋了不成，那個會賊，已是釜中之魚，網中之鳥的了，爲何不去追趕，讓他逃走，反在此地自相殘殺，真正奇事，羅大綱尚未說完，那個彌探花也已趕到，彌探花一向就做洪宣嬌的秘書監，這幾年來，並未離開一次，每逢出發，都是隨軍日夜辦公，作者日夜二字惡極洪宣嬌和他，因此更加情好無間，此次來到長沙，自然也在一起，不過他只在軍中管理文書，衝鋒陷陣之事，與他無干，只因洪宣嬌手下的兵士，瞧見洪馮二人當了真了，只好飛請彌探花來此解圍，因爲洪宣嬌這人，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東西，除了彌探花還能勸她幾句外，餘多不能奈何她的，當下洪宣嬌一見彌探花

趕到，她就雙淚交流向她情人訴苦道：「你瞧，他們兩個欺侮我一個，彌探花聽說，明知洪宣嬌的脾氣不好，此次之事，一定又是她錯，但是不便當場怪她，只好連連雙手亂搖道：『此刻不是打架時候，也不是辯理時候，你們三位，且將那個會某捉到再說。』羅大綱忙接口道：『彌秘書說得極是極是，說着先已拉了馮兆炳一同跳上岸去。』洪宣嬌至此，只好一面命人先行保護，彌探花回營。情交纏繞

寫一面方始上岸去捉曾國藩去。曾氏曾被左宗棠說過庸庸厚福一語此地一看庸庸則非厚福却是豈知那時的雨點越下越大，滿路的泥濘，越走越難，洪宣嬌雖是天足，又有馬騎，尙沒十分大礙，但心中還在憤怒羅馮二人之事，對於去捉曾國藩的心思，竟至不能上勁，就在此時，忽見一個飛探來報，說是啓奏太主，大事不妙，林彩新林將軍業已陣亡，洪宣嬌一聽此信，料定官軍方面的援兵已到，嚇得不敢再追，她就一個人飛馬回營，及到營內，只見羅馮二人也是空手回營，又見彌探花在對羅馮二人說道：「曾賊未獲，林將軍又已陣亡，敵方援兵又到，如何是好？」羅大綱聽說，不覺

氣烘烘的答道，只問太主爲甚麼與馮將軍鬧了起來，現在鬧得好不好呀。羅大綱尙未說完，忽然聽得遠遠的又有喊殺之聲，大家急又拏了兵器出營而去。現在且將此地暫且按下，先叙曾國藩那邊。曾國藩自被他那老人家曾貴，以及一班貼身的戈什哈，大家背他逃走之後，他仍幾次三番的，要想自刎，幸虧那位章僉人師爺，勸了一個謊道，大人不必着急，塔齊布已經打了一個大勝仗了。曾國藩不待章僉人說完，連忙接口問道，此話真麼？章僉人道，怎麼不真。曾國藩又問道，這末在甚麼地方打的勝仗？章僉人本是假話，無非暫時想寬曾國藩的心的。此刻一被問到地方，教他怎樣答法，正待嚅嚅囁囁，答不出來的當口，忽見一個戈什哈牽了一匹馬，要請曾國藩騎着逃走。那馬站在大雨之中，一時被雨淋得，不耐起來，陡的跳上幾跳。章僉人看在眼裏，心機一靈，他就接口對着曾國藩，又謊說道，跳馬澗打的勝仗。曾國藩一聽塔齊布在那跳馬澗打了勝仗，一時信以爲真，方始勉強騎上那匹濕馬，往前逃走。大家自

然跟着逃走，誰料他們大家往前逃走的時候，正是洪馮羅三個在那船上自相爭鬧的時候，也是塔齊布真在那個跳馬澗大打勝仗的時候，冥冥之中似有神助卻被那位章儼人師爺隨便一說，竟會說中，也算巧極的了。當時曾國藩同了大眾，往前逃了一陣，雨也止了，天也亮了，正想揀個地方休息一下的當口，忽見一個探馬報到，說是九大人的援兵已到，敵方的那個水軍都督林彩新，已被塔將軍親手斬於馬下，敵軍大隊，正與九大人的吉字軍在那兒廝殺，快請老帥回船，布置軍事。曾國藩一聽此信，方才用手先將他那額上的汗珠子拭了一拭，然後說道：如此說來，真是朝廷的洪福齊天了。章儼人在旁聽得清楚，不覺一呆，暗自忖道：我乃隨便謊，怎麼竟會成了真事，莫非還在做夢不成，忙去自己咬咬指頭，覺得知道疼痛，方始大喜起來，索性不肯承認謊，便對曾國藩笑着道：大人昨夜只想盡忠，不是晚生相勸，此刻章儼人說到此地，又見一個探子來報，說是九大人會同塔將軍，已將敵軍擊退，現在坐船，等候老帥回

去、商量軍事、曾國藩聽說、卽同大家回到船上、正是、

有意栽花花不發、

無心插柳柳成陰、

不知曾國藩到了船上、還有何事、且闕下文、

評曰、曾氏兩次大敗、接連而至、雖能逢凶化吉、彼時之危殆、亦虧他所受、日後之位望、亦祇他能得、不觀此種翔實之書籍、洵不知當時之甘苦也、

泣生
珠輯

輓聯指南

（折六） 角五洋大價定 册一

輓聯於應酬場中。用途最大。故編爲專書。本編所選。均擇其統用者。以備臨時採用。並詳述其移易典故。變換字句之法。所選各聯。均詳註其典故。細解其意義。初學讀之。可以一目了然。無須再翻字典。各聯門類略備。每類一聯。以爲法式。間有二三聯多至七八聯者。內容自是不同。非駢技也。本編於格式做法。反覆議論。不厭求詳。不獨輓聯。爲然卽壽聯喜聯。亦不能越此範圍。舉一反三。是在讀者。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四十四回

銅官感舊文學士題詩

錫堡抽煙彭京卿斬子

曾國藩同着大家回到坐船，剛剛踏進艙去，還沒來得及去問曾國荃和塔齊布兩個的說話，一眼瞥見他的公文案卷、家書日記，統統成爲灰燼，不禁變色的。映照前文急問怎麼怎麼，當由一個戈什哈稟答道：「想是賊人燒的。」曾國藩聽說，暗想公文案卷，關乎全軍命脈，家書日記，關乎半生心血，現在兩樣全失，於公於私，都有責任，活在世上，何顏見人，想到此地，不覺悲從中來，忽給大家一個不防撲的一聲，早已跳下水去。此等地方是見曾氏十分拘執然而也虧作者的一枝法筆會得描摹之那時那位章儵人師爺，可巧又站在曾國藩的旁邊，一聽撲咚之聲，赶忙伏出船沿，拚命的一抓，居然被他抓住曾國藩的一根髮辮，但是不敢抓得太重，生怕抓落髮辮，只好一面死勁抓住，一面嘴上大喊，其時又值春潮大漲，水勢澎湃，大有稍縱即逝之虞的樣子，幸虧曾國荃、塔齊布、曾貴等人，已把曾國藩這人，搶着救起，大家因見曾國藩已經有水入腹，昏迷不省人事，赶忙泡了薑湯，幫同灌入口中，過了一會。

方見曾國藩悠悠揚揚的回過氣來，及至能夠講話的時候，始見曾國藩有氣無力對着大家恨恨地說道：君子愛人以德，你們救我活來，又爲何事？曾國荃第一個接嘴道：大哥一身繫着全國的安危，非是一死可以了事的，怎好不救？曾國藩聽見他的兄弟之話，來得十分正大，不肯強詞奪理的硬去駁他。此處更明正大只得微喟了一聲道：老弟雖是這般說法，但怕朝廷未必再赦爲兄，也是枉然。不能防塔齊布章僚人兩個一同答道：老帥本爲兩朝元老，聖眷甚隆，只要仔細陳奏，未必一定得着甚麼嚴譴。曾國藩聽了此話，無語半晌，曾國荃又問道：大哥身體，此刻覺得怎樣，倘能支持，兄弟還有萬分緊要的消息，報知大哥，曾國藩急問道：甚麼緊要消息，你且說來。曾國荃道：江南大營已被南京城內的悍賊攻潰，向榮向欽差，在那未曾攻潰江南大營的時候，因病出缺，朝廷卽將副欽差張國樑陞爲正欽差，誰知江督何桂清事事掣肘，不發軍餉，營中兵士竟有一兩年沒有領餉的，都因愛戴向張兩帥，所以還能支持過去，此次南

京之賊不知怎樣被他們打聽出來的，官軍這邊文武不和，於是竟率悍賊十五六萬，以及狼兵二百餘人，其時解圍將軍病歿，狼兵也死其半。直撲江南大營，張國樑戰死丹陽，江督何桂清一聞敗信，馬上退到蘇州，蘇撫不肯納入，何桂清忽到常熟縣中駐紮，常熟縣紳無不震驚駭笑，怎麼一位兩江總督部堂會駐一個小縣起來，復由縣紳公湊三萬銀子，請他退走，現在已經奉旨掣京訊問，和春也因此事革職，曾國荃一直說到此地，方才喘了一口氣道：這是一件最緊要的事情，其次是駐紮湖北邊境的那位內閣學士勝保，欽差忽被黃文金的一枝賊軍乘其不備，將他殺得片甲不還，他就逃到陝西，也被朝廷掣解進京，他在路上還做上一首詩是：

山靈知有謫臣來，雨霽雲收見上台，行過華陰三十里，蓬花仙掌一齊開。

此詩亦載勝保家譜之中。

曾國荃念完了勝保的詩句，又接說道：勝保到京之後，皇上將他發交刑部和

宗人府會審，虧他胞姊文殊保，替他上下打點，皇上方才令他自行奏辯，最好笑的是上諭上面，有一條問他何故縱兵殃民，以及姦污婦女，他却老實承認，說是他尙壯年，軍中不能攜帶婦女，所以他與他的兵士，不能不以民間婦女，暫濟一時之急等語，可巧皇上正在行在養病，

行在即前清皇帝行次之稱，例如戰時將帥所駐之地，許之軍次也。時咸豐帝已被英法兩軍逼離京

所有奏摺，都交那位生有太子的寵妃翠姐閱看，

翠姐即慈禧后之小名

曾國荃說到這句，忽

朝塔齊布、章儼人等人，笑上一笑道：「你們大家想想，一位青年妃子，怎好閱看此等奏摺，當下自然大怒，力主即將勝保正法，後來仍是他那胞姐文殊保替他求情，總算賜帛自盡，保了一個全屍，還有那位琦善、琦欽，差也因師久無功，褫職而去。胡潤帥因見黃文金既是十分厲害，湖北地面，同時又少去兩個欽差大臣，只得飛調鮑春霆、劉仲良兩軍回援鄂省，鮑春霆因在宿松一帶，和那四眼狗陳玉成相持，不能立時離開戰地，便請劉仲良先行，胡潤帥便用了徐春榮那個直放襄河之水，淹沒武昌之計，業已克復武昌，胡潤帥因爲徐春榮

此次獻計有功，沒有和他說明，卽把他的功勞列入異常，奏保一個儘先選用直隸州知州，不防這位徐公也與我們這位雪琴一樣脾氣，只願殺賊救民，不願因功受獎，他若要想做官，平心而論，這幾年來的功勞，何止僅保一個異常勞績，還是一個直隸州知州呢。前清保案分爲異常尋常異常的勞績，可保免補本班字樣尋常的勞績只能保補缺後升用字樣。當時這位徐公認爲胡潤帥似以功名二字壓他，馬上要向劉仲良辭差歸隱，後來還是劉仲良打的圓場，將他保案，移獎其母節孝可風的一塊匾額，方才了事。左季高也在婺源景德鎮的兩處地方，連打幾次勝仗，已有上諭，命他署理浙江巡撫，此地的軍務襄辦一缺，他已不能兼辦了，兄弟之意，仍是主張用那圍困金陵之計，大哥現在總該可以替我出奏了，曾國藩此時的精神，本極疲倦，所以一直等他兄弟一樁樁的講完，方始分別答話道：此次江南大營，潰得非常不好，南京賊酋不敢十分猖獗者，不能不算向張二人之功，向張二人自從廣西追起，一直由湖南而岳州，而湖北，而南京，跟踪釘在他們屁股後頭，未嘗一步放鬆的。

今既如此，你那圍困金陵之策，當然不可緩了，何制軍也是一位封疆大員，丹陽就是他的防地，就不馬上殉節，也不能跑到一個小縣分去，現在做大員的品行若此，人格若此，言之可嘆。迂泥可笑勝保琦善二位欽差，曾氏後無背後直呼大臣之名本不足道，不必提他，潤帥能用那位徐春榮之計，因而克復省垣，自然可喜之至，不過既用決冰之策，恐怕玉石俱焚，曾國荃聽到這句，方接口道：「百姓倒未遭殃，曾國藩一驚道：「何以故呢？」曾國荃道：「此次盜匪復佔武昌，百姓因已吃過上次楊秀清的苦頭，都於被佔之後，陸續逃出，至於現在還在城內的百姓，簡直可以不能稱爲百姓，不是和髮逆部下有關連的，便是有意留在城中，想搶東西的，徐春榮獻計之時，已將此着說明，況且髮逆也沒全行淹斃，無非因水之故，不能再守，致被官軍攻入罷了，曾國藩聽到這裏，忽又失驚道：「這樣講來，那位徐公的見解學問，守經行權，無一不可令人欽佩的了，至於季高既拜浙撫之命，自然對於大局極有裨益，曾國荃道：「兄弟本爲這些事情，正想來此面見大哥，及

接大哥前去調兵的公事，兄弟馬上兼程趕來，曾國荃說着，又指指塔齊布道：「兄弟的隊伍，剛剛到敵軍後方，就見塔將軍正和他們大戰，因此前後夾攻，幸將賊人殺退，但是劉連捷和巫大勝兩個，怎麼這般冒昧，劫營之事，本是第一險着，若非拏有十二萬分的把握，萬萬不能輕舉，現在鬧得自己陣亡，險些誤了大哥之責，曾國藩聽說，微微地搖頭道：「三軍之責，本在主帥，爲兄薄德鮮能，致召將士不聽命令，這場亂子，似乎不必責備他們。」曾氏如此居心，將士故能致命，至於劉巫二人之罪，乃是例外不足責也。曾國藩說到此地，又對塔齊布笑上一笑道：「塔將軍昨兒晚上，在那跳馬澗的一捷，不是僮人告知於我，恐我此時已經不能與你們大家相見了呢。」塔齊布慌忙遜謝道：「標下昨兒晚上，一聞劉巫二位擅自前去劫營之信，真是急得要死，正在無法之際，又得探子報到，說是敵方的那個林彩新，似有擬用他們船舶包圍我方之舉，標下那時也教挺而走險，立即率了全隊，出其不意，迎頭痛擊，總算仰仗老師的虎威，幸有這場勝仗，曾國藩正待答話，忽見戈什哈報入道：城內

的文武官員，統統來此問安。塔齊布忿然的自語道：「昨天晚上，竟沒一兵一卒來此助戰，此刻賊兵一走，倒來問安起來，真是笑話。」曾國藩瞧見塔齊布坐在一旁，青筋滿面的已動真氣，便笑着道：「人家既以禮來，我們怎好拒絕？」曾國藩說了這句，卽吩咐戈什哈，統統一齊請見，等得衆官紛紛上船之後，亂闐闐的搶着恭維了曾國藩。曾國荃、塔齊布、章儉人幾個一番塔齊布的悶氣，方始平了一些下去。曾氏兄弟也將大家敷衍走了，方才繼續談話。曾國藩又問章儉人道：「儉人，昨天晚上，你總沒有離我一步，怎能知道塔將軍已在跳馬澗打了勝仗？」章儉人見問，只好又說假話道：「不知誰來報信，那時正在慌亂之際，大家或者沒有留心。」曾國藩聽說，連點其首，便不再問。當時在章儉人之意，這天的事情，認爲多少總有一點功勞，那知後來大局戡定，曾國藩拜相封侯，位至兩江總督，到任時候，章儉人可巧以知縣候補江蘇，他的一班同寅，無不前去和他聯絡，因他對於曾氏，既是老東家，又有那場功勞，曾氏給他一點優差美缺，

也是理所應該，及至等得曾氏入京大拜，章儉人在寧，自始至終，未曾得着一絲好處，到了那時，自然有些不解曾氏之意起來，於是請人畫上一幅銅官感舊圖，遍請名人題詩作序，以紀其事，當時不才的那位萍鄉文道希世叔所題兩絕，極有感慨，不才記得是：

感舊銅官事久如，念年薄官意蕭疏，却從修竹參天後，回想青寧未化初，
仲由拯溺不受賞，孔聖猶然有後辭，自是相候觀理異，未曾點勘到韓詩，

道希先生江西萍鄉籍官印廷式曾任侍讀學士當時文名滿宇宙固才子也

不才那位道希世叔的詩意，自然有些代那章儉人抱着不平，不過當時的左宗棠正入東閣，也有一篇極長的序文，附諸銅官感舊圖上，序文詞氣頗覺借題發揮，長篇大頁的，大有不直曾氏所爲之意，查左氏充任湘撫駱秉章幕府，被那鄂督官文通緝的時代，曾氏替他拜托郭嵩燾和肅順等人，後來因禍得福，不無力量，豈知左氏對於曾氏，每有微詞，人盡皆知，不能深諱，不才對於以

上二事，因爲未曾詳悉底蘊，不敢隨意就下斷語，讀者諸君，不乏明哲，自去判斷可也。此是後事，既在此地說過，後不再提，單說當時的那位章儼人，尙未知道後來之事，當然仍向曾國藩竭力效忠，因知這本奏摺，確是難以措辭，須得好好斟酌一下，才好拜發，便對曾國藩說道：「這次戰事，雖有塔將軍在那跳馬澗的一捷，但是公文案卷，喪失無存，將官兵勇陣亡不少，通盤籌算，功難掩過，大人的摺子，似乎可與彭雪琴大人斟酌一下，再發，較覺妥當。」曾國藩不待章儼人說畢，連連的雙手亂搖道：「這件事情，我已打定主意，只有一字不瞞，老實奏知，斷斷乎不可稍掩己過。」曾國荃接嘴道：「儼人此話，本也不錯，大哥就是不去和那雪琴斟酌，也得就近去和郭嵩燾商量一下，才是曾國藩聽說，不禁一愕道：「怎麼九弟還不知道意誠早已回家養病去了麼？」

鄉國者宗案既遭通緝意即承其乏

郭意誠官印昆巖即翰林院編修郭嵩燾之兄當時曾經力勸曾氏辭官辦理

糕，意誠既是回家養病，爲何沒有通封信息去給我們呢？曾國藩道：「大概驟

然得病不及作書也。未可知。曾國荃道：既是如此，大哥何不就回祁門，兄弟的意思，還要請大哥替我附奏一聲。准定取那圍困金陵之策，曾國藩塔齊布同聲答道：我們本也打算要走，曾國藩便一面命塔齊布快去調查頭一天晚上，民衆究受兵災沒有，以便移請湘撫從速放振。曾氏愛民如子一語一點不假一面自己忙去詳詳細細的擬上一本奏稿，完全承認他錯，並請優卹劉連捷、巫大勝二人，等得辦好諸事，即帶所募兵勇，同了曾國荃等人，一直回到祁門大營，不久接到批摺，咸豐皇帝因爲英法兩國的洋兵火燒圓明園一事，受驚成疾，所有國家大計，均歸端華、肅順二人主持，肅順既極欽佩曾國藩的，所以批摺上面，不但沒有處分，而且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一缺，以繼何桂清之後。曾國藩見了此旨，感激知遇，不敢推讓，只好負着克復金陵之責，於是即將曾國荃圍困金陵之策，奏了上去，奉旨照准，并授曾國荃以按察使銜，同時還有一道上諭，是問曾國藩對於何桂清應治何項之罪，曾國藩奏覆的大意，是封疆大吏，應以守土

爲重、丹陽潰圍、何督似無調度、且何督曾有辯本、說是他的奔到常熟崑山一帶、乃是前去籌餉、並非逃避、有案可查云云、查丹陽自從潰圍以後、案卷失散、無從查核、既是真僞莫辨、只有按照原罪辦理、摺上之後、何桂清卽奉正法之旨、當時有些不慊於曾國藩的人們、說是何桂清之死、不是死在髮軍手裏、也不是死在咸豐皇帝手裏、却是死在曾國藩的覆奏一摺手裏、有人去把此話告知曾國藩聽了、曾國藩微笑着道、國有國法、軍有軍法、何某之罪、應該如此、世人責我、我也不辭、曾國藩當時表明他的心跡之後、仍去辦理他的軍務、但因左宗棠已任浙撫、不能再負襄辦軍務之責、便將彭玉麟又從湖口召至、告知經過一切之事、彭玉麟一一聽畢、方才答道、九世叔的圍困金陵之計、現在最是相宜、因爲江南大營一潰之後、賊方各地的聲氣靈通、很使我們難以四處兼顧、若將金陵團圍困起來、真正可以制他死命、曾國荃道、雪琴既然贊成我的計劃、務以水師全力助我、彭玉麟聽了、忙不迭的答道、九世叔放心、世

姪自從這幾次失敗之後，對於這個水師，又增不少的經驗，從前因見敵人的炮彈厲害，第一次是仿照戚繼光的剛柔牌，以漆牛皮蒙在外面，再搓湖棉成團，及加頭髮在內，以之捍禦槍炮，毫無效力，第二次，又用魚網數層，懸空張掛，也沒甚麼用處，第三次，又用被絮浸濕張掛，襯以鉛皮，也是一點無效，第四次，又用生牛皮懸於船旁，以籐牌陳於船梢，也難抵禦，第五次，又做數層厚牌，第一層用那竹鱗，第二層用那牛皮，第三層用那水絮，第四層用那頭髮，依然無用，世姪鬧得無法，只好用我血肉之軀，植立船頭，以身作則，強迫兵士効命，對於一切的炮彈槍子，可避則避之，不可避呢，聽天由命而已，現在世姪的部下，竟能植立船頭，不稍畏忌，復出其矯捷之身手，與敏銳之眼光，而擇臨時免避之方，倒也並未全葬子彈之中，九世叔既用重兵圍困金陵，世姪回去，即派一千艘船舶，聽候九世叔支配可也，曾國荃聽了大喜道，如此甚好，我所防的他們未必全遵我的軍令，彭玉麟聽說，使用他那手掌，向空一砍，裝出殺人的樣

子道、不遵軍令的、只有殺呀、小兒永釗、幾天之前、就爲不遵我的軍令、我已把他斬了、曾國藩、曾國荃、兩個、一同大驚失色的問道、真的不成、彭玉麟忽然微紅眼圈、答道、逆子私抽洋煙、違我軍令、怎麼不斬、彭玉麟那個斬字的聲音、雖然、很是十分堅決、可是仔細聽去、却有一種慘音、夾在裏頭、也是人情曾國藩急把彭玉麟的雙手捏住、道、軍營之中、雖然不能再顧父子的天性、但是我總不能下此辣手、曾國藩說完這句、方將雙手放開、曾國荃接口道、依我之意、違令去抽大煙、打上幾十軍棍、也就罷了、當時究是一種甚麼情形、彭玉麟道、他自到我營中、我就見他仍是一種飛揚拔扈的樣子、我就諄諄告誡、對他說道、永釗、你既在此投軍、你須存心、不是我的兒子、你若倚仗是位公子、或是父子之情、藐視軍營之法、你就錯了主意的呢、誰知他的口上、雖在答應、他的所行所爲、事事違反軍令、有一次、有人前去密報、說他在那離開湖口鎮十里的錫堡地方、非但嫖娼賭錢、而且大抽洋煙、我卽下了一道手諭、着他回營思過、因爲還

是第一次、照例可恕的、豈知那個逆子、竟敢把我那道手諭、撕得粉碎、仍舊抽煙如故、那時我就動了真火、以爲一個親生之子、尙且管不下來、怎好督兵打仗、當卽親去把他抓回營中、綁出斬首、全營將士、都去求情、我只雙手掩了耳朵、不聽、等得斬了、獻上首級、方才想到其母死得可憐、略有一點悲慘、彭玉麟還待再講、忽見一個探子來報秘密軍情、始將話頭停下、正是

甘願家門絕嗣續

不教軍法失威嚴

不知那個探子所報何事、且閣下文、

評曰、此回不少事情、均極名貴、小說而至此、可謂洋洋大觀矣、

樂嗣
炳編

注
音
符
號
淺
說

一册定價大洋
三角（七折）

本書完全根據教育部最近頒布之新國音編輯。內容完善。對於注音符號之應習各門。無不應有盡有。每一符號之讀法。均根據實際狀況。繪圖舉例。並詳細說明。可作短期注音符號講習科課本或各級學校補習注音符號之課本。亦可作無師自通之注音符號自修講義。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四十五回

左中丞奏陳援浙策

曾廉訪咨報克皖文

彭玉麟正和曾國藩、曾國荃二人談他斬子之事的當口，忽見一個探子來報秘密軍情，暫將說話停下。曾國藩便問探子所報何事，探子說是新任浙撫左宗棠左大人，日前駐兵浮梁，打算掃清浮梁樂平婺源三縣附近的賊衆，才有入浙之路。那知三縣附近的賊衆，都是僞堵王黃文金手下的悍賊，約有十七八萬人數。左大人只有八千老湘軍，很是危險等語。曾國藩聽說，一面命那探子再去細探，隨時飛報。一面立即下令飛調張玉良一軍，限日去到浮梁相助。

曾氏對於左氏更比他人關切，因爲是他力保須負責任。

不得有誤。公事剛剛發出，又接皖撫李續宜的移文，指名要調曾貞幹、曾大成兩軍前去助攻安慶。因爲安慶省垣已經陷在賊中，九年別樣不說，單是巡撫死了三個，一個是江忠源，一個是李孟羣，一個是李續賓。朝廷屢有嚴旨詰責，要請曾國藩以六百里的牌單去調兩曾。曾國藩當然照辦去後，始問彭玉麟道：永釗既正軍法，這末他有子女沒有呢？彭玉麟點首答道：

子名玉兒，現已十歲，女名金兒，也已八歲，門生常接家叔去信，說是玉兒年紀雖小，一切舉動頗有祖風，曾國藩曾國荃兩個聽到這句，一同連連的點頭道：「如此還好，彭玉麟却皺着雙眉道：『門生只知有國，不知有家，一個孩子，有甚濟事。』」

曾國藩以道遠稱彭玉麟以正直稱左宗棠以才具稱故稱清朝三傑中與事業實基於此

老師此次喚我前來，有何示諭，曾國藩道：「一則就爲你們九世叔圍困金陵之事，二則自你帶領水師之後，大小已有二三百

次戰事，雖然不是回回打勝，單講髮逆造反以來，先後已有十一年之久，陷落省分，又有一十六省之多，湘贛二省的外府州縣，難免沒有賊踪，可是長沙南昌兩城，至今尚能保住，確是你的功勞呢，所以我一奉江督之旨，非常慄慄危懼，若再師久無功，豈不要步那位何平翰的後塵了麼，你須助我一臂之力，因爲長江一帶，水師的用處，勝過陸軍多多也，彭玉麟聽說道：「老師如此重視門生，門生敢不竭力報効，現幸僞翼王石達開在那川省，不能得志，湖北既已克復，對於川秦湘豫諸省，已可隔絕賊方的聲氣，北京的外交，也有議和之望，如

此說來，只要注意南京蘇州浙江福建幾處就是，門生馬上回去，督率水師，以從九世叔之後，並候老師調遣，曾國藩連稱好好，等得彭玉麟曾國荃兩個先後去後，又接左宗棠的移文，并附原奏稿子，展開一看，只見寫着是：

謹查浙省大局披離，恢復之效，未可驟期，進兵之路，最宜詳審，浙江列郡，僅存衢州溫州，其湖州一府，海甯一州，孤懸賊中，存亡未卜，此時官軍從衢州入手，則堅城林立，既阻其前，金嚴踞賊，復撓其後，孤軍深入，餉道中梗，斷無自全之理，無論首逆李世賢正圖窺犯衢州江山，臣軍已由遂安回援，目前不能舍衢前進也，金華介衢嚴之中，城堅賊衆，臣軍若由金華進攻，則嚴州之賊，必由淳壽一帶潛出包抄，亦非善策，若奕者置子四旁，漸近中央，未有孤立賊中而能善其後者，似臣軍救浙，必須依傍徽郡，取道嚴州，較爲穩妥，惟浙西皖南一帶，山鄉瘠薄，產米無多，尋常無事之年，民食尚須從江西之饒州廣信，糴買搬運，現在臣軍食米，亦係從饒廣採

購轉運而來、勞費殊多、行師不能迅速、此餉事之難也、臣軍除已募未到外、不滿九千、除分守遂安開化外、隨臣出戰者不過五千有奇、此外如徽信兩處防軍、雖經曾國藩毓科奏明歸臣調遣、然兩處正在戒嚴、未可調以入浙、其衢州之李定太一軍、八千餘人、江山之李元度一軍、八千餘人、雖人數與臣相等、然均未足深恃、此次李世賢入犯、李定太僅守衢城、李元度分扼江常、而皆迫切呼援、惴惴不能自保、臣亦未能責其遠離城池、浪戰求勝、致損軍威、此兵事之難也、前蒙准調蔣益澧劉培元兩軍來浙、尙未接有該員等確耗、蔣益澧一軍、積久之餉、非兩廣督臣速爲清給、難以成行、劉培元新募經費、非湖南撫臣速爲發給、亦難集事、相距二千餘里、恐須三四兩月、乃可取齊、臣已迭次檄催、伏懇敕下兩廣督臣湖南撫臣、速清兩軍欠餉、發給經費行資、俾得遄赴戎機、是爲至要、至浙東一帶郡縣、均爲賊氛所隔、勢難迅速馳援、能從海道出師、乃爲便捷、昨接曾國

藩鈔錄上諭、因杭州甯波等處失守、沿海各口宜防、諭令迅速購買洋人
船炮以資攻剿、聖慮周詳、實深欽佩、臣等將來轉戰而前、必可終資其力、

草此謹奏、

此摺異常名貴
非常人得見者

曾國藩看完此摺、點頭自語道、季高的才氣本大、此奏也能鎮出之、曾國藩說
完此語、又接探子報稱、說是湖北團練大臣雷正瑄、不知在何處覓到太平天
國前僞軍師錢江的興王之策底稿、一見之下、佩服得五體投地、召問他的幕
僚王延慶、要想投求錢江、帮他辦理團練之事、王延慶便想討好、情願親去找
尋、雷正瑄聽了大喜、立即撥給王延慶五百兩旅費、令他喬裝尋覓、不達目的
不准回局、王延慶立即滿口應允而去、每日的只在茶樓酒肆、探訪其人、日子
一久、湖北省城漢陽漢口百姓、無不知道此事、此句有眼有一天、王延慶忽在黃鶴
樓上、遇到一個眉目清秀、神采奕奕的中年道士、見那道士一個人伏在窗口、
望着長江、只是喟嘆、喟嘆一會、忽去借了一枝筆來、在那牆上題了幾首詩句、

王延慶走近一看，只見寫着是：

獨倚青萍陋杞憂，談兵紙上豈空謀。誰催良將資強敵，欲鑄神姦守故候。
機已失時惟扼腕，才無用處且埋頭。東風何事吹桃李，似與濃春鬧未休。
飄零無復見江鄉，滿眼旌旗襯夕陽。芳草有情依岸綠，殘花無語對人黃。
漢家崛起仗三傑，暗指曾彭左三人晉祚潛移哭八王。却憶故園金粉地，蒼茫荆棘滿南荒。

地棘天荆寄此生，身還萬里轉傷神。鄉關路隔家何在，兄弟音疏自少親。
捫虱曾談天下事，臥龍原是幕中人。西山爽氣秋高處，縱目蒼涼感路塵。
草野猶懷救國忠，而今往事泣秋風。植劉有意爭雄長，韓岳終難立戰功。
滄海風濤沉草檄，關山雲雪轉飛蓬。恩過過眼皆陳蹟，往日雄心付水中。
桑麻鷄犬萬人家，誰識秋情感歲華。夜氣暗藏三尺劍，邊愁冷入半籬花。
雲開雁路天中見，木脫鴉聲日已斜。幾度登樓王粲恨，依劉心事落清茄。

一年一度一中秋、月照天街色更幽、天象有星原北拱、人情如水竟東流、
賈生痛哭非無策、屈子行吟盡是憂、寥落江湖增馬齒、等閒又白少年頭、
山中黃葉已蕭森、招隱頻年負客心、北海琴樽誰款洽、南華經卷獨追尋、
乾坤象緯時時見、江海波濤處處深、莫怪東隣老杜甫、挑燈昨夜發狂吟、
餘生猶幸寄書庵、自顧深知七不堪、蘆岸歸音回塞北、蓴鱸鄉思到江南、
雖無馬角三更夢、已有猪肝一片貪、且染秋毫濕濃露、手編野史作清談、
王延慶看完此詩、不禁暗暗稱贊、忽又想到此人即非錢江、也是一位人材、當
下慌忙回報雷正瑄聽了、雷正瑄本在望眼欲穿的當口、立即派人去把那
道士請至、問其姓名、笑而不答、雷正瑄於是更加疑他必是錢江無疑、一面待
以殊禮、一面對他說道、觀君詩句、似在洪軍之中、曾建許多事業過的、鄙人求
才若渴、足下務勿隱秘、那個道士聽說、方才微微地一笑道、明公既已知之、何
待多言、隱約其辭、使人難以捉摸雷正瑄聽了大喜、便與談論天下大事、那個道士却能口若懸

河對答不絕，雷正瑄不待聽畢，卽在腹中暗忖道：「今我果得錢東平了，但宜秘密，雷正瑄轉完念頭，忙又向着那個道士一拱手道：『敝局面雖小，旣辦團練，又兼糧台，責任重大，務請足下屈就相助，他日有功，不難吐氣揚眉的。』那個道士聽了，領首許可。十架子雷正瑄卽託他去處理大事，頭幾天也還看不出他的壞處。又過幾天，見他所有策劃之事，不甚中肯，於是稍稍有些疑慮起來。有一天，忽因轉運糧秣的問題，一時不能解決，便去對那道士說道：『現在捻黨勢熾，各路大兵屯聚陝晉各地，糧運一事頗覺棘手，未知足下以爲怎樣辦理，才能游刃有餘。』那個道士見問，一時嚅嚅囁囁的，竟至答非所問。雷正瑄至此始知上了此人之當。當時卽借一個題目，將那道人問斬稟報上去，說他費了無限心機，方把太平天國前僞軍師錢江誘到局中，驗明正身，業已正法。官胡二帥說是不問真僞，殺了就得探子報告的，就是這樁事情。當下曾國藩便對探子笑上一笑道：『你將此事探來稟報，也沒甚麼不合之處，但是錢江何人，他旣隱

去，何致再到人間，何致去就雷大人的職司，何致會被雷大人拏下問斬，湖北的官胡二帥，並非不知，只因認爲殺了一個行騙道士，其事甚小，不足研究也，你怎知道，探子聞諭，方始含赧而退。曾氏在營素無長官驕放，掣子走卒探報得與長談。曾國藩等得探子去後，正想去寫日記，忽見一個戈什哈呈上一個手本，下面寫着附生潘鼎新五個小字，便問戈什哈道：「他有荐信沒有？」戈什哈答道：「沐恩曾經問過他的，他只不言，已有沐恩不敢多去盤問，恐違大人的軍令，因此報了進來。」曾國藩撚鬚微笑道：「對囉對囉，現在人材難得，既是有人指名見我，必有一點學問，萬萬不可埋沒人家來意。」所以受過王若華之騙曾國藩說到此地，把手一揮道：「請到花廳相見。」及至走到花廳，一見那個潘鼎新的裝束，幾乎笑了出來，你道爲何？原來潘鼎新所穿的，一件破舊府綢四方馬褂，長得蓋過膝蓋，內穿一件老藍竹布的長衫，却又極短，遠遠望去，兀像穿着袍套一般，再加頭上那頂瓜皮小帽，帽上一顆紅線結子，已經成爲黃色，一雙布鞋，底厚二寸有餘，一種村學究食古不化的模樣，委

實有些萬難，檄寫當時州土著檄檄欲生躍然紙上當下曾國藩先自暗忖道：如此一位學究，怎好來此投軍。但既遠道前來找我，不能不以禮貌接待。想到此處，便去向潘鼎新將手一伸道：請升坑。那個潘鼎新一見曾國藩請他升坑，忙把腰骨一挺，雙手一垂，朗聲答道：老帥位極將相，潘某怎敢分庭抗禮。曾國藩笑上一笑道：第一次相見是客，那有不坐之理。潘鼎新聽見如此說法，只好遵命坐下。曾國藩照例送茶之後，方問來意。潘鼎新道：潘某在家時候，雖曾看過幾本兵書，因思現在既爲這般亂世，人材迭出，斷非潘某不學無術之輩，可以出而問世的。前幾天及見敝省的那位李希菴中丞，輕敵出戰，竟至陣止，方才知道日下的大員，不過爾爾。曾國藩聽了大吃一驚道：怎麼李希帥前一向還有公事前來調人，此是那天的事情。潘鼎新道：沒有幾天。曾國藩又問道：足下究從何路而來。潘鼎新道：是從廬州來的。曾國藩道：這未我此地，怎麼還沒官報。潘鼎新道：現在道途梗塞，信息難通。潘某因是家鄉熟地，所以能夠到此。曾國藩聽了點點頭道：

足下可知此事的大略麼、潘鼎新道、略知一二、曾國藩摸着鬚子、連聲曖曖道、你就說說看、潘鼎新道、敵省省垣、已經陷在賊手、先後九年、因為安慶地方、雖是一個山城、可是面臨大江、易守難攻、只要看從前的事情、一死就是幾位撫台、此城難攻、可想而知、此次李中丞因見老師已拜江督之命、他是安徽巡撫、須受老師的管轄、曾國藩聽到此地、岔口說道、這倒還是我的晚輩、他那亡師羅蘿山、是我老友、潘鼎新道、如此說來、更有關係的了、他的急於要去克復省城、自然理所應該、豈知援兵未到、就去出戰、守那安慶的人、又是那個威名極大的四眼狗、再加那個僞忠王李秀成、還怕四眼狗一時疏忽、復又派了他那堂弟李世賢、率了幾萬早賊、紮在城外、以作犄角之勢、李中丞的部下、又少、從前未出亂子、是全仗那個劉秉璋幕中的徐春榮、所以還能打上幾次勝仗、自從徐春榮奉調去、到湖北之後、李中丞一個兵單將寡之身、就是不去攻那安慶、已經汲汲可危、難以自保、一去攻城、便至一敗亡身、曾國藩皺着眉頭的說

道、舍弟貞幹和曾大成兩個、我已檄調前往助援安慶、何以如此耽悞程途、至今未到、潘鼎新道、現在四處是賊、再加左宗棠左大人新拜浙撫、擬從徽郡殺入衢州、於是更加行軍梗阻、極其不便、怎麼可以怪着令弟大人、曾國藩聽了、仍舊不以爲然的答道、行軍最貴神速、總是我不能教、以致舍弟的經驗學問、兩有欠缺之故、此自謙也非實人也潘鼎新接口道、老帥的滿門忠義、舉世咸知、不必謙虛、但是現在安慶的撫兵、朝廷尙未放人、令弟大人、倘能從速趕到、倒是克復省垣的一個極好機會、曾國藩不解道、方才足下、不是還在盛稱四眼狗李世賢兩個之能的麼、怎麼此時又說容易起來了呢、潘鼎新笑上一笑道、現聞李世賢因聞左大人攻浙甚急、又見已經殺死一個清國撫台、安慶地方、暫時無虞、他已率兵竄入浙江、志在攻奪那個衢州去了、剩下一個四眼狗、自然多少有些戰勝的驕氣、所以我說此時是個大大的機會、曾國藩一愕道、足下據事立論、真是一位將材、令人佩服萬分、現在左大人那兒正在少人相助、讓我將你

薦去如何。潘鼎新聽說方向身上摸出一封書信，呈與曾國藩去看。曾國藩接到手中一看，見是那位程學啓介紹來的，書中盛譽潘鼎新的本領勝他十倍。曾國藩至此，方才明白潘鼎新這人，非特有才，且有節氣，明明來此投効，不肯先把介紹之信交出，便是他有身價的地方。當下收過那信，又問潘鼎新願到浙江去否。潘鼎新道：「同爲國家効力，在此在彼，都是一樣。」曾國藩聽了大喜，馬上寫上一封荐書，交與潘鼎新，命他尅日動身。潘鼎新謝過曾國藩，起程之際，復又叮囑去取安慶的機會，萬萬勿失。曾國藩一等潘鼎新走後，卽飭飛馬報知貞幹和曾大成二人，沒有幾天，忽得飛探報到，說是國荃貞幹兩個已把安慶克復。曾國藩一得此信，不覺喜形於色的自語道：「這樣一來，真可稱爲難兄難弟的了。」等得正式公文到來，細細看過，方知貞幹忽在中途遇見國荃，貞幹就約國荃帮忙先去克復安慶，再辦圍困金陵之事。國荃應允，果然竟被那個潘鼎新料到，四眼狗大有驕氣，其一稍稍疏忽，一個九年陷在賊手的安慶省

城居然克復下來，時在咸豐十一年八月，及至奏報朝廷，尙未接到批回，忽於初十那天，奉到贊襄政務王大臣的咨文，說是文宗顯皇帝已於七月十六那天賓天，安慶克復之摺，竟不及見，曾國藩這人，本極忠義，一見此等噩耗，不禁悲從中來，掩面而泣，左右慌忙勸慰，曾國藩拭淚道：「朝廷待我甚厚，不比旁人，我在軍中，每次大敗，從未責備一句，直到如今才把安慶克復，那知文宗顯皇帝又已不及看見，哀哉痛也，我罪深矣，曾國藩哀痛一會，又把咨文再去細細一看，突又一驚道：「大行皇帝本有太子，何必用着這班贊襄政務大臣，老成識見，不比平常說到此地，就想以他三朝元老的資格，前去奏上一本，後又一想，這等大事，朝中大臣，豈無勝他之人，必定業已頗費斟酌，我却不可冒昧，姑且寫信前去問過翰林院郭嵩燾再講，曾國藩想定主意，立卽一揮而就，發信進京，誰知一等多日，竟沒回信，正是：

大敵當前猶未靖，

深宮確息更難知。

不知進京之信，何以沒有回音，且閱下文，
評曰：左氏援浙一摺，看去似極迂緩，實則誠如所謂行軍之道，直與奕棋相仿，
若不置子四旁，漸近中央，未有不蹈孤軍深入之害者，及浙奠平，不出其料，讀
此小說，兼知軍事之學矣，佩服。

大湖

姚民
哀著

大盜

二冊定價一元六角

實售六折

太湖地勢奧僻，盜匪出沒無常，放火劫舍，擄人勒贖，無所不爲。盜匪帮派，不計其數，以太保阿書爲最著名。

本書爲太保阿書之塾師所口述，姚民哀先生所編叙。描寫湖中盜匪之一切，熱鬧而又詳盡。如何放火，如何殺人，如何綁票，如何奸淫，如何拒捕，如何規村，寫來殘暴兇惡，令人髮指。而寫太保阿書，尤較他盜爲詳盡，自其出身寫起，直寫到伏法。實人實事，全無虛構，比報載更爲詳細而準確。書中附有太保阿書伏法時之照片十幅，用銅版厚紙精印，非常清晰，係出重金所徵得者。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四十六回

洪宣嬌靚顏求媚藥

溫樹德獻計聽空罈

曾國藩自從發信去與那個郭嵩燾之後，久候沒有回音，他就有些着慌起來，生怕外省的大敵未靖，京中的亂事又起，他是一個身居兩江總督都堂的三朝元老，怎好不去關心，無奈那時尙沒電報，只有緊要上諭，或是重大公文，才能用那六百里的牌單，私人信札，毫沒加快辦法，曾國藩到了那個時候，也得先顧南京的軍務再說，有一天，正在盼望各處的消息，忽據探報，說是偽忠王李秀成，不知爲了何事，親自率領二三十萬老萬營的悍賊，去攻六合，知縣溫紹原寡不敵衆，業已殉難等語，曾國藩一聽此信，不禁連連地跺着腳的說道：「可惜可惜，他既殉難，六合地方，反作金陵賊黨的屏藩矣。」曾國藩說完，立即下令，飛檄曾國荃回攻金陵，皖省善後事宜，交與曾貞幹曾大成二人會同紳士辦理，這末那時李秀成，也要算爲太平天國之中的一位大人物了，何以如此大才小用起來，親自去攻那個小小的六合縣的呢，其中自有一番道理。

此書

頭緒太多幸虧作者之筆游刃有餘方能敘得如此連貫

原來那個洪太主洪宣嬌，自經銅官一役，敗回金陵之後，不知怎樣一來，竟和彌閉情淡起來，彌閉也明知洪宣嬌的勢力，不是可以隨便爭風吃醋的，只好悶聲不響，退至一邊，儘讓他這情娘再去另置面首，洪宣嬌見他頗覺識趣，反而偶去敷衍，不過既云敷衍，必須另找別路，有一天，洪宣嬌親去尋找那個女狀元傅善祥，傅善祥的父親，名叫啓徵，本是南京地方的一位宿儒，逝世以後，僅剩善祥一人，善祥生而多慧，長而有貌，那時正在不肯以那庸庸婦女自居的當口，忽值太平天國建都金陵，開設男女二科，以攬天下英才，傅善祥聞信，急去應試，其時的大總裁，便是軍師錢江，題目是命男女二科各擬一篇北征檄，善祥文中的警句是：問漢官儀何在，燕雲十六州之父老，其時太平天國已佔一十六省之地已嗚咽百年，執左單于來庭，遼衛八百載之建胡，句雖登皇但亦當放歸九旬，爾爾出於女子故覺瑣色傅善祥既得女科狀元，同時男科的狀元，名叫朱維新，維揚人士，大魁之日，年僅十有七歲，才學固好，品貌又美，當時的傅善祥，還大朱維新兩歲，頗

有相從之意，不料東王楊秀清是個登徒子之流，一見男女兩科的狀頭，都是美貌無倫，他便奏知天皇，以傅善祥充他的隨身機要記室，朱維新充爲東王府的秘書監，不久且陞爲尙書，東王既是如此重用傅朱二人，無非存着不利孺子之心而已，沒有多久，傅善祥便被威迫成姦，朱維新也加封龍陽君起來，新詞傅朱二人，既然一同失了貞操，當然心中老不願意，朱維新因是一個男子，尙有解悶散憂之事可找，獨有那個傅善祥，每天處於淫威之下，委實無法可以解嘲，一時無可奈何，便去吸食洋煙，以消岑寂，一天晚上，東王又去叫她值宿，她因未曾大過其癮，牀第之間，或有不悅東王之意，嗣經東王仔細盤駁，方才知她有了煙癖，頓時大怒，卽用一面蘆蓆枷，枷着傅善祥這人，鎖於女館門口，幸被洪宣嬌所見，便去向東王吵了一場，方才辦到赦了傅善祥之罪，傅善祥既感洪宣嬌相救之恩，平時二人，又因一同被姦之怨，常常相對訴苦的，所以她們二人的交情，很是不薄，當時南京的百姓，個個稱呼她們二人爲

太平之花、傅善祥并有火煙狀元之稱、後來東王被那北王殺害、北王的兄弟韋昌祚、又將東王的全家抄斬、甚至那位西王蕭朝貴之妹蕭三娘王妃、天皇西妃之姊陳素鵬妃子、也是一同遇害、還算這位傅善祥、苦苦的向那韋昌祚再三哀求、方始保得一命、她便從此閉門思過、不敢再與天國的那班朝臣、前去周旋、洪宣嬌本是她的知己、因此未絕往來、這天洪宣嬌前去看她、因有兩樁私事、一見她面、同到內室、對她說道、傅家姊妹、我們兩個、現在都是徐娘的風韻了、你的性情恬淡、不事奢華、我也知道無非中了洋煙之毒、但我此時、委實尚難寂守空閨、彌探花這人、我已覺得厭惡、今天我來找你、因有兩樁事、請一樁是從前東王賜你的那些駐顏之藥、我見你終日吞雲吐霧、一榻橫陳、不事修飾、不喜繁華、那藥便無用處、請你統統送我、傅善祥聽到此處、含笑問道、你的呢、我知道當時東王、愛你性喜風流、所以賜你的藥料、比我還多一半的呀、時寫洪宣嬌之淫蕩含羞不詳洪宣嬌見問、不禁微紅其臉的答道、我已用完、你且不用管我、單

是給我就是傳善祥聽了，便將她那一張蟹壳青的臉兒，向左一別，跟着又撲哧的笑了一聲道：「你這位好太主，真也太難了，難怪外邊的一班老百姓，都在說你是姐已轉世呢。」洪宣嬌聽說，並不生氣，單是又自顧自的接說上去道：「我見現在清國的大局，自被曾國藩、彭玉麟、左宗棠三個小子，一同掌了大權以來，軍事很有一點布置，我們國中，只有一個忠王，任他就是三頭六臂，在我個人看來，也是雙拳難敵四手，如此一來，我們的國運怎樣，家運怎樣，似難自保，只有趁此時光，樂牠一樂，就算便宜，既要行樂，又沒甚麼人材對我脾胃，我的今天來此，須你替我出個主意，其時傳善祥的煙癮，又已上來，只在眼淚汪汪的打她呵欠，明明聽見那個洪宣嬌，鄭重其事的請教於她，但因精神疲乏，傳寫

善祥的煙癮十分注意此
即同照上文之法

委實有些對答不出，幸而洪宣嬌瞧出形狀，便將傳善祥一把

拖到煙榻之上，一同南北向的相對臥下，一面先請傳善祥自去燒煙，一面方又說道：「我的好姊姊，你快些抽幾口，就好好的答覆我吧，你是一位才女，誰不

知道洪宣嬌說到這句，忽又抿嘴一笑道：「幸虧我們那位啓徵老世伯業已下世，否則你這個人恐怕也要做那彭永釗第二了呢。」

又提彭玉麟斬子事
文法始不冷清

傅善祥一任

洪宣嬌怎麼去說，她只自顧自的一連抽上十二三筒極大極大的洋煙，等得吐出最後的一口回煙，纔微喘着的對着洪宣嬌笑上一笑道：「你莫這般說法，

我那亡父在生，只有我一位大寶貝，非但不肯干涉我的抽煙，而且見他一位

寶貝女兒，去被人家姦，傅善祥說到這個姦字，不覺陡的流下淚來，不過此時

眼淚，乃是酸心的結果，不比起先的眼淚汪汪，並非哭泣，

有眼淚不算哭泣
真是無上妙文

洪宣嬌瞧

見傅善祥忽然傷感起來，慌忙安慰她道：「我在和你說着趣話，倒把你的舊恨

引起來了，怪我不好，罰我再做一世寡婦就是，傅善祥聽說，不禁破涕而笑道：

「世上有你這位浪漫寡婦，倒也少見，你既要找尋美貌面首，你須聽我辦法，洪

宣嬌忙不迭的接嘴道：「你說你說」

急道

我「一定聽你說話，傅善祥又接說道：「大

凡美貌的男子，多半出於世家，或是優伶，現在我們這座天國，不能稱爲天國，

只好稱爲地獄。傅善祥說了這句，忽又問洪宣嬌道：你是在外邊亂闖瞎跑的，你可瞧見現在的南京城裏，還有一個青年美貌的子弟沒有，洪宣嬌連忙坐了起來，把雙膝盤着，拍着手的稱是道：對呀，對呀，你的說話，真正一點不錯。我見一座偌大的南京城中，簡直沒有一個較爲清秀的子弟，傅善祥不待洪宣嬌說完，便又接口問道：你可知道都到那裏去了呢？洪宣嬌道：大概逃難去了，傅善祥將嘴一披道：這倒不是，他們是全被一班王爺們弄去做男風去了，洪宣嬌聽了急皺雙蛾的答道：如此說來，豈不苦煞了他們麼？傅善祥笑着道：你也不必去替他們可憐，這些人物裏頭，可以約分三種，第一種是本來不願的，因被一班王爺們所逼，只好敢怒而不敢言的，以他們的清白之身，去作齷齪之事，第二種是先不情願而後情願的，因被一班王爺們好看待，穿好吃好，無非以他雄飛之身，去幹雌伏之事，第三種是開首就情願的，因爲他們本是優伶之身，早被一班老斗鑿破天荒，一旦身入王府，便好睥睨一切，甚麼睚眦

之報，甚麼輕薄之怨，都好爲所欲爲，彷彿在替先人增光一般。惡極傅善祥說到這裏，又去抽了幾筒大煙，方才叫了洪宣嬌一聲道：「洪太主，你若真要搜羅這等人材，不妨奏知天皇，下道諭旨，限令一班王爺，三天之內，各獻童子十人，以便你去訓練一座童子營。」洪宣嬌慌忙叫妙道：「妙呀妙呀，此計若成，我便不打飢荒了。」傅善祥聽說，釘上洪宣嬌一眼道：「妙不妙，我都不管，不過一個人的精神有限，一營盤童子軍的男色無窮，太主不可因我一言，自己就去糟蹋鳳體，我可不負責任。」洪宣嬌又忙不迭的亂搖其手道：「誰要望你負責，你去拏藥給我，就得。」洪宣嬌說着，已先下牀，等得傅善祥將那駐顏之藥，交給洪宣嬌收好，洪宣嬌便欣欣然有喜色的告辭走了，沒有幾天，洪宣嬌的一營童子軍，早已奉旨成立，不過成立之後，那班小小軍人，十天死一個，半月亡一雙，可憐無數的童子軍，只爲傅善祥的一言，個個都往樂極國中成仙去了，後來傅善祥聞知其事，始知洪宣嬌這人，只顧自己，不管他人，恐怕將來因此惹禍，只好暗

暗的避得不知去向、當時有人說她是跟錢江一同走的、其實大大不然、因爲傅善祥的離開南京要比錢江遲了好幾年呢、況且錢江是位何等樣人、斷不攜帶一位青年婦女而遁、致爲旁人瞧出破綻、不才對於此等地方、因有參攷的書籍、又有先人的遺訓、故此敢向讀者負責說句說話、傅善祥的結果、必不及錢江多多、當時傅善祥既遁、洪宣嬌也不在她心上、仍是盡情行樂、儘量求歡、甚至有時分惠於她、天皇哥哥、皇后嫂嫂去的、豈知事爲忠王李秀成所知、於是大不爲然起來、一天特去向着洪宣嬌說道、太主娘娘、臣有幾句逆耳之言、伏求太主注意、太主的訓練童子軍、臣本極端贊成、誰知直到現在、始知太主另有用意、這班青年子弟、當然都是將來報國的人材、若使他們統統死於疆場、已經不免可惜、而况死得無名、亡得沒義、太主卽不顧着自己的身體、自己的聲名、可是天皇和皇后二位、須繫天下人民的觀瞻的、太主倒忍令他們去失大家之望不成、洪宣嬌一直紅了臉的聽完、只好矢口不認、李秀成復又

勸上一番，方始退去。那知洪宣嬌就因此事，卽與李秀成不睦起來。於是天天的去到天皇面前，大說李秀成的壞話。可巧那時的天皇，已經偏重於逸樂方面，對於一切軍情大事，認爲既有李秀成主持，便可高枕無憂。及至聽見洪宣嬌的壞話，方始有些吃驚起來。一天忽將李秀成召至，正色的問道：忠王賢弟，你的本領，在朕看來，勝過東平多多，怎麼如此一座小小六合縣城，至今不能將他克復？其中有無別意？李秀成聽了一愕道：陛下怎出此言？臣弟對於這座六合縣城，早在心上。一因臣弟只有一人，既要到東，又要到西，一時忙不過來。二因守六合的那個溫紹原，自己既有能耐，他的夫人公子，也識一點軍事。從前還有那個劉秉章的門人徐春榮，善卜文王八卦，算一是一，算二是二。臣弟手下的將官，萬萬不是他的對手。有此兩層原因，以致耽擱下來。並非臣弟謀國不忠，實是臣弟的才力不夠。陛下今天既然問到此事，臣弟無論怎樣不敏，馬上親去攻打就是。天皇一直聽到這裏，方始強顏一笑道：賢弟若肯自去，朕

就放心了，說着，卽命侍衛擺上御筵，算替李秀成餞行。席散之後，李秀成辭別出朝。第二天大早，李秀成卽到校場，點了三萬老萬營人馬，作爲他的護軍。又命羅大綱、賴文鴻二人，也各率十萬老萬營人馬，分爲左右兩翼，直取六合。羅賴二人，一奉將令，已知李秀成對於六合縣城，下了決心，當下便一同向着李秀成獻策道：六合地方雖小，可是何方所得，便是何方的屏藩。從前有那徐春榮幫助溫紹原，因此我們這邊陣亡了百十員大將，潰散了數十萬弟兄。這個深仇，誰不想報，只因未奉將令，不敢擅自進兵。今天王爺旣命我們二人前去進攻，最好是給他們那邊一個迅雷不及掩耳，若待援兵一到，那反囉嚇了李秀成聽說，點頭稱是，卽令漏夜進兵。自己在後押陣，不才說到這裏，須從那位溫紹原那邊叙起。原來溫紹原本是一位舉人出身，只因幾次會試不中，便截取了一個知縣。舉人改作知縣有大批載取之分載在大清會典來到南京候補，那時南京的制台，還是那位佞佛的陸建瀛，因見溫紹原是個正途，卽委署六合縣缺。到任之後，正值錢江率

領大軍圍攻儀鳳門的時候，他急修理城池，準備兵器，滿擬牢守此城，以作金陵的屏藩。不料陸建瀛一見城破，馬上攜了愛妻逃走，他仍死命把守，後來又有劉秉章的一枝大軍來到，他的胆子一壯，竟能將那一座六合縣城守得，猶同鉄桶一般。洪軍方面死的人數，確屬不少。一守七年，朝廷見他是位將材，一直將他陞到記名提督，嗣因劉秉章一軍調攻安慶，他忽失去一隻臂膀，幸虧他的夫人閔氏、公子樹德，都是足智多謀，精通韜畧，一門忠義，早拚與城同亡，所以把那四面城門，更加修得十分堅固，非但是日夜親自上城輪流巡視，且對人民常常說着，孤城難守，本在意中，我們溫氏一門，世受國恩，現又位至提督，更負守土之責，你們一班百姓，只有暫行投奔他處，等得平靖下來，回家未晚，那班百姓一因溫紹原已經守了七年之久，認爲有了經驗，逃走四方，反而不及留此妥當，二因這位溫軍門愛民如子，真已成了家人父子一般，不忍離他，自去單獨逃生。

如此好官
本來少有

當時大家都說情願一同守城，不願逃難。溫紹原聽

了那些百姓的說話，只好安撫一番聽之而已。一天方與閔氏夫人、樹德公子正在商量軍情之際，忽見一個探子滿頭大汗的飛奔前來。溫紹原料定必有大敵到了，不待探子開口，赶忙搶先問道：「瞧你這個模樣，諒有賊軍到了，但是你們已隨本軍門多年，多少也有一些歷練，怎麼一逢大敵，還沒一點鎮定功夫？」此數語裡，知溫紹原確有治軍的能力。那個探子聽得溫紹原這般說法，雖然定神下來，但是仍舊喘吁吁的答道：「稟稟大人，禍禍禍事不小，僞忠王李秀成親率大軍三十萬，殺奔前來，離城只有二十里路了。溫紹原一聽李秀成親自前來，又有三十萬的人數，不禁也吃了一驚起來。此乃人情之常，不是溫紹原前後異態。連忙命那探子再去細探，當下就問他的夫人和公子兩個道：「方才探子之言，你們母子二人可聽清楚沒有？」閔氏夫人、樹德公子一同答道：「怎麼沒有聽見？」溫紹原又說道：「事既如此，快快同我坐出大堂，召集將士，諭知禦敵之法。」閔氏夫人、樹德公子不及答話，即同溫紹原陸坐大堂，自有兩旁差役打起聚將鼓來。霎時之間，咚咚咚的鼓聲不絕於耳。

所有將士都已全身披掛，一擁而至。溫紹原抬頭一看，只見爲頭的幾員大將，乃是李守誠、羅玉斌、海從龍、夏定邦、王國治、周大成、王家幹、李家駒、趙旭、黃應龍、魏平書、陳應虎、談茂鈞、崔元亮、崔元炳、楊金標等等，一十六人，正待開口諭知禦敵之策，已見大衆一齊說道：「賊衆已至，主帥快快發令。」溫紹原一面連連點首，一面卽命李守誠、羅玉斌、海從龍、夏定邦四人各率五百兵士去守東門，王國治、周大成、王家幹、李家駒四人各率五百兵士去守南門，趙旭、魏平書、黃應龍、陳應虎四人各率五百兵士去守西門，談茂鈞、楊金標、崔元亮、崔元炳四人各率五百兵士去守北門，只准嚴守，不准出戰。大衆奉命去訖，溫紹原卽帶同夫人公子兩個，共率敢死親兵一千，來到敵樓之上，親自主持大炮的事，情等得剛剛預備完畢，早見太平軍的大兵已向西南兩門攻打，他便命人把那炮門移向西南兩門，描准敵方主力軍的所在地，轟隆隆的就是幾炮，因爲溫紹原守了七年下來，深知這些大炮乃是攻敵的利器，所以平時早將大炮

的架子裝得活動，能夠隨意移轉，往年守城，多半藉此力量，當時仍用此法，果然有效，當下就在那個隆隆聲中，只見跟着煙霧迷天，血光滿地，西南兩門的敵軍，已被幾聲大炮轟死一半，溫紹原正在歡喜之際，陡又聽得一片喊殺之聲，衝上城來，正是：

運籌帷幄稱神算，

決勝疆場奮武威。

不知這片喊殺之聲，究是何路人馬，且閱下文。

評曰：溫紹原之守六合，乃爲清朝中興史上之一大關鍵，以故作者如此注重，讀者不可忽視。

著白大黃

家冤死生

(折七)角四元一價定册厚二 作佳情言

功却不在名家之下！而在名家的著作上，而其成
 中敘述一件三角戀愛的事，一男一女，書
 在情網中轉輾追求，已覺苦悶，而再加
 上第四五者的侵入，於是更形紛亂，但
 終至有情人成爲眷屬。情節之哀感頑艷
 緒，已使讀者感到一種似喜似憂的別樣情
 像電影般映入讀者心靈深處。讀到二個
 戀愛主角受環境壓迫而將分飛的時候，撮
 恨不得跳進書裏像喬太守般的爲他們撮
 合。這種繫人啼笑的筆墨，我們大胆地
 高攀一句「極像啼笑姻緣」而本書校訂
 者漱六山房張春帆先生也說「此書著者
 不亞於張恨水」，這皆是公平之論，並
 無絲毫自誇之意。

行發局書衆大海上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四十七回 踹敵營將門有子 得怪夢溫氏成神

溫紹原一見幾聲大炮，竟將攻打西南兩門的敵軍打死一半，正在有些高興的當口，陡又聽得一片喊殺之聲，突然之間的衝上城來，疾忙定睛一看，原來並非敵人，都是六合城內的一班老百姓們，因恐他們有失，特來拚死助戰的。

時寫溫紹原平時之政聲

溫紹原見此情形，更是一喜，赶忙諭知大眾道：「你們來得甚好，快到四

門分同把守，就是大眾奉令去訖，溫公子忽然用手向那前邊遠遠地一指道：「父親母親，快看快看，敵軍又在一齊蛇行而進，定是在避炮火。」閔氏夫人先向遠處一望道：「我兒之言不錯，敵人此來，恐有異謀。」溫紹原聽說，急用他那右掌覆在額際，作了一個天篷樣式，蹙眉一望。

溫公子年輕閔氏夫人年長溫紹原年更長各人眼光不同描寫都有次序

果見敵軍正

從遠遠的蛇行而進，忙不迭的對着守砲兵士，將手向那遠處一颺道：「快從正面放去，打他一個不能近前，守砲兵士自然唯唯答應，只把砲門一扳，頓時又是轟隆隆的幾聲，早將那些蛇行而進的敵軍，打得血肉橫飛，肢體迸起，溫公

子正待說話，忽見把守北門的崔元亮、崔元炳兩個，親自飛奔報來，說是敵軍似在北路一路挖掘地道，怎樣辦法？溫公子先接口道：二位將軍，快快回轉，可命百姓各人捐助空的酒罈一隻，飛速埋在城根底下，地下如被掘通，空罈便有聲響可聽。那時再用火藥迎頭炸去，便可抵擋。溫紹原在旁聽了大喜，急命二崔快去照辦。二崔剛剛去後，忽又見一個探子飛馬來報，說是偽忠王李秀成，因見羅大綱、賴文鴻兩個賊將，漫無布置，第一陣就中了我軍大砲，死傷老長毛一萬三千多人，打算暫避我軍的銳氣，已經退下五十多里。溫紹原聞報，重賞探子，方對夫人公子說道：敵軍畏懼砲火，不敢前進，也是情理。話雖如此，我等三人，今天晚上，須在城樓住宿，不可中了敵人以退爲進之計。閔氏夫人、樹德公子一同答道：老爺須要保養精神，方好長此辦事，不可今天第一天就把精力用盡，後來怎樣支持？快請回衙，此地且讓我們母子二人，在此監督便了。溫紹原聽說，還不甘心，又命心腹將士掛城而下，前去探過，探了回報，說是

敵軍果已退去五十里北，今天晚上，似乎不致進攻。溫紹原聽了，方命公子在城監督，自己同着夫人回轉衙門，稍稍進了一點飲食，又據探子來報，說是北門城下，業已埋上空罈，只要地下稍有響動，上面便能聽見應聲。溫紹原聽畢，面上似露喜容，閔氏夫人起初倒也有些高興，及至探子去後，忽又想到一事，皺了雙眉的對着溫紹原說道：「老爺，你我年已半百，膝下僅有此子，方才埋罈之計，倒也虧他，想出妾身有個愚見，不知老爺贊同與否。」溫紹原撚鬚的答道：「夫人有話，只管請說，只要有益國事，下官無不遵命。」閔氏夫人却微搖其頭道：「妾身此言，適與國事相反，倒於我們家事，有些關係。」閔氏夫人說到這句，她的聲音已經有點打顫，仍舊鼓勇的說道：「孤城難守，也已所見不鮮的了，我們夫妻兩個，世受國恩，理該城存人存，城亡人亡，不用說牠，不過我們這個孩子，年紀尚輕，未嘗受過國恩，依妾之見，打算命他掛城逃走，我們兩個，倘有差池，溫氏門中，尚不至於絕後。」溫紹原聽畢，先把腦袋向天一仰，微吁了一口氣道：「夫

人此言，未免有些輕重不分了。你要知道絕後一事，僅僅乎關於我們溫氏一門，爲國盡忠，乃是一樁關乎天下的極大之事。現在駐紮祁門的那位曾滌帥，他的兄弟溫甫司馬，就在三河殉難的。前一提還有那位彭雪琴京卿，他本是水師之中的老將，他的永釗公子，只爲私吸大煙，犯了軍法，他竟能夠不顧父子之情，馬上將他問斬。此又提曾彭二位，都是當今數一數二的人傑，他們所做之事，那會錯的。下官只望能夠保全此城，方才不負朝廷付託之重，果有不幸，我們全家殉忠，也是應該。溫紹原的一個該字，猶未離嘴，忙把他的雙眼緊閉起來。你道爲何？原來這位能文能武的溫紹原軍門，年已半百，膝前只有這位樹德公子，舐犢之情，怎能不動於中？若將眼睛一開，眼淚便要流出，豈非和他所說之話不符？閔氏夫人一見她老爺此時的形狀，不禁放聲大哭起來。溫紹原撲的一聲站了起來，含着眼淚，圓睜雙眼的厲聲說道：夫人快莫作此兒女之態，大丈夫能夠爲國盡忠，也得有福命的。閔氏夫人聽說心裏雖在十分難過，

面子上只好含淚點頭，承認她的老翁見理明白，他們夫妻二人正在談論盡忠之事，忽見一個丫鬟走來稟報，說是王國治王都司有話面稟，溫紹原便命傳話出去，請到花廳相見，等得出去，只見王國治一臉的驚慌之色，毫毛凜凜的向他稟道：標下回軍門的話，標下剛才得到一個密報，恐怕我們城內有了奸細，今天晚上防有亂子，溫紹原聽說，連連雙手亂搖道：貴參戎不必相信謠言，我敢誇句海口，六合城中，個個都是良民，有此奸官外來奸細，斷難駐足，這件事情，不用防得，所要緊的是我們這邊，一箇腦兒不及萬人，敵軍多我三十餘倍，這倒是樁難題，王國治道：標下業已派了飛足，亟到少荃中丞那兒請兵去了，因為少荃中丞那裏的花綠隊，却是外國人白齊文統帶，只要這枝兵馬殺到此城，便可保住，溫紹原又搖其頭的答道：你休妄想，前幾天少荃中丞允了程學啓之請，准許蘇州城內的百王獻城自贖，豈知後又聽了他那參贊丁日昌的計策，趁那程學啓在那寶帶橋營盤裏督隊操練的當口，假裝請客樣子，

把那一百位投順的賊王，誘到席上，以杯爲號，卽出刀斧手數百，盡將百王殺死，等得程學啓知道，所有降兵，已經復叛，程學啓因見少荃中丞手段太辣，使他失信於人，一氣之下，便與叛兵前去拚命，有意死在亂軍之中，現在少荃中丞自顧尙且不遑，怎麼再能發兵來援，我們要未曾沉甫廉訪，他已克復安慶，或者能夠抽兵到此，也未可知，王國治一直聽完，也沒甚麼計策可獻，只得回去守城，溫紹原一等王國治走後，又對他的夫人長嘆了一口氣道：「夫人呀，我們城內兵微將寡，糧餉又少，照此看來，萬萬不能等到援兵來到的了，俗語說得好，叫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下官只好做到那兒，便是那兒。」

至會彭左三人又是劉長莫乃溫公竟至殉難

閔氏夫人珠淚盈盈的答道：「此事關乎天意，只要天意不亡大清，此城自然有救，我們也得長爲太平之民了。」溫紹原聽見他的夫人付之於天的說話，也叫無聊到極點的了，當下不便再言，一宵易過，第二天大早，就見樹德公子親自來報，說是賊兵又退十里，離城已有六十多里，此時只要援兵

前清朝廷無人主持軍事於此可見一斑

一到此城便可保全，溫紹原便同夫人公子，來到城樓，遠遠一望，果然望不見敵兵的影子，於是稍稍把心一放，一面下令四城的守將，大家不妨輪流把守，以資替換，所有人民，各令歸家，不必苦了他們，仁義之兵一面仍留樹德公子，在城監督，自己同了夫人回到衙內，寫上一封密稟，命人掛出城去，飛投祁門大營，請援。溫紹原發稟之後，正在盼望援兵的時候，那知就在這天的半夜，李秀成親率大軍，一窩風的陡然而至，竟將四城團團圍住，原來李秀成此次的來攻六合，本是下了決心，第一仗因見羅大綱賴文鴻的隊伍，中了大砲，自然不肯再以血肉之軀的兵士，去與大砲死拚，當時即下一道命令，往後退了五十餘里，第二次要使溫紹原相信，所以再退十里，羅大綱賴文鴻便一同進帳問道：末將等的隊伍，自不小心，中了敵人的砲火，應得有罪，不過王爺一退就是六十多里，倘若官兵的援軍一到，我們豈非更加要費手脚了麼？王爺退兵有無別計？李秀成見問，微微地一笑道：本藩此計，並無甚麼奧妙之處，只因敵方的

大砲厲害，瞄得又有準頭，萬萬不能用那衝鋒之法，須俟敵方稍有不防的當口，我軍就好出其不意，一脚衝到城下，大砲那樣東西，只能及遠，不能及近，你們難道還不知道不成？羅賴聽說，方才悅服，李秀成又說道：你們二位下去，准在今天晚上，二更煮飯，三更拔營，人腳枚馬勒口的，四更時分，必須到達六合城上，將牠團團圍住，那時不管他們的大砲厲害，可沒用了，羅賴二人聽說，頓時大喜，退去照辦，果然不到四更，已將六合的四城團團圍得水洩不通起來，那時樹德公子，正因連日辛苦，僅不過略略打上一個盹兒，已經悞了大事，赶忙飛報他的父母，溫紹原和他夫人兩個，一得此信，連蹙雙脚的嘆道：痴兒悞事，敵軍既已圍城，我們的大砲，便成廢物，二人尙未說完，又據探子飛報，說是賊人攻城甚急，公子已經單槍匹馬的蹀入賊營去了，閔氏夫人急把探子拖住問道：急不暇擇確有此態你在怎講？探子又重一句道：公子已經單槍匹馬的蹀入賊營去了，閔氏夫人不待聽畢，早已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跟着碎訕一聲的暈

倒地。上溫紹原見他的夫人、愛子情切、急死過去、不覺淚如泉湧、慌忙去搯夫人的人中道、夫人呀、你這一來、真正更使我火上添油了呢、幸虧溫紹原的一個呢字、剛剛離嘴、夫人已是回過氣來、但是氣雖回了過來、口上只在我的嬌兒沒有命了、我的愛子怕已死了、喊着不停、此時溫紹原不能再顧夫人、只好忙不迭吩咐丫鬟等人照料夫人、自己一脚奔到城上、往下一望、只見敵兵多得猶同螞蟻一般、已在圍着他的愛子、廝殺、幸見他的愛子、還有一點能耐、只要他的一人一馬、殺到那裏、所有賊兵、便會潰到那裏、溫紹原正待發令、想命四城守將、全部衝出、去助他那愛子的當口、忽見李秀成親自帶領十多員悍將、忽把他那愛子圍在垓心、他那愛子一被李秀成親自圍住、便沒起先的饒勇了、正在萬分危急之際、陡又瞧見他的夫人、率了一隊人馬、直從北門殺了出來、溫紹原一見他的夫人拚命的衝入陣中、更是急上加急、趕忙下令、不論將士、不論民兵、統統一齊殺出、自己也去掣了一柄大刀、跟着跳上戰馬、一脚

搶到李秀成的跟前，厲聲大喊道：「敵人不得逞強，快看我姓溫的取你狗命來也。」那時李秀成正想首先結果溫公子的性命，才能制住官兵銳氣，起先一眼看見一員中年的女將，帶領幾員將士來救那員小將，料定便是閔氏夫人，此刻又見一員鬚眉斑白的老將大喊而來，又知必是溫紹原其人，却把手上的馬繮一緊，反而倒退了數步，方向溫紹原一拱手道：「溫軍門，你已守了此城七年之久，你的忠心，你的毅力，本藩未嘗不知，但是滿清之主，非是我們黃帝子孫軍門何必這般替他效忠，我們天皇素來最敬忠臣義士，軍門若肯投順我朝，此真所謂棄邪歸正者也，你須再思再想才好。」溫紹原不等李秀成說完，早已把他的鬚子，氣得一根根的蹺了起來，同時豎眉裂眦的答道：「你快不要如此狂吠，我乃天朝大臣，現任提督之職，怎麼肯來投順你們無父無君的賊人。」李秀成聽見溫紹原罵得厲害，自然有些生氣，可是看見他那一副忠肝義胆的樣子，不禁又覺可敬，便又忍住了氣，仍用好言相勸，那知溫紹原因爲他的

夫人公子都在陣中，那裏還有工夫打話，只把他的那柄大刀，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直向李秀成的腦門劈來，李秀成至此始知溫紹原早已拚了命了，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勸得醒的，只好赶忙將頭一偏，避過刀風，還要不忍去和溫紹原直接廝殺，單向官兵中的將士殺去，當時却惱了一旁的那個賴文鴻，立卽一馬衝至溫紹原的面前，大聲喝道：「你這狗官，不得如此撒野，我們王爺，乃是一片仁心，只在好言相勸，你既不識抬舉，就讓我姓賴的前來送你歸天便了。」賴文鴻道：「言未已，卽和溫紹原對殺起來，那邊的那位溫公子，起初因爲自己略一疏忽，竟被敵人闖至城下，以致大砲失其效力，既怕父親見責，又怕失了城池，害了百姓，所以不要命的，騎上一匹戰馬，手持雙劍，殺入敵營，無奈敵兵太多，他只一個，雖然被他殺到那裏，敵兵潰到那裏，按其實際，也不過九牛身上少了一根毫毛的情形而已。」溫公子正在向前死命殺去的當口，忽見他的母親，帶領幾員將士，一馬衝入陣來，他就高聲大喊道：「母親趕快退回城去，戰

是凶事，你老人家萬萬不可前來顧我，兒子雖沒甚麼本領，尚不至於就被敵人所擒，去作俘虜。誰知他的說話未完，又見他的父親已向李秀成那裏殺去。他這一急，還當了得，只好不與他娘說話，頓時殺出重圍，前去助他父母。可巧他的父親正被賴文鴻殺得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兵之力的時候，一經他去相助，陡然胆子一壯，始和賴文鴻殺個敵手。賴文鴻一見一員小將又來加入，不敢再事戀戰，立即虛幌一刀，敗下陣去。此時官兵中的一十六員大將，也在拚力廝殺。閔氏夫人又有一些真實功夫，直把天國中的將士殺得不能支持。李秀成看得清切，便在馬上搖頭自語道：「一人拚命，萬夫難擋，此話真正不錯。你看溫氏父子三個，此刻已如中毒一般，我們將士誰能抵敵。這場戰事，只有計取萬難力敵。」李秀成說完，急將令旗一展，吩咐快快鳴金退兵。及至退下一二十里，料定官兵已經回城，方始紮下營頭，檢點人馬，才知傷亡了三五萬人之衆。李秀成見此情形，不禁長嘆了一聲，對着羅大綱、賴文鴻二人說道：「本藩

不納二位將軍掘通地道之計，以致吃了這場敗仗。若是遇見別路大敵，倒也說得過去。無奈一個小小縣城，莫說天皇見罪下來，本藩無辭以對，就被官兵背後議論。本藩一世的英名也喪盡了。羅大綱接口道：王爺不必灰心，掘通地道之計，現在仍可進行。王爺前幾天不納此計，無非表示我們乃是仁義之兵，不肯將那六合縣城一齊玉石俱焚。那知溫氏父子夫妻三個，不識好歹，竟敢抗拒天兵，末將之意，只有仍舊明去交鋒，暗則掘通地道，直達六合縣衙。只要火藥一炸，還怕溫氏一門不化灰燼不成。李秀成接口道：本藩前據探報，說是溫樹德已將四門埋上空罈，你們去掘地道，怎麼瞞得過他。此處還得斟酌。羅大綱便向李秀成咬着耳朵，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說了一陣，李秀成聽了大喜，卽命羅大綱速去照計行事。映照上文埋罈之事一筆不漏羅大綱退回自己坐營，便令書記寫上幾萬張的諭帖，縛在箭上，射入六合城中。百姓拾起一看，只見寫着是：

太平天國忠王李諭知六合城中一切軍民人等知悉，本藩率兵抵此，原

爲救民而來，除只懲辦抗拒天兵之溫紹原一家外，其餘概不株連，爾等若能獻城投順，自當奏知天皇，封以萬戶候外，入城之日，并保良民家屬，否則亦宜各貯糧食，以備圍城無食之苦，從前翼王圍困長沙城垣時，居民至以腐草爲糧，其苦可知，前車可鑒，爾等須自爲計，莫謂言之勿預也。

切切毋悞。

如此如此道般道般不過欲使百姓收回空罈耳。

百姓們一見此帖，大家忙去聚議，聚議的結果，獻城投降，萬難辦到，只有各自貯糧，以備圍城無食之苦，尙是正辦，大家既已議定，各人便將日前埋入四城的空罈，全行收回，自去藏貯糧食，事爲溫紹原所知，不覺大吃一驚，急將緊要的幾位紳士，召至衙中，說明百姓取回空罈，去貯糧食之事，乃是圖近利而貽遠害的政策，萬萬不可行的，紳士答稱，取罈貯糧，人民爲防圍城無食之苦，不是口舌可以勸阻下來的，溫紹原一見紳士也沒法子，只好對之一嘆道，如此說來，乃是天意，不是我姓溫的不能保護百姓了，一班紳士聽說，各自歛歛一

會無言而退，溫紹原送走紳士，回進內衙氣喘喘的急將此事告知夫人公子，樹德公子連忙安慰他的父親道：「爹爹不必着急，賊人既吃一場敗仗，三兩天之內，未必能復原氣，至於埋殮聽聲一事，無非一種防禦之法而已，現在全城的人民，既已收回空罈，前去貯糧，此事不能反對，若一反對，人心一亂，更難辦事，爹爹且去養養精神，守城之事，且讓孩兒担任幾天再講。」溫紹原聽他兒子如此說法，因為自己也沒甚麼辦法，便也依允，那知就在這天晚上，溫紹原却做了一個大大的怪夢，正是：漫道忠言雖逆耳，須知熱血可通靈。不知究竟是一個甚麼怪夢，且閱下文。

評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古聖訓也。世界維新，往往以此言為壓制民權之語，觀於此回之事，人民之智識不良，誠悞國家大事不少也。可嘅也夫。

程小青新著

霍桑探案外集

中國偵探小說第一部成功作品

程先生之偵探小說，全國無人能與之頡頏，著作界中，稱爲東方柯南道爾，（其筆下所產生之霍桑，也成爲東方福爾摩斯）所著無不風行全國。本書爲其最近之傑作，共計十六長篇，約六十餘萬言，內容精警，處處引人入勝，筆法緊湊，佈局嚴密，時而疑陣四佈，時而枝節橫生，忽急忽緩，忽隱忽現，恍惚迷離，不讀完全書，端難推測其全案癥結之所在。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六角二元三
八折 定價 錦盒 裝一 厚册 六大

第四十八回 提督掬丹忱小民感戴 翰林崇老例後輩含糊

溫紹原一聽他的愛子如此說法，只好依允，正待好好的睡牠一宵，養足精神，以便好去辦事，那知睡到牀上，無限的心事，又堆上心來，一任如何凝神壹志的把持，總是翻來覆去的不能合眼，直到三更以後，方始朦朦朧朧的睡去，恍惚間，陡見眼前來了一位金甲神人，面貌並不凶惡，舉動頗覺莊嚴，溫紹原慌忙下牀相迎，尙未開口動問，已聽那位神人向他大聲說道：「上帝憫爾一片丹忱，將命吾神到此指示，現在天國那邊，業已定下一條毒計，正在挖掘地道，不日就要轟城，雖是爾父子能有報國忠心，將來應歸神位，怎奈滿城數十萬的生靈，一旦同遭浩劫，豈不可慘，爾須加意提防，破此大難，切記切記。」溫紹原一直聽畢，忙又躬身動問道：「尊神既來指示，溫某先替全城子民感謝，不過尊神命某加意提防，從前小兒樹德，曾以空罈應聲，有所防範，無奈全城子民，中了敵方空罈貯糧之計，盡將空罈取回，其餘尙有何法可破這個毒計，伏求尊神

明白指示，溫紹原說完，恭恭敬敬的站在一邊聽候吩咐。那位神人直等溫紹原說完，方始連連的搖頭道：「此乃天機，萬難洩漏。況且大限已定，劫數難逃。屆時自會知道。」溫紹原聽了神人之言，不禁微蹙雙眉的復又問道：「尊神既來指示，必有一條生路，否則大限既定，劫數難逃，教我溫某怎樣加意提防呢？」問得有理

那位神人倒被溫紹原駁得無法起來，只好說道：「吾神不來欺爾，爾的全家應在這個劫數之中，不過歸天之後，上帝念爾一片忠心，賜爾一個神位。此城百姓，不下數十萬人，如何可以跟爾同死，加意防範的意思，無非要你諭令百姓趕緊逃生去吧。」溫紹原又說道：「此城百姓早已表示願與溫某全家同生共死的了，若要逼迫他們統統離城，實難辦到。」那位神人聽到此地，便把他手向那牆上劃上幾劃，說也奇怪，那位神人劃到那裏，那裏就有滔滔的水聲起來。溫紹原還待細問，忽見那位神人將他袍袖一展，頃刻之間，失其所在。溫紹原因見此事十分奇突，心下一驚，早已醒了轉來，赶忙睜開雙眼一看，自己仍在牀

上臥着，不過兩耳之中，尚有涓涓的水聲聽見。溫紹原本是一個人睡在簽押房內的，此時既然做了這個怪夢，醒了之後，還有水聲聽見，連忙下牀走到上房，喚醒閔氏夫人，告知夢中之事。閔夫人不待聽完，早已雙淚交流的答道：「老爺此夢不祥，莫非我們全家真要與城同亡不成？」溫紹原瞧見他的夫人如此傷心，也不覺含淚的說道：「下官守此孤城，忽已七年，本是打算與城同亡的。夫人倘因愛子情切，下官也可作一違心之事，此刻就去開城，諭知百姓快快逃生。夫人同我孩兒也去夾在難民之中，逃生便了。」閔氏夫人聽到此話，忙不迭一把將溫紹原的衣袖拉住道：「這末老爺呢？」溫紹原急把衣袖一摔道：「夫人呀，陸建瀛、何桂清，他們二位總督的下場，夫人難道還不見麼？」溫紹原說完這話，便不再待閔氏夫人答話，立即奔出大堂，跳上坐馬，親自前去勸諭百姓逃難去了。溫氏所得之夢，可以說是心記，也可以說是忠義感應，至於百姓不肯離他，以致後來進了府城之慘，此實如何可教溫氏負也。閔氏夫人一等她的老爺走後，疾忙命人將她愛子喚到，上氣不接下氣的，先將溫紹原的夢境告知她的愛

子聽過，然後方問怎樣主張。樹德公子朗聲答道：「夢境無憑，毋庸深信。至於敵人射入城中的幾萬張諭帖，明明知照百姓取糧貯糧，無非要破孩兒的那個埋殫聽聲之計。現在百姓既已中計，爹爹要去諭知他們逃生，恐難辦到。」既要逃，走斷不

賴野這班百姓對於爹爹十分敬愛，雖是可感，但已中了敵方之計，其愚不可及也。以孩兒之意，還是母親爹爹逃出此城，孩兒在此殉節，也是一樣的呢。可憐樹德公子說到此處，早已眼圈發紅，噎得說不出話來。閔氏夫人雙手發顫，急將樹德公子一把抱到懷內，一邊哭着，一邊說着道：「我兒怎麼說出此話！你們爹爹的正直脾氣，你還沒有知道不成？」此等描寫並非描寫閔氏夫人畏死，正是暗襯父忠母愛子孝之實情也。閔氏夫人還待再說，又見她的老爺一臉很失望的樣子，已經回轉，一進房來，一屁股坐在椅上，雙手撐在膝上，低頭不語。閔氏夫人忙同樹德公子一齊走到溫紹原的跟前，立定下來，眼巴巴的低聲問道：低聲二字已將閔氏母子二人慘苦之神情活現紙上。「老爺，你可是從外邊回來的麼？滿城百姓可肯聽你說話，各自逃去麼？」閔氏夫人問了兩句。

又不及等待她的老爺答話，忙又指指樹德公子道：我已問過我們孩子，他說他願在此子代父職守此危城，并教我們兩老出亡。閔氏夫人的一個亡字，剛剛離口，忽又紛紛落淚，回頭叫了一聲樹德公子道：我的苦命孩兒，你爲甚麼東也不去投胎，西也不去投胎，偏偏投到我家來做子孫的呢？樹德公子聽說，急得把脚一蹶，正待接口答話，忽覺地下陡現空聲，不禁大叫一聲不好，寫得連忙將他父母一手一個，拖出房門，再向外面氣也不透一口的，只是飛跑，剛剛跑出大堂，就聽得天崩地陷的一聲巨響，一座上房，早已轟爲灰燼。此時的溫紹原，倒底是個漢子，還能對他的愛子，說聲好險呀的一句話，可慘那位閔氏夫人，本來已在悲痛她的丈夫和兒子兩個，各自硬要盡忠報國，不肯聽她一顆芳心，早已紛紛碎了的，此刻如何再經得起這個轟炸之聲？她的一雙小脚，早在轟隆隆的轟炸聲中，軟了下去，不能再走。樹德公子只好放開父親之手，雙手急去扶着他的母親，連連說道：此地還是危險之處，母親快快緊走。

幾步、且到街上再講、樹德公子尙未說完這話、陡見兩三個丫鬟披頭散髮、滿臉焦黑、形同魔鬼一般的奔到他們面前、抖擻凜凜的哭叫道、老爺夫人公子、大大事不好、所所所有有的了、鬟使女等等、紛紛炸死了、閔氏夫人一聽此言、陡又一嚇、才把她的腳勁嚇了上來、跟着樹德公子、一腳跑到街心、尙未站定、又聽得一班百姓、一見她們三個、大家都在急着喊道、還好還好、我們軍門和夫人公子、都逃出來了、快快避到鼓樓上去、那裏比較別處爲高、溫紹原不及答話、單問衆百姓道、我的衙門既被轟炸、四面城門、可曾被炸呢、內中一個百姓、就在人叢之中、高聲答話道、小人方從東南兩門回來、那裏還算平安、這個百姓剛剛住嘴、又有一個民婦接着說道、西北兩門、不過炸陷兩尺地方、還不碍事、一直以險筆寫來、真正是險到極處、妙到極處溫紹原忽然抬頭向上一望、只見半空中的火光、依然紅得嚇人、原來那時、還止四更天氣、火光反映空中、所以有此景象、溫紹原到了此時、也會汗毛凜凜的、將手向着鼓樓一指、對着夫人公子兩個說道、我等

且到那兒再說，閔氏夫人業已迷迷糊糊，一點沒有主張，樹德公子忙接口對着那幾個形同鬼怪的丫鬟說道：你們好好的扶着夫人前進，我去伺候老爺。那些丫鬟本已嚇得心胆俱碎，瞧見鼓樓地段較高，不待公子吩咐完畢，早已簇擁着夫人急向鼓樓奔去，及至大家上了鼓樓，幸有幾個伶俐差役，已在鼓樓裏面設了坐位，樹德公子先將父母扶去坐定，然後問着他的老父道：爹爹夢中既蒙神人指示，用水救火，孩兒此刻打算帶領老百姓們，去到四城，揀那有了空聲的地方，用水灌下，或能澆滅炸藥，也未可知。溫紹原聽說，側頭想了一想，道：事已至此，那裏還能抵禦，方才爲父對着一班百姓，口已說乾，無奈他們不但不肯各自逃生，還說願與賊人廝殺，我們手下的兵士，也算身經百戰的了，到了此刻，也沒力量作戰，這班徒手的百姓，怎麼可以出戰廝殺？溫紹原說到這句，急把雙手向他胸前亂指，嘴上已經不能說話。熱血攻心之狀，真斷作者描摩閔氏夫人在旁瞧得真切，赶忙撲到溫紹原的面前，撲字有科乾號着道：老爺快快定下神來。

還有多少大事，須得老爺分派呢。閔氏夫人猶未說完，陡又聽得東南門的角上，連着轟隆隆的幾聲，跟着就是老百姓的一片哭喊之聲。溫紹原却在此時，撲的吐出幾口熱血，始對閔氏夫人樹德公子兩個高聲說道：夫人，我兒，若要盡節，就是此時，倘再遲延，賊人攻入，那時要想求死，恐不能矣。閔氏夫人不及答話，忙又跌跌統統的奔到欄杆之前，朝那四門一望，只見火燄連天，血光灑地，官軍紛紛潰退，敵人紛紛躡入，城內百姓，無不鬼哭神號。料知太事已去，便不再回裏去，單是雙手緊扶欄杆，口上大喊一聲道：老爺，我兒，我先去也。此處不知是潰

是憂小說至此吾無言矣 閔氏夫人的一個也字，猶未停聲，早已將身往下一縱，頃時碎的一聲，血濺全身的歸天去了。那時樹德公子正在防着他的老父，所以沒有顧着他的親娘，及聽他娘如此一喊，心知不妙，連連丟下他的老父，奔到欄杆之前，往下一望，只見他娘已經粉骨碎身的死在地上，屍首之旁圍着許多百姓，都在那兒亂闐闐的號哭，樹德公子忽把他心捺定，並不悲傷，不忍再去潑動他的

老父只是飛身下了鼓樓，跳上一匹戰馬，拔出腰間雙劍，一脚奔至敵人面前，就去巷戰，一連被他砍死三十多員敵將，百數十名兵士，自己身上也中二十餘槍，實在不能再支，方才大喊一聲道：「天亡我也，非戰之罪。」說完這句，用劍向他咽喉一抹，追隨他的母親去了。溫紹原起初連吐幾口熱血的當口，還怕他的夫人和他愛子爲他一人之故，不肯先行盡節，自己雙手已軟，沒有氣力去殺夫人公子，及至瞧見他的夫人，先行墮樓，他的愛子又去巷戰，方始把心一放，拔出佩劍，也就自刎而亡。此地這位溫公剛剛歸天，忠王李秀成已率大軍進城，有人報知此事，李秀成赶忙奔上鼓樓，一見溫公業已自刎，微微地連點其首道：「好官，好官，可惜誤投其主，見事不明也。」李秀成剛剛說完，只見羅大綱、賴文鴻二人也已趕到，李秀成指著溫公的屍首，怒目而視的對着羅賴二人說道：「此人爲國盡忠，本不足怪，只是六合城中的百姓，爲何死抗天兵，和我作對，你們快快遵令屠城，不得有誤。」羅賴二人尙擬諫阻，李秀成已經踱下鼓樓。

傳諭棺殮溫紹原夫妻父子的屍身去了。後來溫紹原得了忠愍二字的謚法，且入昭忠祠。當時六合縣城的百姓，既被屠殺，逃出性命的不過十分之一。還有一班不肯逃走的，夜間竟見溫公前去托夢，說是他已奉上帝之命，授職六合縣的城隍。天國現下屠城之命，何苦拏命去拚，能夠逃出一個，就是一個。等語，百姓感他顯靈，復又逃出不少。等得曾國藩曾國荃的兩路援兵到來，六合縣城已失守多天了。曾國藩的援兵，只得回去銷差。曾國藩也不便深責他們遺誤軍事。又過幾天，正擬再發書信去問北京之事，忽見家人稟入道，翰林院編修郭嵩燾郭大人由京到此，有事要見曾國藩。聽了驚喜道：筠仙來了麼？筠仙，郭嵩燾之字。快快請到簽押房相見。家人出去導入。郭嵩燾先以翰林院的前輩之禮，見過曾國藩。曾國藩回禮之後，方請郭嵩燾坐下。原來前清翰林院的禮節，敬重輩份。例如後輩去見前輩，必須隨帶紅毡兩張，一張是本人自己磕頭用的，一張是預備前輩回禮時候用的。此禮之外，還有兩樣，一樣是後輩須得稱呼

前輩爲老先生，倘若後輩不稱前輩爲老先生，單稱前輩的現在官職，前輩就要動氣，說是後輩瞧他不起，彷彿沒有做翰林的資格。道光時候，有位名叫袁旭的新科翰林，去拜現任禮部尙書旗人穆進阿，當面沒有稱呼他爲老先生，只稱呼他爲中堂。照例須大學士方稱中堂，尙書稱中堂錯的。當時的穆進阿，便氣得側頭不應，袁旭不懂第二句，仍稱呼他爲中堂，穆進阿始回頭，朗聲說道：「穆某不才，某歲曾入翰林，袁旭聽到這句，方才知道自己錯了禮節，連連當面告罪，改稱老先生了。事一樣是後輩寫信給前輩，須得用一種仙鶴箋，任你改用最恭敬的大紅稟單，前輩也要動氣。宣統元年，不才的老世叔萍鄉文道希學士，印廷他的從子文緝熙大令，以進士聽鼓安徽，那時的皖撫爲朱金田中丞，印家文緝熙出京之日，要求乃叔道希學士替他出封八行，給與朱金田中丞文道希學士因爲朱金田中丞，雖是他的同衙門前輩，但是素未謀面，不便貿然寫信，不肯答應。文緝熙大令，便自己私下寫了一封，到省時候，呈了出去，朱金田拆信一看，便問文

緝熙大令道、你與文道希學士、不是一家麼、文緝熙大令忙答稱道、確是家叔、不敢冒稱、朱金田中丞聽說、立即含怒的說道、兄弟雖與令叔未曾謀面、但是既在同一衙門過的、寫信囑託子姪之事、也沒甚麼關係、不過令叔既爲翰林、寫信給我、不會不遵院例用那仙鶴箋之理、以此看來、此信必是假冒、我若不瞧你是一個進士出身、十年寒窗之苦、我就參你、朱金田中丞說完這話、便把那信退還文緝熙大令、文緝熙大令當下碰了那個大釘子、只好忙又回到北京、去見乃叔父道希學士、老實說出冒寫八行、以致鬧得弄巧成拙之事、文道希學士、生怕乃姪參了功名、只得當面訓飭一番、即用仙鶴箋恭敬敬的再寫一封、說是前信確是後輩所出、只因匆忙之間、忘用仙鶴箋紙、尙求老先生寬恕後輩的冒昧、請將舍姪文某、以子姪看視爲禱云云、文緝熙大令持了那封眞信、再去謁見朱金田中丞、朱金田中丞方始高興、不但不怪文道希學士的疏忽、且有回信給文道希學士、說是前信疏忽、不必再提、現擬將令姪補東

流縣缺，不負所囑，以此而論，文緝熙大令，已中進士，不過沒有點翰，對於用那仙鶴箋之例，還不知道，何況其他，後來文道希學士出京之日，有一首望九華山文後子緝熙的詩，不才記得是：

蒼顏奇服鬱秋煙，廣座吾知孟萬年，江水滔滔映巖邑，此流惟許阿咸賢。

不才做到此處，因為提到郭嵩燾用後輩之禮，去見曾國藩，忽然想到兩樁故事，寫了出來，雖於本書無關，但覺很是有趣，讀者勿責為幸。

作者對於清朝官場的一切掌故之學，如數家珍，非但存

趣且極名貴也

現在再說當時的曾國藩，請那郭嵩燾編修坐下之後，第一句就問道：

仙，我曾給你四封信，打聽京情，怎麼忽有贊襄王大臣的名義發現，我雖仰蒙兩朝的皇上，破格錄用，直到今職，但是這等皇室的大事，非是外臣可以置喙的，因而未悉內容，郭嵩燾聽說忙恭而敬之答道：老先生發給後輩的信統統收到，只因大行皇帝去世皇帝例稱大行忽在熱河賓天，怡親王和端華肅順兩位軍機大臣，想學漢朝時代以那鈞弋夫人的故事，對待東西兩宮，幸虧東西兩宮，很是

機警現已安然的由熱河抵京，且將怡親王、端華、肅順等等正法矣。曾國藩不待郭嵩燾說完，不覺失驚道：「京裏鬧了如此大事，我們外臣怎麼一點未知，真說不過去。」郭嵩燾道：「此事本極秘密，現在事已平服，不久即有上諭明白曉示的了。」曾國藩又微啣了一口氣道：「大行皇上曾經有過上諭，命我率兵勤王，當時我因無兵可分，只好負了大行皇上，又提督諡之事，同映上文郭嵩燾本來未知曾國藩從前吞服上諭之事，他忙答道：「老先生的學問見識，本來不比常人，意誠家兄，常在家信上提及的。」曾國藩忙謙虛道：「這是賢昆仲的謬贊，老朽那敢克當。現在令兄的貴恙，想來早已痊可了吧，我因軍務倥傯，實在沒有工夫寫信候他。」郭嵩燾欠身答道：「家兄之病，雖未復元，現在仍到撫幕辦事，家兄上次來信，還提及老先生那時的銅官一役，奈他回籍養病，以致撫帥那兒，沒人主持軍事，否則老先生當時還不至於那般受驚呢。」曾國藩蹙額的答道：「筠仙不必說起，那時我真想盡節的，後被大家勸下，卽以此事而論，大行皇上的天恩高厚，使我曾

某真正無從仰報於萬一也。現在髮逆尙未盪平，京中險出大禍，幸虧大行皇帝的在天之靈，兩宮能夠如此機警，皇室危而復安，更使我等外臣置身無地的了。郭嵩燾聽到此地，忽然想着一事，忙向曾國藩道喜道：老先生快快不必這般說法，老先生的恩眷甚隆，後輩出京時候，曾經聽見某小軍機說起，兩宮正在計議，想授老先生爲南京江蘇安徽江西四省的經略大臣呢。其時兩江總督尙有此舉曾國藩聽說，嚇得站了起來，搖着頭道：老朽怎能當此重任？曾國藩剛剛說一句，忽見戈什哈遞進一件要緊公事，忽去拆開一看，邊看邊在連點其首，正是。

黃口兒童承大業，青年後輩述前情。

不知曾國藩見了那件公事，爲何連點其首，且閱下文。

評曰：上半回描寫溫氏夫妻父子死事之慘，令人酸鼻，下半回描寫翰林院之禮節甚奇，令人解頤，此卽小說好手，布局得法，猶之乎一齣武劇完畢，應

清代三傑曾左彭

第四十八回

接一齣文戲使人換換眼光也

七六六

第四十九回 發熱發狂斷送要隘 忽和忽戰貽笑隣邦

曾國藩接到那件緊要公事，一邊在看，一邊只在點頭。郭嵩燾等得曾國藩看完之後，方笑問道：「這件公事，何處來的？」老先生怎麼看了，很是高興。曾國藩見問，便將那件公事遞給郭嵩燾道：「這是九舍弟沅甫從安慶發來的。他因六合縣城已經失守，溫軍門闔門盡忠，他所發的援兵，到得稍遲，心裡有些抱歉，決計親率大軍去圍金陵，因要咨調蕭孚泗李臣典兩位總鎮前去相助。我因九舍弟尚有知人之明，所以有些高興。此時郭嵩燾業已看完公事，接口說道：『蕭李兩位總鎮本是當今名將，能夠前去助攻金陵，大局必有轉機。』曾國藩點頭答道：『筠仙請在此地稍坐，我到文案房去教他們辦好這件公事來。還有要緊說話問你。』郭嵩燾忙答道：『老先生儘管請便。』後輩此來，本是前來投効的，稍候不妨。曾國藩拏起公事，向空搖擺着的帶笑答道：『投効二字，未免言重。筠仙若肯來此帮忙，真正求之不得的事情。』

郭嵩燾昔日力勸曾國藩担任辦理團練之事，足徵亦有非常見識，復爲水師功臣。

曾國藩說完這

話忽忽自去，郭嵩燾等得曾國藩走出簽押房門之後，便去翻閱棟上公事，只見一切的批笥，都是曾國藩的親筆，暗暗忖道：人謂此公老成持重，在我看來，却是一位守經行權的大手臂，髮逆之事，必在他的手上盪平。不眼光我能投効此間，自比在那翰林院裡還有希望，郭嵩燾的念頭尙未轉完，已見曾國藩回了進來，坐下之後，向他說道：筠仙，你方才所說東西兩宮，打算以那四省經略大臣之職畀我，這件廷寄已經來到，郭嵩燾聽了一喜道：老先生真去奏辭不成，在後輩之意，殊可不必，曾國藩搖頭答道：一定辭的，一定辭的，曾國藩說到此地，又朝郭嵩燾笑上一笑道：這些事情，不勞老弟過問，老朽只能量力而行，萬難強勉，只有此次贊襄大臣的名義，究竟從何而起，所以兩宮又將他們這班顧命大臣正法，內中必有隱情，你在北京親眼所見，快請詳細說給我聽，郭嵩燾聽說道：此話雖然極長，老先生乃是三朝元老，國家柱石，後輩應當報知，說到這件事情，須從頭裡述起，道光末頁，廣東巡撫葉銘琛中丞爲人

雖沒甚麼才幹，却能紙上談兵，因此得了朝廷的信任，後來不知怎樣一來，竟將在廣東地方的英國人得罪了，英國人便自恃他們的炮火厲害，就在廣東地方首先開釁，當時的那場戰事，我們國裡很吃虧的，葉中丞且被擄到印度，朝廷一時無法，只得去向英國議和，草約雖然議定，並未簽字，一直延到咸豐十年的夏天，英國方面忽派一位名叫阿爾金的使臣，帶同兩位參贊，一個名叫巴夏禮，一個名叫魯愷，坐了本國兵輪，直到天津，指名要換正式和約，不料我們朝上很缺世界知識，外交手段，單對英國使臣說道，和約乃是草稿，只要未曾正式簽字，本可隨時更變，英國使臣阿爾金聽了此話，當然不肯承認，可巧那時的僧格林沁僧親王，因為曾將偽威王林鳳祥剿滅，自認是個天下無敵大將軍，一般咸豐皇上本又重視他的，便將此事和他商議，僧親王馬上拍着胸脯說道，皇上不必多煩聖慮，奴才只率本部旗兵，去到天津把守，英國使臣倘若見機，乘早退去，那是他的便宜，倘有一句多言，奴才不是誇口，只要奴

才略一舉足，就能殺他一個片甲不回，那時才教這些洋鬼子知道天朝的兵威厲害呢。當時咸豐皇上聽了僧親王幾句頭項磨子不覺輕重的狂妄說話，頓時大喜特喜。喜從何來，真可痛心中國之爲外人，輕視使從彼時而起，滿清不亡何待。馬上下了一道諭旨，就命僧親王去到天津，督同直隸提督樂善，對於英國使臣相機行事。前清的上諭每有相機行事一語，其實功歸於上，罪則臣受，爾虞我詐，滿人慣行之也。後來僧親王一到天津，立即發令給那提督樂善，命他去守大沽口的北砲台。僧親王自己去守南砲台，並將所有可以進口之處，統統埋了地雷火炮。在他之意，以爲這等軍事布置，一定可制英人死命，不防英人比他還要機警。當他正在布置軍事的時候，早有暗探派至，把他一切內容，打聽得明明白白的回去報告。僧親王自然睡在鼓裡，還在只望英艦入口，他便可以大得其勝。一直等到次日黎明，方見一隻英國兵艦，隨帶幾隻小火輪，以及不少的杉板船，正從水面緩緩駛來。僧親王本已等得不耐煩的了，一見一縷濃烟直衝半空，便知英艦已近，正待下令開炮，忽見那隻英艦不知怎樣一來，衝入一段沙漠之處。

陷了下來，僧親王反又止住開炮，對着衆臣說道：「此艦既已陷入沙漠之處，難道還會插翅飛去不成？與其開炮打死他們，不如派了我們的船隻前去將他團團圍住，活捉洋鬼子，解到北京獻功，自然比較將他們統統打成炮火，更有面子。」僧親王的說話未完，忽又見英艦的桅桿之上，陡然掛起一樣雪白的東西，急命將弁前去看來，據報說就是掛的打了敗仗的白旗。僧親王一聽此話，不禁呵呵大笑起來道：「平常時候，人們總說洋鬼子用兵厲害，今天照咱瞧來，這些洋鬼子的本領，不過爾爾，可知從前廣東的幾次敗仗，並非洋鬼子的能耐，都是咱們的漢人沒有出息，或是沒有替咱們滿人出力，無非虛張聲勢而已。」那時林則徐的辦了充軍之罪，葉銘琛且被洋鬼子捉到印度，剝去他的衣裳，穿到狗子身上，真正不屈呀！不屈！那知僧親王正在樂得手舞足蹈的時候，忽又瞧見那隻兵艦漸漸的活動起來，一個不防，那隻兵艦，好似燕子般的駛了進口，僧親王直到那時，方知中了英人之計，連連的這裡調兵，那裡開炮，已

經不及，再加英人本已暗暗的四佈精兵，一面派兵繞過北塘，接連佔了新河、唐沽一帶地方，一面又從陸路四處攻入，那時的那位僧親王，當然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還是不敢奏知咸豐皇上，怕得誇口之罪，幸虧那位樂提督雖然也是一位旗人，總算是個軍功出身，又見事已驚動畿輔，國家存亡之際，只好不要命的督率手下旗兵，在那北炮台上，一停不停的開着火炮，這樣一來，方才支持了幾天，七月初五那天的黎明，忽又來了一員英國的大將，此人名叫魯愷，就是英國使臣阿爾金手下的參贊，他見直隸提督樂善死守炮台，英兵一時不能進展，便向阿爾金那裡，自告奮勇，親率兵弁，要與樂善一戰，阿爾金自然一口允諾，魯愷即率精兵三千，親自擎千里鏡，照着樂善所處的地方，瞄准大炮，當下只聽得轟隆咚的一聲，可憐那位直隸提督樂善，早被一架無情火炮，打得肢體橫飛，盡了忠了，手下兵士一見主將陣亡，自然一齊潰散，僧親王吃此敗仗，雖然不敢奏上，可是咸豐皇上已經知道，一見樂善陣亡，大

沽南北兩炮台同時失守，這一急還當了得，趕忙下了一道上諭，命僧親王從速退守通州，以保畿輔。又召朝臣垂問，可有別樣良法。那時怡親王載垣、戶部尙書端華、內務府總管兼工部左侍郎肅順三位軍機王大臣，一同奏稱，說是大沽口既失，天津已無門戶可守，英兵旦夕可佔天津，我國南方正有軍事，勤王之兵萬難驟至，與其長此支持，將來恐驚畿輔，不若下諭召回僧王，以示停戰修和的決心，再派幾位能言善辯的大臣去與英使重伸和議。英使若再不允，皇上再加一點天恩，不妨賞使他們百十萬的銀錢，夷人素來貪財，這件和議斷無不成之理。咸豐皇上聽了三人之奏，躊躇半日，方始微喟着說道：事已至此，也只有這般辦理的了。彼時朝內無人會彭左三人又限於資格，例子外臣不能擅議朝中大事，遂至如此。但是僧格林沁不能馬上召回，一則要他把守通州門戶，二則一經召回，太覺示弱於人，和議難得成就。咸豐此言未可厚非。皇上說到這裡，卽命太常寺少卿文俊、通政關副使恆祺二人去，到天津與那英使議和。誰知文俊、恆祺二人到了天津，去拜英使阿爾金、阿爾金

不肯接見，說是文恆二人官卑職小，不能當此全權重任，文恆二人無可奈何，只得回奏皇上。皇上便又改派大學士桂良充任全權議和大臣，去與英使阿爾金接洽。英使阿爾金見是我國的宰相，方才開出三條條件，第一條是增賠兵費若干，因爲廣東省的戰事本已要求賠款第二條是准許英國人民自由在天津通商，中國人不得分毫干涉，第三條是酌帶兵弁數十人入京換約。桂良見了三條條件，條件都是難題，只好飛行奏知皇上。皇上一見三條條件，氣得頓腳大罵洋奴無禮，咱們堂堂天朝，真的被這班洋奴如此挾制不成，當下一面召回桂良，一面又命僧親王再從通州進兵，並用六百里的加緊牌單，廷寄外臣入都勤王。此處始與曾國藩各論一

專接線

誰知僧親王只知滿口大言，一見洋兵，除了潰退之外，一無法子。逐詞外

面勤王之兵，急切之間，又不能迅速到京，再加一班太監宮女，日日夜夜，只把洋兵如何驍勇，炮火如何厲害的說話，有意說給皇上聞聽。皇上一想沒有法子，只好自己作主，下了一道硃諭，命人預備軍馬，要到熱河地方。熱河屬於直隸省的承德府，距京數百里。

地舉行秋狩大典，此諭一下，京中百姓，頓時大大恐慌起來，大學士桂良聽得風聲不好，趕忙入朝，奏請收回舉行秋狩的成命，咸豐皇上聽了大驚，道：卿所奏稱，請朕收回成命一節，敢是在朝諸臣，都不以此事爲然麼？桂良聞諭，只好把京內百姓大亂一事，詳細奏明，皇上沒法復，又下了一道上諭是：

近因軍務緊急，凡國家需用車馬，自應各路徵調，以備緩急，乃爾居民人等，竟因此事，頗有煩言，無端四起，謠諑何其愚也！朕聞外間浮言傳來，并有謂朕巡行一舉，致使人心惶惑，舉室不安，因之衆口播揚，紛紛議論，竊思朕爲天下之主，當此時局艱難之秋，更何暇乘此觀省，果有此舉，亦必明降諭旨，預行宣示，斷無車駕所經之處，不令天下聞知之理，爾中外臣民，尙是自尊自大，口吻可哂極矣。當可共諒此意，所有備用軍裝車馬，著欽派王大臣等，傳諭各處，卽行分別發還，毋得再行守候，免多浮議，而定人心。欽此。此道上諭不知何人手筆，既不能自

因其說復不像罪之之語，實爲語無論次之文可笑。

豈知此諭一下，京中百姓，雖然有些安靜下來，可是洋兵攻打張家灣更急，

張家灣

灣爲通州之要口

那時的怡親王載垣和端華肅順三個，已經有了深謀，只望咸豐皇上，

去到熱河，離開京中朝臣，他們便可授着大權，當下又去奏知皇上，還是一面議和，一面駕幸熱河，以避危險爲妙。皇上正無主見的時候，馬上准奏，卽命怡親王載垣、大學士桂良、軍機大臣穆蔭，去到通州，再與英使議和。英使見了三個人的照會，不覺哈哈大笑的說道：「我也經過幾次交涉，從來沒有遇見這些人物，忽爾宣戰，忽爾議和，這般反覆無常，如何會有信用，還虧他的參贊巴夏禮在旁進言道：『中國之勢，尙未弱到極點。』」此言讀者不可輕視南方的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等人，都是能文能武的人材，倘若一與髮軍聯和，同來與我軍對敵，勝敗誰屬，尙未可知。」足徵兄弟固轎外禦其侮之言才謬國人於此可以悟矣中國既來議和，似乎不必拒絕。英使阿爾金聽了巴夏禮之言，始不反對議和，便命巴夏禮親入通州城內，去與中國的三位全權大臣議和。當時怡親王、桂良、穆蔭三人，聞得英使阿爾金已派巴夏禮爲議

和代表之信、不勝歡喜、立即歡迎入城、相見之禮、很是隆重、除設盛筵款待之外、復又不要命的再三恭維、那知那個巴夏禮、不是口頭虛文、可以騙得好的、當時即龐然自大的對着怡親王、桂良、穆蔭三人說道、貴國既要議和、今天席間不能開議、我須面見貴國大皇帝、方能開出條件、但是貴國向用跪拜禮的、我們向來、除了見着天主、方能下跪、其餘見着不論何人、都不下跪、這是第一樣須先聲明、第二樣我們去見貴國大皇帝、並須帶兵入見、這兩樣問題、先請貴大臣承諾下來、再談別事、當時怡親王、桂良、穆蔭三人、一聽巴夏禮突然說出此話、頓時嚇得大驚失色、除了你看我的鼻子、我看你的眼睛、同時六目相視外、一無言語、巴夏禮在旁看得清切、只在冷笑、不及等候、復又催促答覆、怡親王沒有法子、只好嚅嚅囁囁的答道、這個問題、關乎敝國陸見的禮節、我等三人、不敢作主、巴夏禮聽說、只把鼻管一掀、仍是冷笑着的答道、這點小禮節、貴大臣等都不能的作主、世界之上、怎有這等全權代表、既是如此、快快收

拾臥室、讓我休息、等候貴大臣等奏聞貴大皇帝之後、再行給我確覆便了、怡親王、桂良、穆蔭三人、聽了此話、真正巴不能夠、當時如釋重負一般、連忙吩咐從人、收拾一間極考究的臥室、以便巴夏禮前去休息、他們便好飛奏朝廷、討個答覆之話、那知怡親王等三人、剛將巴夏禮送入臥室、他們尚在商議奏聞之摺的當口、忽然聽得人聲鼎沸、出自巴夏禮的臥室之中、不覺連問怎麼怎麼、趕忙奔去一看、只見桂良的親隨喬福、率着多人、即將巴夏禮以及隨員等人如同豬一般的網縛起來、當時在怡親王、桂良、穆蔭三人的初意、還想喝止喬福等人、速將巴夏禮等人放去、打算道歉了事、不防巴夏禮一見他們三人、立即破口大罵、且有侵及皇上、故設圈套之言、桂良至此、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起來、當場力主、即把巴夏禮等等、帶入北京、去作獻俘之功、怡親王這人、本來一離開了端華肅順兩個、便沒魂靈了的、此是伏筆穆蔭的資望較淺、不敢反對桂良的行爲、二人既沒甚麼主張、起先還想站在不負責任旁觀的地位之上、正真

禮部軍機頭頂沒用之人
怎能派爲全權和議大臣

後見喬福一個人只在狂號叫跳，發令指揮，彷彿已經真個戰勝英人的樣子。巴夏禮等人確有俘虜資格，又見桂良也在附和喬福。怡親王和穆蔭二人忙又一想，這場功勞，莫被桂良一人得去，當下也去喝罵巴夏禮幾句，算是他們對於此事也有分的。令人失笑桂良、喬福二人一見怡親王已經贊成這個辦法，自然更是大喜，於是主張立即回京。怡親王、穆蔭二人當時果未反對，只是一陣糊裏糊塗的跟着桂良、喬福幾個，一同帶了巴夏禮等等，漏夜回京。次日黎明，怡親王、桂良、穆蔭三人，即將經過之事，老實奏知咸豐皇上。皇上聽了，心裏雖不爲然，但見事已至此，因要保全天朝的威嚴，即將巴夏禮等人發交大興宛平兩縣監禁起來。朝廷尙未商定妥當辦法，又接曾親王的飛奏，說是英使阿爾金一聞巴夏禮被禁之信，親自督同魯愷力攻通州，奴才寡不敵衆，節節敗退。現在英兵業已殺過通州，正由郭家畝一帶三路進兵，似有直撲京畿之意。此時選用一個似字
前清穆府抄文可證咸豐皇上一見此奏，急得神色大變，馬上召集羣

臣商議解圍之法，首由大學士賈禎、戶部尚書周祖培、兵部尚書陳恩、刑部尚書趙光幾個奏稱道：事已危迫，究竟主戰主和，皇上須得宸表獨斷下來。臣等方有辦法。皇上皺着雙眉的答道：現在洋鬼子已經進逼京城，僧親王又連次兵敗，朕的派人去與洋鬼子議和，也想就此和平了結，豈知桂良等等不問皂白，竟將巴夏禮捉進京來，這樣一鬧，自然要使洋鬼子有所藉口。諸卿教朕先將和戰二字決定下來，始有辦法。所陳本也不錯，可是朕也一時決斷不下，你們可有甚麼好法，儘管奏陳上來。賈禎等人便又奏稱：說是南方髮逆作亂，現有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駱秉章、劉秉璋、李鴻章、官文、鮑超、劉銘傳、程學啟、潘鼎新、蕭孚泗、蔣益澧、李臣典、張玉良、塔齊布、楊載福、徐春榮、程文炳等等，分別勦辦，尚無大碍，只有洋鬼子的炮火厲害，萬難宣戰，以臣等愚見，只有仍舊遣派親信大臣前去議和，且將巴夏禮以禮送還。洋鬼子想無異議，皇上聽說，正待命恭親王去與英使議和的當口，又得兩道奏本，一道是九門提

督奏稱魯愷所率的洋兵已近京城一本是左都御史奏稱洋兵不能理喻可否仰請駕車立卽巡狩熱河再派大臣議和皇上見了兩道本章一面卽任恭親王爲全權議和大臣并將巴夏禮等等以禮送還英使一面帶領怡親王端華肅順以及幾員親信的軍機大臣并東西二妃現今皇上一齊漏夜出狩熱河郭嵩燾一口氣一直說到此地尙待再說忽見曾貞幹單身走了進來見他在座很露高興之色正是

奸臣果達謀權志 愛弟親爲調將來

不知曾貞幹忽見郭嵩燾在座何以很覺高興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補叙英兵入寇之事極爲詳盡因爲將來與曾國藩任直隸總督時民教衝突一案聯帶有關也

漱六山房新著

反倭袍

長篇言情小說

漱六山房張春帆先生。馳名文壇。為小說界之老前輩。前著《九尾龜》一書。家炫戶誦。極受讀者歡迎。但張君年來不尚著述。報章雜誌。不見其作品者久矣。此次因聞楚友之言。悉湖廣蕩陽刁劉氏之沉寃。欲著書為其昭雪。事前商於本局。本局乃派人往蕩陽實地調查。除獲多數載有刁劉氏事蹟之文籍外。並攝得刁劉氏之墓及其真節牌坊照片。(現已製版印訂書內。俱付張君。作為參考。費時三年。至今始得出版。故其中所述。全為當年事蹟。亦哀亦絕。可泣可歌。讀之令人感慨不已。至於張君筆法之流連。文字之通暢。此係盡人皆知。毋用贅述。

翻四百年奇案 雪刁劉氏沉寃

既非投機 又非取巧 更不是瞎造

書中事蹟 有憑有據 與倭袍完全不同

樂而不淫 雅俗共賞 百讀不厭

看過倭袍者不看此書 是對不起刁劉氏！

未看倭袍者不看此書 是錯過了好小說！

六大厚冊 裝一錦盒 定價六元 實售六折

上海 大眾 書局 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五十回 西太后用計斬權臣 彭玉麟誠心辭皖撫

郭嵩燾和曾國藩兩個正在講得十分上勁的時候，忽見曾貞幹忽而入見他在座，似露喜色，他便趕忙站起相迎道：「老世叔可是新從安慶來的小姪在北京時候聽說老世叔和九世叔兩位克復安慶之信，曾有一封賀稟發去，未知老世叔收到沒有？」曾貞幹一面連連的答稱收到，收到一面恭恭敬敬的向着曾國藩叫了一聲大哥，曾國藩含笑的應了一聲，用手一颺，命曾貞幹和郭嵩燾二人一同坐下，方始問道：「吾弟忽然來此，究爲何事？」曾貞幹也笑着答道：「兄弟有件緊要事情，專誠來求大哥的。」曾國藩微現一驚道：「甚麼事情，你快說來，讓我放心。」曾貞幹道：「兄弟自從克復安慶之後，方才知道有謀有勇的將士，委實難得。此次之事，若非九弟同去攻打安慶，單靠兄弟一個人，萬萬沒有這個結果。現在九弟卽日就要離皖，前去圍攻金陵，兄弟特來求着大哥，可否去向劉仲良那兒，借他那位門人徐春榮給我一用？」曾國藩聽說，尙未接腔，郭嵩

燾却在旁插嘴道、老世叔所說的這位徐公、可是善卜文王卦的那位孝子麼、曾貞幹點頭笑答道、正是此人、筠仙何以知道、郭嵩燾道、這位徐公、北京城裏的人衆、因他是位孝子、又有謀畧、大家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小徐庶、其實照小姪個人說來、此人勝於元直多多、若以羊叔子、郭汾陽比擬、差堪相似、曾國藩一直等到此時、方始接口對着曾貞幹笑道、現在人材難得、你知道要用人材、難道別人就不要用人材不成、從前爲兄也想調他來到大營、以便研究易理、還是少荃再三阻止、說是仲良爲人長厚、他們師生兩個、又極投機、就是辦到奏調、這位徐公、也未必能來、爲兄方才打斷此意、吾弟何以忽然想及此人、曾貞幹聽說、忽露很失望的樣子道、武昌克復、便是這位徐公和春霖二人之功居多、曾國藩不待曾貞幹往下再說、忙將郭嵩燾一指道、筠仙之才、何嘗遜於徐公、他這次本是來此、要想做番事業的、吾弟既需人材幫助、爲兄就請筠仙和你同去辦事、曾貞幹聽了大喜道、兄弟剛才進來的時候、一見筠仙

在此早已打算請他帮忙的，不過這位徐公，我還想借他一用，只要仲良肯賣交情，兄弟將他和筠仙一同請去，豈不是伏龍鳳雛，都在一起了麼？郭嵩燾忙不迭的謙遜道：小姪怎能去和徐公相擬？這真正是以螢火比月光了。曾國藩急把他那一隻沒有紋路的手掌，和向空一搖道：筠仙不必太謙，你與這位徐公，確是各有所長，舍弟閱歷尚淺，你去帮他一個忙，我也感激你的。郭嵩燾聽得曾國藩如此說法，不好再事推辭，當下便與曾貞幹隨便說了幾句。此處並非開文當時確有

其曾貞幹知道郭嵩燾是從北京出來的，也以兩宮對於贊襄王大臣忽然正法之事相問，曾國藩便把郭嵩燾方才所講之話，簡單的述給曾貞幹聽了，曾貞幹不待聽完，已在大怪僧王悞事，郭嵩燾接口道：僧王固然有些大言不慚，可是對於國家尚算能夠盡力，不過才具不夠，也難怪他，只有怡親王和端華、肅順三個，鬧得更加不像，老世叔今天才到，自然還有幾天耽擱，且讓小姪閒一閒，慢慢地講給老世叔聽吧。曾貞幹搖首笑着道：安慶雖算克復，可是外府

州縣仍在賊手，所以我來求着我們大哥，要調那位徐公，現在我們大哥既請你這位老棣台前去幫忙，這是最好沒有，以我之意，今天便得連夜動身回去，不過你這位老棣台，却是初到，自然要和我們大哥談些離情積愆，我只好再在此地候你兩天，後天一早，你得同我動身，此刻左右沒事，快把京中之事說給我聽，郭嵩燾道：這話很長呢，曾國藩岔口道：不問長短，請快講吧，我因要聽此事，連公事都沒有去辦，郭嵩燾聽說，方才說道：恭親王爲人素來忠心，他雖奉了全權議和大臣之命，却要送走皇上，離京後，始肯去向英使議和，誰知這樣一來，自然又耽誤了一兩天，英使阿爾金，生恐巴夏禮遇害，竟把京城攻破，直撲宮庭，首先就把圓明園一火而焚之，在那洋人火燒圓明園的當口，咸豐皇上才離太內未久，現在的西太后，那時還是一位妃子的資格，現今皇上尚須哺乳，咸豐皇上，因爲只有這點骨血，自然十分重視，平時只命東太后管理，所以東太后的鑾駕，是和咸豐皇上一一起走的，西太后稍後一點，只得坐了一

輛破車跟着前進，走到半路之上，她的坐車實在不能再走，正在進退維谷的當口，忽見肅順騎了一匹快馬，也在追趕咸豐皇的車駕，西太后一見了肅順，慌忙把他喚住，要他替她設法換輛較能趕路的车子，那知那位肅順自恃咸豐皇上寵任，又在正值危急之秋，一時不甚檢點說話，便氣哄哄的用他手上馬鞭子，向着西太后一指道：「一個娘兒們，須得識趣，你現在得能坐了這輛破車子，還是靠着皇子的福氣，你可知道留在京中的那班妃子，真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幸的直被那班洋鬼子奸死的很多，肅順說完這話，早又加上一鞭如飛的向前去了，當時西太后瞧見肅順對她那般無禮，自然記在心上，及到熱河，咸豐皇上既愁和議難成，又急南方的亂事未靖，不久就得重病，所有朝政，全是怡親王和端華肅順三個作主，怡親王原是一個傀儡，端華又自知才具不及肅順，當時的政權，大家雖知操於怡親王端華肅順三個之手，其實是都由肅順一個人作主，郭嵩燾說到此地，又望着曾國藩單獨說道：老先生

當時銅官的一敗，所有朝臣，個個都主嚴辦，只有肅順力奏，說是曾某老成持重，素來行軍，抱着一個穩打穩戰的主義，不比他人，還有冒險的舉動，這場戰事，連他竟至失挫，敵軍厲害，可知皇上萬萬不可加罪於他，倘若他一灰心，現在各省的名臣宿將，那一個不是他親手提拔之人，那就不堪設想，皇上如能加恩，曾某一定感激圖報，南方軍事，有他和左宗棠、彭玉麟幾個，聖衷可以毋須操心，咸豐皇上聽了此奏，方才未下嚴旨，曾貞幹忙說道：「這樣說來，肅總管倒是我們曾氏門中的一個大恩人了。」曾國藩忽然現出慄慄危懼之色的說道：「肅總管雖是旗人，很懂漢學，從前同何紹基等人與我研究理學的時候，常誇漢人有才，旗人沒用，他的保我，乃是爲公，並非爲私，我只敬他，却不謝他。」氏曾

數語極有身分曾國藩說到這裏，又單對曾貞幹說道：「我們弟兄幾個，若不能夠盪平髮軍，真正對不起大行皇上了。」曾貞幹也肅然的答道：「爲子盡孝，爲臣盡忠，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讀者不可以時代關係對於曾氏之救忠爲非郭嵩燾接口道：「你們曾府上的滿門忠義，舉

世全知溫甫世叔的殉難三河滿朝臣衆都在常常提及的、當時咸豐皇上也知道南方軍事、乃是心腹大患、所以忍痛去與英使議和、及至和議成後、恭親王就請聖駕回鑾、現在的東西兩太后、也是主張從速進京、無如皇上一因病體已入膏肓、難以再事勞動、二則回到京裏、眼見宮庭碎破、反覺徒增傷感、三因怡親王端華肅順三人、生怕皇上回京、滅了他們的政權、有此三個原因、皇上就延至今年七月十六那天、便賓天了、當大行皇上彌留之際、東太后爲人長厚、猶未知道怡親王端華肅順三個人的深謀、西太后因與肅順業已結怨、故在暗中留心肅順的短處、及見皇上勢已無救、急抱着當今皇上、問着大行皇上道、佛爺倘若千秋萬歲之後、何人接位、大行皇上目視當今皇上道、自然是這孩子接位、西太后自聞此詔、她的心上、方才一塊石頭落地、後來大行皇帝賓天之日、即是現今的同治皇上接位之時、但是兩宮新寡皇上又在冲齡、怡親王端華肅順三人、首將大行皇帝所授他們的遺詔、呈給兩宮去看、兩宮

因見詔上寫有贊襄政務王大臣字樣，只好遵照遺詔辦理，一切朝政全歸怡親王端華肅順三人主持，餘外雖然尚有幾位大臣，都是他們三個的心腹，當然是與他們三個一鼻孔出氣的，東西兩宮，瞧見情形不好，便主張扶了梓宮還京，他們三個故意遷延，不是說京中的皇宮未曾修好，不便回鑾，便是說沿途的伏莽甚多，恐驚車駕，其時西太后已經瞧出怡親王端華肅順三個，要想謀害兩宮，以及幼主，推戴怡親王即位，只因為手邊一無親信大臣，便以懿詔召恭親王率兵迎駕，那知怡親王端華肅順三個，竟不奉詔，并敢肆言兩宮女流，皇上冲齡，現在同閱奏摺，都是多事等語，西太后一見事已危急，暗寫一詔，密遣御廚司膳安貴，即人稱小安子，安德海之胞叔，漏夜入都，去召恭王，恭王奉詔，便不動聲色，帶領一百名神機營的兵弁，直到熱河，不過到了熱河，對於怡親王端華肅順三個面上，並未提起奉詔之事，當時肅順便怪着恭王道：六爺，恭王行六，乃成豐皇帝之胞弟，您怎麼胆大，來到此地，京中沒人主持，您可忘了不成，恭王連連的賠笑，這您的說話

不錯、皆因大行皇上既已賓天、手足之情、不能不來磕幾個頭、弔奠一番、馬上回京就是、恭王說着、又求肅順等人、帶領入見東西兩宮、肅順當時因見恭王對於他們尙覺小心、不疑有他、且和恭王開着頑笑道、老六真正教人麻煩、您和東西兩宮、本是叔嫂、您要進見、就去進見得啦、何必拉咱們陪您進去、此刻尙早、您就去吧、等得見過出來、咱們三個、還要請您吃便飯、不能不賞光的、恭王聽說、連連含笑答道、一定奉擾、一定奉擾、恭王說完、便去進見東西兩宮、東太后一見恭王、正得訴說怡親王端華肅順三個跋扈之事、西太后疾忙以目暗暗阻止、東太后方才忍住、當時隨便說了幾句、恭王退出、真去赴肅順等等的宴會、西太后一等恭王走後、方去怪着東太后道、咱的姊姊、你怎麼這般老實、六爺來見咱們、那三個壞蛋、雖然沒有一同入見、難免不派心腹暗中伺察、六爺乃是咱們姊妹娘兒三個的救命菩薩、千萬要保全他才好、不要使那三個壞蛋生了疑心、那就誤了大事、當時東太后一被西太后提醒、嚇得滿臉發

赤西太后又安慰了東太后幾句，又對東太后說道：「六爺來此弔奠，照例咱們須得賞賜一頓喀食。」喀食即粥，粥點心。妹子已經擬好幾個字兒在此，快請姊姊瞧過，要否更改字樣。妹子打算將此字兒貼在喀食碗下，六爺一定能夠見着。東太后接去一瞧，只見寫着是：

載垣端華肅順，已有不臣之心，宮庭危在旦夕，着該恭親王率兵保護兩宮，以及皇上奔喪回京，大行皇上之梓宮，即着贊襄政務王大臣等護送，方能有所處置。欽此。

東太后看完那道密詔，連說不必更改，趕緊辦理。西太后即於第二天命人賞賜恭王喀食之際，貼於碗底。恭王當時見了那道密詔，自然遵旨辦理。怡親王端華二人，急去問肅順道：「兩宮既要老六保護入都，咱們怎樣對付？」肅順很堅決的答道：「照咱主意，就此拏下老六，并將兩個寡婦、一個幼兒，一同結果性命，就請王爺即位，咱自有辦法對付天下臣民的。怡親王嚇得亂搖其手的說道：

這事太險，咱幹不下，肅順就氣哄哄的答道：王爺不幹，將來不要後悔。怡親王聽說，又不能決，他們三個正在解決不下的當口，恭王已經大張曉諭的，定了日子，護送兩宮和皇上進京。肅順怏怏之間，也沒甚麼辦法，只好同着怡親王、端華三個，護送梓宮隨後入京。那知西太后真是機靈，倒說一到半途，她便同了東太后以及皇上，暗暗的間道入都，等得肅順等人知道其事，要想追趕，業已不及。那時的肅順，因為贊襄政務王大臣的名義，確是他們求着大行皇帝親自下的遺詔，倚恃這着，料定兩宮不敢將他們三個怎樣，一見不能追趕，便也罷了。兩宮到京，即以當今皇上的名義，下一道上諭，宣布怡親王、端華、肅順三人，如何如何不臣，如何如何跋扈，着恭親王會同朝臣，嚴行治罪。當時怡親王、端華二人，先到京中一天，入朝之際，恭王同了衆朝臣，就命怡親王、端華二人，跪聽旨意。怡親王、端華二人，非但不肯下跪，且在口中大放厥詞，說是咱們贊襄政務王大臣，尙未入宮，此詔從何而來。他們的意思，簡直說兩宮和皇上

沒有下上諭的權力，那時恭王已經調兵衛宮，對於怡親王、端華兩個手無寸鐵之人，自然不再懼憚。一見他們竟敢抗旨，馬上命人拏下，押交宗人府看管。怡親王和端華二人還在問人道：「這末咱們的車子呢？難道教咱們贊襄政務王大臣就此步行到宗人府去不成？」當時的朝臣一見二人如此顛預，無不暗暗匿笑。恭王既把怡親王和端華二人發交宗人府去後，便去入宮奏知東西兩宮，又下一道諭旨，即派四十名校尉帶了諭旨，沿途迎了上去，去拏肅順。最可笑的事情是，肅順被拏之際，正在旅店裡頭，命着兩個少年民婦陪同睡覺。郭嵩燾一直說到此地，曾貞幹方才接口道：「肅順這人，平日本有一點經緯的，這回事情，怎麼變得這般傻法，莫說別的，單是一位贊襄政務大臣，却於國喪之中，沿途奸佔民婦，已經罪在不赦的了。」曾國藩朗聲說道：「一個人忽然胸中不正起來，所做出來的事情，便沒藥救。」曾貞幹不答這話，單問郭嵩燾道：「這末他們三個既已正法，一班朝臣不見得一個沒有牽及的。」郭嵩燾道：「有是有幾

個尙沒甚麼嚴譴，頂多是勒令休致而已。曾貞幹又問道：「此次事變，一點沒有帶着我們大哥麼？」郭嵩燾搖着頭道：「我們這位老先生，和那肅順，僅不過是個研究理學的朋友，朝廷對於臣下，斷無如此吹毛求疵的。」

曾貞幹應有此問，郭嵩燾應有此答，而曾國藩處之泰然，此中所謂動心

之學也。曾國藩正色道：「兩宮既能辦此大事，公私二字，豈有不能分出之理？」曾貞幹因見曾國藩很覺鎮定，方始不提此話。大家復又談論了一些軍務之事。曾國藩始去批劄公事。曾貞幹便同郭嵩燾二人，也去休息。第二天大早，曾國藩正在寫他家書，忽見曾貞幹、郭嵩燾兩個，同着彭玉麟一齊走入，不覺一愕，急問彭玉麟道：「雪琴單身來此，你那防地，沒有甚麼亂子麼？」彭玉麟答稱道：「仰仗老師的鴻福，門生那裡，尙沒甚麼亂子。」曾國藩聽了，便請大家分別坐下。曾貞幹微笑道：「大哥，雪琴已有上諭，放了皖撫，彭玉麟連忙接口道：「門生就爲此事來見老師的，門生素來不主做官，大行皇上知之甚深，現在東西兩宮垂簾聽政，大概恩加先朝舊臣，也未可知，但是門人決計不敢受命，要求老師快替門生

奏辭，那時彭玉麟尚是三品京卿的官階務於體例未能專摺奏事曾國藩聽說，笑上一笑道：「雪琴說的兩宮恩加先朝舊臣，倒也不錯。昨天我也奉到命我兼那四省經略大臣的廷寄，我已奏請收回成命。」郭嵩燾岔嘴道：「彭京卿乃是水師之中的元勳，如改文職，確實有些用違其長。」曾貞幹道：「以我個人之意，倒極願雪琴去做皖撫，因為那兒克復未久，一切的軍政之事，本得一位好好的能員前去辦理。」彭玉麟連搖其手的說道：「老世叔不必如此謬贊，世姪萬難當此重任。」曾國藩笑着道：「雪琴不必慌得如此，讓我替你去辦就是。」彭玉麟聽說，方始大喜道：「倒底老師知道門生的才幹，曾國藩又笑道：「這件事情，你且不必再問，由我一定替你辭去，不過你們九世叔馬上就要前去圍攻金陵，長江一帶水師乃是主軍，你須好好的幫他一個大忙才好。」彭玉麟急答道：「水師之事，本是門生的責任，無論爲公爲私，敢不盡力。」曾國藩點頭道：「雪琴能夠這樣，我始放心。」郭嵩燾坐在一旁，忽然想起一件事，便笑問彭玉麟道：「雪琴京卿，晚生曾經聽見你的一件奇事，存諸胸中已久，

老想請問、總沒機會、今天却要斗胆請問一聲了、曾國藩聽見郭嵩燾說得這般鄭重其事、不覺微微地一楞、岔嘴問道、筠仙、你倒底聽了一件甚麼奇事、要問我們雪琴、此時彭玉麟的臉上、正在一紅一白、很覺現出爲難樣子、原來彭玉麟還當郭嵩燾問他那樁方美人的事情、因此有那十分尷尬之色、正是、

無端請問誠堪駭、如此奇文豈等閒、

不知郭嵩燾要問彭玉麟的一樁事情、究是何事、且閣下文、

評曰、此回詳叙咸豐賓天、同治卽位、西太后能用機謀、了結贊襄王大臣一案、乃爲前清中興時代、一樁緊要公案、欲知當時歷史者、萬萬不可以尋常小說視之、

海 內 孤 本

上海花列傳

（折六）元六洋大價定 册六

此書爲前申報主筆韓太癡先生所著。別署花也憐儂。所記爲四十年前名人事跡。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古今名作如石頭記儒林外史等。亦無以尙也。或曰書中所說趙撲齋。其人以無賴得志。擁資鉅萬。其微時。作者嘗救濟之。及其盛時。作者僑滬窮乏。向借百金不允。故憤著此書以譏之。書出。趙揮巨金。全購而焚之。故外間鮮有傳本。雖間有改頭換尾割裂抄襲者。皆出書買之手。盡失書之真相。茲本局覓得最初石印抄本。重爲校正付梓行世。不乏愛慕是書者。得之欣喜當何如也。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82
272/82

